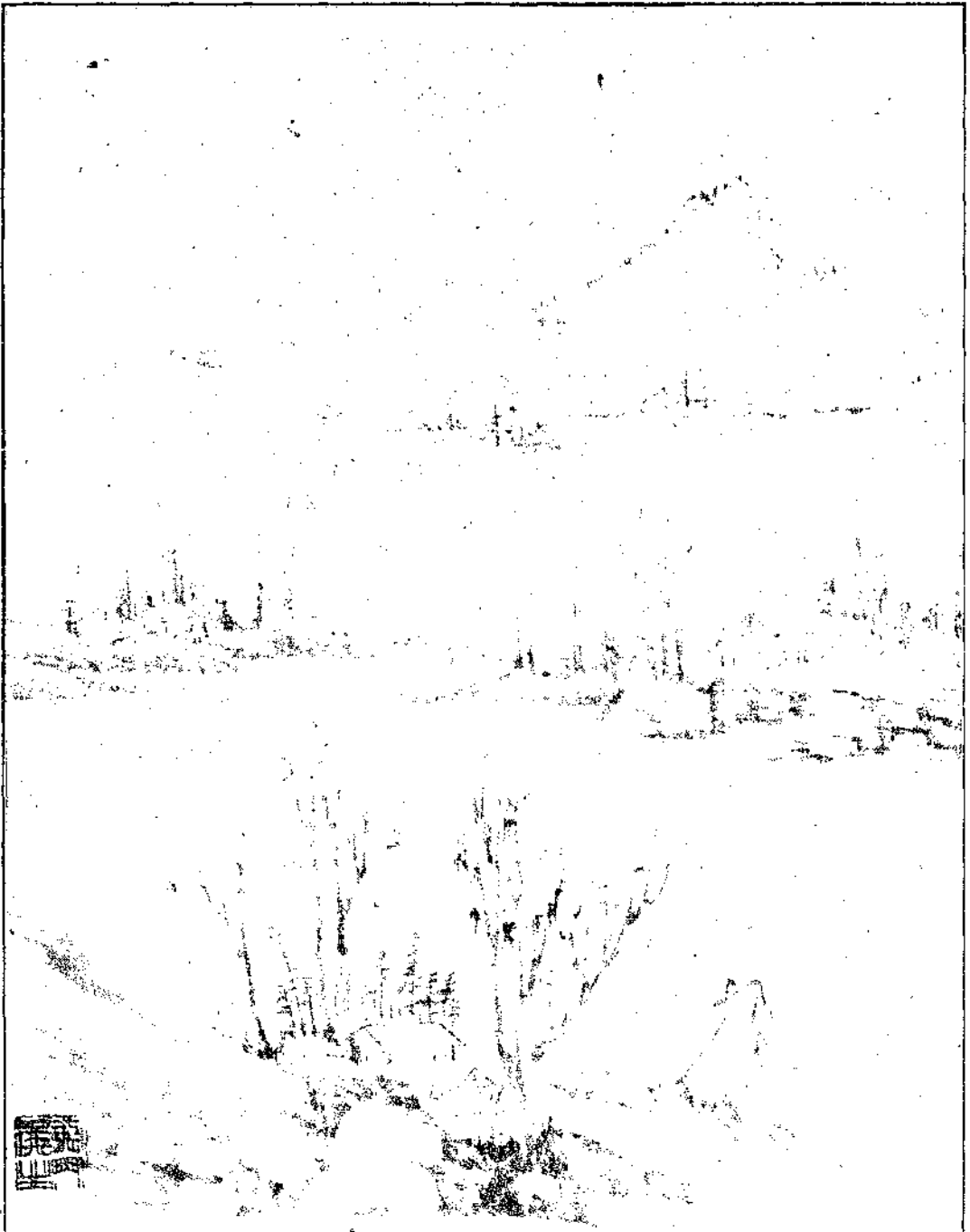


小 說 新 報

第 六 年 第 十 二 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新禧恭賀

上海國華書局拜手

新年大贈品簡章

詔華獻瑞已屆舊曆陽春物景煦和應助昇平點綴竊敵局開幕迄今已逾十載對於出版事業無不力求改良所有精印古今名人真
 蹟書畫無不搜求名貴歷荷各界同胞惠然肯來敝局無不竭誠相與上年舉行十週紀念備受各主顧紛紛採購日不暇給惟對於邊
 遠各省及東西各國購屆期滿不無向隅良因時屆歲暮不克再予展期曷勝抱歉茲逢新春歲首特再優加贈品以助清興而表歡迎
 並以道謝維希亮察簡章列下

- 一 本局出版書籍畫冊照碼特減七折
- 二 購滿實洋一元敬贈月份牌一幅陳陶齋先生書立軸一幅賀年封片各半打(共值一元五角半)
- 三 購滿實洋三元敬贈月份牌一幅陳陶齋先生書立軸一幅賀年封片各半打(共值二元七角)
- 四 購滿實洋五元敬贈月份牌一幅陳陶齋先生書立軸一幅賀年封片各半打(共值三元五角)
- 五 購滿實洋十元贈月份牌一幅陳陶齋先生書立軸一幅賀年封片各半打(共值二元七角)
- 六 須題雙款者請先示知每任另加學費大洋二角
- 七 贈品期以正月月底截止書籍郵費照碼洋加一成掛號費五分贈品郵費每加八分半郵票代洋每元貼水五分
- 八 外埠函購遠省以郵局圖章為憑惟請交郵局匯款勿交民局致誤

小說新報停刊啓事

本報產生以來。倏屆六週矣。荏苒光陰。疾於飛隼。此六年之內。出版界之潮流。不知幾經變遷。小說界之潮流。從而激盪其間。又不知幾經紛更。即以本報論。亦屬層波疊浪。屢受困難。當民國元年之時。小說趨勢。一日千里。週刊月刊之雜誌。何啻百十數種。顧有一二期而即休刊者。有一二年而即停版者。獨本報。撐持至今。則慘淡經營之苦。蓋可不言而喻矣。

主任本報編輯者。先後凡三人。定夷君在職最久。指嚴君繼任於後。旋又改延醒獨君主政。蕭規曹隨。率由舊章。三君子不僅爲作界名手。而辦事上尤極熱心。本報之閱時較久者。三君子與有力焉。然而卒不免出於停刊之途。厥因至夥。茲擇其犖犖大端而佈之。藉求愛讀本報諸君之諒察。

(一)本報定價低廉。利率本微。歐戰以來。紙價飛漲。墨料亦倍蓰而不足。顧本報始終未嘗增加價目。營業本爲求利。本報則不特無利可圖。且每出一期。須折本數百金。故本年本書局董事會議決。停止發行。(二)雜誌性質。本與新聞紙有別。小說月刊。尤非新聞紙可比。而大多數之閱者。昧於此點。對於前期之報。非視爲明日黃花。即要求貶價出售。營業上損失。實已忍無可忍。故有不得不中止之勢。(三)凡訂定之長篇撰述員。交稿每每愈時。致出版時間。或前或後。錯落無定。於營業方面。所受影響。甚且殊足令主持者之灰心。(四)新文學潮流。今方極盛。一時風會所趨。勢使之然。本報殊不願附和其間。近來來函要求鼓吹新潮者。甚多。本報甯使停辦。決不附和取媚。以取削足適履之譏。(五)頻年內爭劇烈。兵燹所至。十室九空。向日行銷之地。幾及全國。今則每况愈下。不及向者之半。銷路既仄。故無從繼續矣。凡上所述。悉推誠言之。在鄙人盡其力之所至。慎始厥終。出滿六年。或能獲諒於愛讀本報諸君。使異日更有機會。凡此困難之點。苟能一一解除。本報當再與諸君相見也。再所有已定七年份本報者。敝局當另函佈達。此啓。

小說新報

第六年
第十二期

目錄

●封面

侯懋公山水真蹟第十二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畫集

周道行歲朝圖

上海青樓助賑團發起人
(鑑冰)(姚第)(寶玉)(好第)(美第)合影

上海名花高第小影

莫友芝墨蹟

上海冶葉老六小影
(洪湘雲房侍)

董邦達山水真蹟

上海名花驚鴻小影

董邦達山水真蹟

上海冶葉老六小影
(蘇佩秋房侍)

●說滙

民國政俠婢歌本事

(民哀)

言說臨去秋波

醒世電光火石

偵探毒酒

言說逐鹿記

稽滑頑皮學生

實事 中冷懷跡

以上短篇小說七種

偵探恐怖黨 (續) (瘦鷗)

滑稽一零八 (續) (雙熱)

豔情綠楊春好錄 (續) (曠雲)

以上長篇小說三種

●談海

松牕瑣話 (石予)

寧靜軒紀俠 (劍山)

清醒室叢話 (賊菌)

●豔藻

新歲蘭閨小譚序 (絳珠女士)

(墨隱生)

(賊菌)

(碧梧)

(枕綠)

(綺緣)

(逸民)

(瘦鷗)

(雙熱)

(曠雲)

(石予)

(劍山)

(賊菌)

(絳珠女士)

夢遊
 長相見
 感舊偶成
 勸駕詞十二絕
 合歡鏡
 美人燈
 凝香詞
 諧藪
 遊戲文章
 年景新連珠
 醉鄉侯傳
 麻雀牌說
 小鷄唱山歌
 臘八粥謠
 滑稽新語
 拆字人
 醫生上廬

(問山)
 (恫百)
 (恫百)
 (綺緣)
 (問山)
 (問山)
 (逸梅)
 (守拙)
 (秋水)
 (秋水)
 (守拙)
 (鸚哥)
 (鬢雲女士)

特別慢車
 割股
 傳奇
 花茵俠傳奇
 劇本
 笑默大王
 報餘
 鐘聲吟什
 話雨軒詩鐘
 燈市謎壇
 枕霞閣文虎
 臨風寫韻
 小小廬詩選
 醉月飛觴
 紙帳銅餅室酒令
 補白
 名不備載

(吟水)
 (永修)
 (東園)
 (半梅)
 (蔭葵)
 (枕亞)
 (醒獨)
 (逸梅)

畫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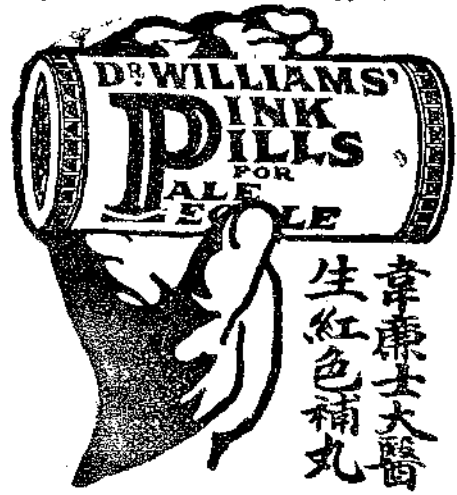
吳芝田君玉照

閣下曾犧牲於胃不消化之症否

如有患胃弱不化請觀吳君曾受此症疾苦已歷四年之久繼而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得獲全愈

無論男女若患胃不消化其致病之由不一而足其最普通者乃因飲食不合宜也或因運動太少憂慮過度或氣血虧損之關係其致病之由如此當以何法治之即須補其氣血可也男女相同因胃部及各消化機必賴逐日血液輸入流必療治胃不消化之症且可永不復發因而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所生之新血可稱胃弱不化胃病聖藥矣每服一丸

丸有一丸之功力請東三省大連灣浪速町一丁目二番戶東永茂轉運公司吳芝田先生之確據正是此丸之功效也
 吳君芝田現年二十歲係粵商旅居大連其來函云前患疴血已經四年之久漸致氣血弱頭目暈眩胃不消化積久變成難治之症羣醫束手無可為計偶閱時報見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告白一則謂能治胃不消化頭暈目眩之症遂決意購而試服之詎料服後漸見效果連服數瓶疴血亦止頭目暈眩胃不消化等症俱已消滅於無形矣現下身體強壯逾於疴昔使僕得仍享康健之幸福者實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專治胃不消化胃弱各症或血薄氣衰諸虛百損少年斲傷瘋濕骨痛腎尻酸痛腰背疼痛筋系刺痛等症對於婦科各症尤見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中國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奉送飲食衛生之小書茲有精美小書名曰何物可食如何食之如欲索取只須寄一明信片詳寫姓名住址寄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奉送一本可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現今強壯

肥美喜樂

活潑深感

嬰孩自己

藥片之功



鄙人之次兒維爾脫及三兒和拉底爺於去年即一千九百十九年八月份均染猩紅熱症其瘦弱不堪言狀於九月份由醫院回家雖大病已去瘦弱狀態仍未復原鄙人急欲增其重量及氣力多給滋補飲食詎料難以如願非惟不見其益反且更形消瘦延至十月份初間鄙人之二孩均投以嬰孩自己藥片及服用未幾二孩之大便通暢有序飲食增進面容漸次紅潤覺嬰孩自己藥片之效力已著續為購服及至小兒等面容豐潤肥胖身體強健逾於疴昔小兒活潑喜樂為父母者增無窮之幸福皆韋廉士大醫生藥片之所賜也銘感靡既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請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周道行歲朝圖

周道行歲朝圖
吳興陸季寅氏珍藏



吳興陸季寅氏珍藏

上海青樓助賑團發起人小影



美 好 寶 姚 鑑
第 第 第 第 冰

上海名花



第 高

莫友芝墨蹟

庚生四兄雅鑒

普書乃暇真良策

對酒情歡怡音時

邵亭莫友芝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六老葉冶海上



(侍房雲湘洪)

董邦達山水真蹟

江城四綠水花月
使人迷



吳興陸季寅氏珍藏

花 名 海 上



鴻 驚

董邦達山水真蹟

山後
人面
起雲
傍馬
頭生



六 老 葉 治 海 上



(侍 房 秋 佩 蘇)

說

滙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最新探案 **急富黨**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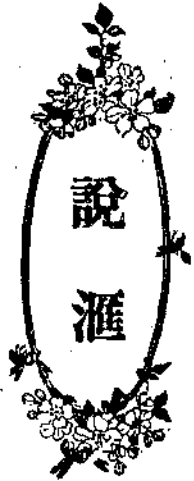
是書為英國名小說家柯男達里原著十餘年來坊間譯行之福爾摩斯探案無一編不受社會歡迎蓋皆柯氏手筆也柯氏年垂老矣以其家世之勳崇著作之豐盛資產之富厚宜可以擱筆乃猶力買餘勇鉤心鬥角使如電之毫光益燦爛而煊赫文豪之精神如是其豐饒周君大猷留英多年新從海外歸來挈得彼邦最新出版之(急富黨)一書是書文心俶詭筆意翻新在舊探各案之上因急譯之而請李君定夷為之潤文(急富黨)為英國最近之秘密黨社會生活日艱貧廢之民日多其黨勢乃潛滋暗進而不已是書主旨係黨人謀奪一銀行主人之巨產千方百計布置毒計皆經福爾摩斯破獲彷彿剝蕉抽繭層復一層煞是好看如玉人指之奇突腐屍之驚怖秘密窟之險邃荒島之怪異博浪椎之誤擊電劍之鋒利賊黨之狡兔三窟奇怪之槓炸藥箱等種種千奇百怪之情形實屬得未曾聞洵足壓到一切偵探小說也至文筆清潔詞意明淨猶其餘事

當代駢文類纂

駢體文字為文學之一種自歐化東侵以來新學風行後起之輩弊闕不辨韻律鮮知本局有鑒於此特選纂當代駢文類纂分類凡十二冊(賦)曰(頌)曰(呈)曰(啓)曰(牋)曰(書)曰(序)曰(跋)曰(記)曰(銘)曰(誄)曰(祭文)作者五十餘人悉係時下名流如王秋黎元洪樊樊山易實甫鄭太夷阮忠樞饒漢祥胡樸庵吳東園許指嚴王睫齋包醒獨倪軼池李定夷諸君其尤著者也全書計百五十篇沉醜樓郁含英咀華足以上繼駢體正宗下開坊間新元置身交際場中者人人宜手此編洋紙本裝八冊外加布套定價一三元四角連史精印外加布套定價三元四角

當代駢文類纂續編

是書為包醒獨先生編輯內容豐富選材尤精於初編諸大文豪外復增載湯蘊銘林紹樞王祖畚孫寶琦李稷勛蔣著超鄭漁父等諸名人之佳著體格完備無美不收全書分上下兩冊合諸初輯共得文二百餘篇洵屬洋洋大觀凡購當代駢文類纂者一律奉贈



民國政
治軼聞
俠婢歌本事

(民哀)

靈南生與余有葭莩戚。丙辰丁巳間。同居海上霞飛路。相隔一牆。過從尤密。後應其同學章宗祥之招。入都候職。未幾得授台州刑庭推事。始別去。今年秋仲。忽聞惡耗。靈南生因患病。誤服藥。卒於任所。嗚呼。爲國惜一人才。爲己失一良友。不竟哭失聲。因檢點敝笥。得其遺墨。俠婢歌一闋。爰錄其詩。綴以事實。亦民國政治軼聞中之好資料也。詩曰、

國號衆香城。不夜申江風月原。無價車如流水馬。如龍多少綺羅逐。蘭麝情天恨海兩茫茫。獨有佳人住壽康。牡丹花下供奔走。不作花王作葉王。旖旎年華剛二九。腰肢楊柳櫻桃口。亦豪亦俠亦溫文。伶俐聰明百般有。冰雪靈魂蘭蕙質。兩字芳名喚阿七。問是誰家掌上珠。這般淪落天何必。民國二載之秋季。莽蒼羣才來避地。兔死狐悲悲不勝。且向牡丹花下醉。阿七勸酒酒盈卮。主人沈醉客酣嬉。外貌融融內落落。難得佳人青眼垂。令公昂藏七尺身。英姿颯爽超其倫。兩情漸洽如膠漆。信有三生石上因。我今已倦看花眼。禪心怕被游絲縈。有時難却彩雲箋。偶來共把琉璃盞。有客有客賤丈夫。入門下馬驕且諛。願致銀蟾月。三百詭將羅綺寄珊瑚。阿七聞言睡其面。從來義貴黃金賤。莫道風塵淪落人。花心當逐東風變。潯陽江頭水。淅淅此是人。天哭老時錦瑟柱。頭絃卅六弦。弦哀。

韻不成詞。掩面重向壽康過。車塵馬迹已無多。剩有令公垂頭坐。阿七含涕。雙雙無端與。盡悲來矣。何堪又有微波起。不願多情似薄情。花間曾作氤氳使。患難之交益深。愜男是情。魔女情俠。安得扁舟泛五湖。恨無雙槳迎桃葉。我因病後思家痛。江干揮淚。勞相送。執手難爲離別情。歸舟猶載傷心夢。飛來倩影認眞眞。相思一紙墨痕新。可憐難遂鴛鴦願。猶向深山慰恨人。吁嗟乎君不見刀鋸鼎鑊肆其威。死者已矣。生安歸。締造艱難不必說。前途之望無幾希。又不見糝糟制度皆復活。吾民荼毒猶其末。大好河山錦不如。外人尋且操刀割。我是窮病餘。生憂慮多。斫地問天將奈何。含毫吮墨。且伸紙憂心寫出俠婢歌。一歌兮歌未終。寒窗颯颯生悲風。雙淚并作珍珠白。一燈慘似胭脂紅。再歌兮歌將絕。怒髮衝冠。眦欲裂。蒼茫四顧如有聲。無數鬼神環我列。滅燈上牀蒙被臥。忽焉雷動羣稱賀。我與令公仗劍手提乾。鬪髀阿七含笑倚花坐。寺鐘忽動開雙眸。但聽牀頭鼠哭聲。啾啾

此詩係靈甫生爲其友人綺雲所作也。綺雲魯籍。民國初元當選爲參院議員。隸國民黨。當潯陽師起。綺雲僕僕風塵。冀說雙方和平解決。無如各走極端。兩不相下。儒生憑三寸舌。赤手空拳。欲收實效。難乎其難。綺雲知事不可爲。遂來海上作寓公。絕口不談政治。暇則載酒尋花。消磨歲月。一夕於有意無意中晤阿七。

阿七姓范。吳之蠡口鄉人。其母曰阿寶。係四十年前普慶里鮑家院中之有名豔葉。七幼承胎教。長而工。擊目空一切。客無有當其意者。邇時有七公主之稱。區區一秦樓婢。迺公主之名。可見其自尊自貴之狀。概識綺雲之際。據七自云。業此已十二年。時七二十歲。八歲時已在妓寮應客。無怪其酬酢之術。因人

而施。輒能使客各得歡心以去。蓋亦十年之苦功矣。獨於酒邊遇綺雲。一見如有所感。殷勤款酒。頻訊起居。渾不似本來面目。全失去。公主身價。時論駭異。僉曰。緣有前定。不可強求。自此綺雲筵會。非七不歡。七亦惟綺雲之馬首是瞻。尤奇者。綺雲擬在壽康設宴。七必力阻。謂慾壑難填。君何必以心血換來。或祖宗辛勤所積之遺資。來供吾輩衣食。與其虛擲金錢於青樓。曷不多襄善舉。拯拔窮黎。同是揮霍。彼善於此。綺雲初猶非其說。繼窺七無他意。遂稍稍從其言。於是海上慈善事業中。莫不列綺雲。無論識與不識。皆曰。綺雲善人。稱道不置。以一介匿跡逋逃之士。得於異鄉享大名。良非易易。願綺雲常謂人曰。余之得成今日名。七屢次勸導之功焉。七與綺雲之情感深刻有如此。

綺雲鄉人周錦澤者。與綺雲同學而兼姻婭者。當綺雲入都報到之期。錦澤亦至京謀事。事不成。潦倒京華。百無一就。迺致函綺雲。煩爲曹邱。綺雲憫其困苦。力爲揄揚。於名公鉅卿前。未幾錦澤受軍警執法處之聘。爲雷震春之屬僚。亦未得展布。及至甲寅夏。陸建章繼雷長執法處。賞拔錦澤。昇以優差。錦澤遂大得意。會奉公來海上。與綺雲邂逅。詢其近狀。知不甚舒適。乃曰。元首宏度。匪人所及。公何不自首耶。綺雲小動商之。阿七七毅然曰。此君事耳。與儂何干。惟人心鬼蜮。世路崎嶇。君好自爲之。綺雲遂決計北上。然七雖爲此言。心實未敢贊同。綺之自首。且慮錦澤之不可恃。故待綺雲行後。亦追蹤北上。綺雲不知也。錦澤之憇綺雲自首。初無惡意。及至燕都。或人說錦澤曰。綺雲在南曾贊何某軍務。負嵎石頭。今上方窮治黨獄。子何不密陳於處長。則爵祿可望。與日俱高。是奇貨也。此而不爲。眞愚駘矣。錦澤非古君子。薰心利慾。惟益已自圖。聆語惑甚。且因去津。與張岱杉等博負。手中拮据。遂賣友焉。可憐。綺雲猶未之知。陸建

章。夙。有。屠。夫。之。稱。聞。錦。澤。告。密。卽。陳。於。新。華。宮。請。卽。明。文。逮。捕。時。謀。士。中。有。言。殺。戮。太。甚。使。天。下。士。子。寒。心。與。將。來。大。事。有。妨。礙。者。又。有。言。不。誅。又。不。足。以。明。賞。罰。於。是。有。狙。擊。之。議。陸。受。命。後。卽。以。委。錦。澤。錦。澤。工。心。計。謂。須。處。長。予。我。以。委。狀。方。可。下。手。不。則。一。旦。事。洩。將。不。容。於。鄉。黨。陸。卽。予。以。任。狀。令。其。速。爲。是。夕。錦。澤。宴。於。韓。家。潭。富。春。班。伎。女。妙。香。閣。處。赴。宴。者。均。係。錦。澤。一。流。人。物。席。次。錦。澤。具。道。處。長。之。命。且。出。委。狀。以。誇。耀。儕。輩。同。類。咸。爭。相。諂。附。以。表。羨。慕。之。忱。錦。澤。亦。趾。氣。高。揚。不。可。一。世。不。特。在。座。之。人。交。口。稱。頌。卽。妙。香。閣。房。內。之。婢。侍。亦。圍。觀。許。久。莫。不。曰。關。哉。關。哉。錦。澤。欣。喜。無。度。狂。飲。致。醉。醉。則。臥。於。妙。香。閣。處。夜。午。覺。似。有。人。爲。之。理。枕。加。被。錦。澤。餘。醉。未。醒。翌。日。醒。來。始。覺。已。短。衣。臥。被。內。詰。之。妙。香。閣。則。言。長。衣。爲。渠。與。一。侍。兒。扶。助。寬。解。者。錦。澤。急。探。手。胸。際。則。所。懷。陸。處。長。之。委。狀。不。翼。而。飛。於。是。大。恐。慌。將。妙。之。臥。房。及。侍。役。之。身。幾。乎。搜。查。殆。遍。無。所。獲。而。又。不。敢。聲。張。恐。與。大。局。有。礙。姑。忍。時。日。徐。圖。良。機。特。是。陸。之。委。任。狀。究。於。何。時。失。去。爲。何。人。所。盜。耶。

冷。月。一。丸。寒。星。數。點。長。安。飯。店。第。九。號。室。中。電。燈。未。息。有。蓬。首。女。郎。面。紅。氣。喘。叩。關。以。入。室。中。一。男。子。啓。而。納。之。兩。人。聚。談。發。音。極。微。

唉……七亦來乎。

禁聲儂久。知君在所以不卽來者。良因避人耳目。否則亦萬難偵知。夫已氏欲得君而甘心消息。卿誤矣。此信恐不確。

請視此紙。

險哉……卿於何處得來。

來處君莫問。爲今之計。速行！

唯……唯……

事逾半月。周錦澤忽以辦事不力。褫職。他人亦莫明其不力之由。迨至丙辰丁巳間。舊國會重開會於廣州。綺雲生重復出一至五羊城。後卽遍託熟人訪七於京津滬漢間。然終不可得。或言已嫁某商爲冢婦。綺雲生徒增秋水伊人之感想耳。

● 解 珮 令

題 逸 梅 凝 香 詞

(瘦 蝶)

琴。調。百。衲。香。焚。百。和。破。工。夫。舊。夢。從。頭。省。銀。管。烏。絲。寫。閒。情。然。脂。調。粉。儘。描。
摩。畫。樓。幽。境。風。懷。百。韻。遊。僊。百。首。逞。雄。才。差。堪。相。並。話。到。溫。柔。問。伊。誰。者。
般。清。興。展。瑤。編。競。誇。癡。鄭。

● 題 逸 梅 凝 香 詞

(天 目)

釵。叢。綺。陌。幾。經。過。人。到。中。年。感。慨。多。間。坐。小。窗。思。舊。事。風。流。又。見。鄭。元。和。
國。粹。於。今。不。可。論。詩。文。新。體。妄。稱。尊。百。篇。寫。盡。閨。房。樂。敢。信。香。奩。易。保。存。
小。遊。仙。後。有。昭。涼。千。百。年。來。各。擅。長。差。幸。得。君。成。鼎。足。咳。珠。唾。玉。競。芳。芳。
苦。吟。未。必。便。能。精。詩。是。心。聲。重。性。情。流。誦。凝。香。詞。一。過。半。由。閱。歷。半。聰。明。

小說情
臨去秋波

(墨隱生)

嗟乎素玉行矣。豔情綺夢。曾幾何時。恨縷愁絲。自茲纏結。秋水千幅。寒山四窗。寂寂客齋。中從此無復。釵光鬢影。顧感想所。結猶覺美人芳影。脂粉餘香。隱約入我耳目也。嗟乎素玉行矣。素玉爲誰。吾不從頭記述。而爲此破空之語。讀者將病其突兀。但苟詳敘原委。非萬言不能罄。吾又以爲冗長。而况培綠栽紅。未免好事。前塵夙影。總是傷心。當此情海返槎之日。復何心記此痛史。惟有臨去景象。爲吾兩人最後之因緣。閒餘靜坐。棖觸無端。筆而出之。以爲茲事之紀念。

素玉爲何許人。吾始終不之謔。夫以吾兩人相契之深。而乃如是云云。讀者必以爲詭辭。吾試更進一言。素玉爲何許人。他人或能知之。所不知者。惟余。讀者聆此。必更以爲誕。其言不然。余心目中之素玉。第知其爲純潔無瑕之好女子。更奚問其爲何許人耶。吾之識素玉也。憶在荷花香裏。芙蓉千朵。欸乃一舟。吾自駕輕舟。遊於池塘間。玉亦同此嗜好。爲吾湖上侶伴。玉偶不慎。舟幾覆。吾鼓漿而前。援之出險。因感生情。愛根遂動。自此月夕花辰。燈前人後。時有吾兩人之雙影。在我青衫。落拓盡是別恨。羈愁在彼。紅粉飄零。尤多痛言。苦語。同氣相感。同病相憐。卿卿我我。蓋不自知其如膠如漆矣。一夕素玉忽電召余。余如約而往。至則玉方盥漱。亂頭粗服。脂粉不施。而一縷愁痕。隱現翠黛。綠波間見余。猶笑容相迎。時時露其具齒。携手聯坐。欣道積日相思。余便詢見召何事。玉不遽告。但曰。多日不見。思子爲勞。故屈駕一敘耳。余審其狀。知爲飾詞。則亦姑妄聽之。姑妄應之。有頃。玉突問余曰。汝謂世間最苦之女子。是何等人。語次。目炯炯視余。靜待余之答語。余笑曰。此語泛甚。吾何從得適當之答復。願以吾思之。人生與憂患俱來。不問爲

男爲女更不問其爲何等。人盡苦衆生也。玉不語而雙淚瑩毗矣。余益愕然疑其昨夜夢中飽受人之委屈也。欲覓慰藉之詞。一時竟無所得。靦面黯然。脈脈相對者移時。

深院寂寂。鴉雀無聲。相對久之。吾漸不能耐。進而逗之曰。卿言閃爍。乃爾令人如墮五里霧中。究竟這個葫蘆裏埋甚麼藥。來玉曰。吾詎不欲操懸河之口。爲君盡情一吐。願事滋唐突。深恐傷君之心耳。余笑曰。吾曹肝胆相照。直言之庸何傷。玉躊躇之下。遽起問曰。君以爲吾當適人否。余曰。吾曾屢以此說規卿。嚙謂此中可久居耶。韶華云逝。等於流矢。過此青春。卽無色。笑可言。及今不圖後悔。已晚。今卿忽舉此見詢。當非無因而至。盡明以告我。玉悽然曰。負心人果適人者。君當作何感想。余不加思維。直答之曰。推吾愛卿之赤誠。惟望卿早得其所。至吾曹相敘一番。感情自極篤厚。量珠藏嬌。本無此願。未了之緣。期諸來世。吾決不戚戚於心。不過冀卿放開慧眼。善擇所託。毋使彩鳳隨鴉。明珠投暗。而長爲幸福中人也。語至此。余聲漸澀。玉解人己有所覺。故莞爾曰。與君戲言耳。余正色曰。嚙謂戲言者。吾曹相愛。乃精神上之結合。若必以蚤駘相依爲樂。則眼光如豆矣。玉曰。君言雖極曠達。吾總不能無所耿耿。近確有擇人意。但欲一商諸君。以定進止。願此言卽見之事實。吾身雖適人心。則仍屬諸君君信之乎。余作色曰。是言在他人聞之。必以爲卿太虛僞。在余或不作此想。雖然果如此者。卿眞負人甚矣。人之愛卿。詎不如余十斛明珠。迎歸桃葉。其愛卿之熱。當可炙手灼膚。而卿乃嫁之而不屬。以心貌合神離。卿眞負人甚矣。玉遽然曰。有是哉。君乃如此達觀耶。吾問君君爲吾借箸代籌。當適何等人物。余笑曰。吾寧知卿之所好。願吾爲卿思之。則當擇偶於官僚軍士文人之外。玉急問故。余曰。民國以來。政變迭乘。官僚得志。則二三其妻。一經失敗。

則又窮無所歸。軍士多愛憎。無常度。文人則窮老不顯達。吾意如此。卿其云何。玉曰：然則必適何等人物。而後可。余決然曰：惟殷實之貿易商。乃可。玉噉之曰：君誤矣。此輩銅臭薰人。逼人寧復能耐。以視勢。凌人之官僚。詎非魯衛之政耶。吾所見之好女兒。誤於腹賈者。何可悉數。吾恆引爲前車之鑒。官僚之不可恃。如君言。腹賈之不可託。又如吾意。故吾向者。撫念身世。莫知適從。往往因此而廢寢忘食也。余曰：此皆洞明癥結之談。足見卿神志清明。雖居綺羅叢裏。而能超然物外。不受塵瀾之化。合也。玉頷之。旋於寫字案內。取出小影一幀。舉以示余。且曰：君謂如何。尙可託以弱質否。余視其影。則一少年軍官也。神光炯炯。威儀亭亭。察其品服。當爲簡任武職。乃曰：英雄美人。天生雙璧。吾頃者之語過矣。顧吾言乃普通之論。非可概括一切也。玉聞之。注余不答。余已解其意。笑曰：此本應酬世故語。非奚落卿也。卿毋介介。余言猶未盡也。素玉汝冰雪聰明。自有巨眼。於此人海茫茫中。獨傾心於此。起起者而託以終身。當非偶然之事。雖然。其人之性情與家世。卿果細稔之乎。玉曰：吾知其家境尙豐。性情亦復蘊藉。殊不類出入槍林彈雨中之人。余曰：然則逕從之可耳。余之於卿。雖蜂蝶舞。未免多情。而吾自願身世。則未嘗或存奢望。卿逕從之可耳。嗟乎。讀者諸君。余言固極達觀。余心寧能釋然。豔情綺夢。曾幾何時。恨縷愁絲。疇能堪此。吾之安琪兒。從此將爲人婦。舊日蕭郎。變爲陌路。何物。儉夫折此名花。佳人不作才子婦。乃爲沙叱利。攬去余之感想。何如。前塵往事。尙忍憶乎。大抵大理循環。世事往復。聚散之迭。更離合之交。遞皆有無形之主宰者。疇能天定而人勝之乎。

已而玉答余曰：茲事可勿再談。吾猶不卽去。當與君盡未了之樂。吾將來去後。幸君腦海之中。毋存絲毫影事。以重吾之罪愆。吾寧冀君日日痛詈素玉。無良不願君懷想吾也。言次。淚潄潄矣。余急爲之拭。却且

曰卿何苦來未了之樂。始如是乎。語竟。又朗吟曰。濁酒且謀今夕醉。明朝門外卽天涯。楚囚相對殊屬無謂。玉曰。吾誠不知淚之從何而至。天下多美男子。而蘊藉風流者。有幾人。吾未來之相思。正長也。余聞言不語。有頃。突前携其手曰。素玉。汝能贈吾一物。以爲紀念否。玉曰。唯君所索。吾靡不從。余曰。吾無定見。憑卿自擇。可耳。玉不假躊躇。展其衣紐。吾見其襯衣之內。項鍊燦然。垂於胸前。練底懸一金飾。余觀之。不甚了了。而玉已摘下。授余。余視之一金質之牛也。牛身嵌入玉之半身。小影製造頗爲精巧。余爲之愛。不忍釋。玉曰。君知此物用意乎。余曰。牛所以表示。卿之年齡。鑲入芳容。尤見巧思。玉曰。此爲貼身之物。又吾所最愛者。今以贈君。可耳。余逕受之曰。吾何以報卿。玉笑曰。赤心乎。紅淚乎。君惠吾已多矣。余曰。余常用之。捲烟金匣。尙不粗俗。匣之夾層。亦可以置照片。今當贈卿爲紀念。言頃。卽自囊中取而與之。玉殊滿意。笑曰。吾異日身後。當以此爲殉。余訝其不倫。遂不作答。乃起辭曰。余去矣。遲日當再訪君。前途消息。願卿珍重。玉力留余。余曰。遲早不免。一別片刻。依戀亦復奚爲。語竟。遂行。玉送之門。余行可十數步。回顧之。猶見玉癡立遙望也。嗟乎。從茲一別。天各一方。秋水千幅。寒山四窗。昨夢倘作期之。以白雲微波。難通率傳乎。綠字。余竟不復晤。個儂矣。

一夕。余悶損無聊。市酒燒愁。舉觥獨酌。寂寂客齋中。惟孤影相伴耳。時郵使遽以書至。視之。素玉所寄也。讀其文曰。儂行矣。儂本欲再與君一談。第以別語酸辛。徒增人痛。故忍心掉首。竟不面君。幸君因此而憾。儂不能文。僅以此簡短之書。寄君。猶費一小時之久。始行擱筆。此後負心人之身。不能復如向者之自由。能否時以消息報君。正未可預期也。臨別贈言。諸維珍重。余讀旣。腦海驟爲感覺。所擾。舉觥作牛飲。沉沉然入醉鄉矣。

小醒世
電光石火

(賊 菌)

蕪湖縣東南清弋江的西岸有一個小市鎮名叫意鎮。雖說是離蕪湖縣只有二十里，但是地方閉塞，民智未曾開通。那渾渾噩噩的小百姓什麼共和呢？自治呢？選舉權呢？那去管他？他只知道吃飽了飯去種田，收了穀子賣出錢來去完糧，繳租剩下來，的糧食留了自家吃飯。地方上的權利自然有那刁紳劣董一手經辦。這意鎮的地方有二千多人家。鎮市雖算不得熱鬧，街市上店舖生意還有居民，又是溫飽的人家居多。若是這個地方有幾個公正的紳士熱心公益的公民，好好的經管市政，倒也可以成一個模範市鎮。但是蘭蕙不生的地方，偏生荆棘，民國產生出來的時候，這地方却有兩個應運而出的人才。這兩個人是同胞兄弟，姓吳，兄名憂，弟名憂國。難兄難弟，性情品格真是銖兩悉稱。在前清的末年，同在蕪湖的一個私立法政學校混了半年。雖然不曾把政治法律的學問研究研究，那吹牛拍馬的功夫倒是練習得很純熟。到了清室推翻的時候，正是他弟兄們出頭的時候了。憂民先運動，做了意鎮的鄉董。憂國搜括地方上的公款，硬派富戶的捐掛了一塊初等小學校的招牌，招了幾個貧民子弟。居然也做了一個小學校的校長。又硬把關帝廟的和尚趕走立了一個警察局。這警察局並不是保衛地方的治安，不過派了他的一個表兄做局長，代他弟兄們做一個罰款的機關。好去想主意敲詐民財，不上兩三年的功夫，那意鎮西南茅屋三間的吳府居然門牆高大，赫赫威嚴了。

吳氏兄弟們還有母親在堂，都要人喊他一聲。老太太有其子，必有其母。那老太太居然也是十足的勢派。蠶奴拙婢有一點錯誤，他的那一管四尺長銀嘴銅頭紫竹竿的旱烟筒就是他自用的刑杖。劈頭劈

臉的打來。他用的僕婢不是頭上高高的起幾個肉疙瘩。就是臉上紅殷殷的畫幾道胭脂痕。他得愛的人是大媳婦刁氏。姓性同音。他的那性情却是不愧其姓。平時助紂爲虐。老太太拿刀。大太太隨卽就去拿盆。老太太打人的時候。他那送官重辦的聲音也喊得十分威武。老太太聽了他助威的聲音。更打得起勁。這位刁氏。大太太又是個女中諸葛。吳憂民在外面有什麼敲詐不遂。搜刮不到的地方。弟兄兩個有時還商議不出個主意。只要和刁氏商量。商量他總有一刁鑽促狹的主意。不怕魚兒不上鈎。虎兒不落阱。所以不獨是老太太得意的媳婦。也是吳憂民閫內的軍師。不敢出他的範圍。只有二媳婦李氏。是李家村李守訓的女兒。李守訓是一個道學先生。吳憂國年紀小的時候。從了守訓讀書。狠有一點小聰明。他把女兒惜花許配了他本來是家學淵源。雖然不會吸收新文明。却狠懂得些舊道德。過了門之後。也曾苦苦的諫勸丈夫。但是任你是蓮花妙舌。怎樣能教虎不食羊。那老太太看他這樣迂腐。已經頭痛。這位刁氏。大太太長舌挑唆。更是無中生有。老太太看見了惜花就氣憤憤的惡罵他。牙癢癢的恨不得要咬他一口肉。開口就是教書匠的丫頭。只合戴楊木簪。吃豆腐渣。那配穿綢吃肉。虧得惜花知禮。任是他婆婆眼睛圓圓的。回他口沫噴噴的罵他。他只當沒有看見。沒有聽見。有時諫勸丈夫。把那桑田滄海。變幻無常。富貴功名。邯鄲一夢的那些文謔譎的話。宛曲細說。不獨挽轉不回。他的惡心。久諫成讎。連憂國也把惜花當着厭物了。惜花暗中垂淚。愁到後來的結果。不因不由的想起佛家的因果。就把那佛家的經典買來看。一看來是排遣憂愁。二來是懺悔罪孽。還虧得不曾生一男半女。少了許多的牽絆。看到那金剛經的偈語。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不由的點頭嗟歎心

底。徹悟。任他。婆婆。咒詛。妯娌。驕橫。丈夫。造孽。只好。各行各。心。之所。安學。那。孔。夫子。的「予欲無言」一。句。話。免。却。口。舌。也。算。是。梟。鳥。羣。中。的。一。隻。鳳。凰。獍。獸。羣。中。的。一。匹。麒麟。了。

這。一。年。夏。天。省。議。會。國。會。同。時。選。舉。議。員。憂。國。在。兩。個。月。前。先。把。那。國。民。學。校。校。長。的。頭。銜。卸。在。那。教。書。匠。的。教。員。頭。上。但。是。這。教。書。匠。的。教。員。雖。然。加。了。一。條。頭。銜。薪。水。却。是。仍。舊。三。塊。銀。圓。一。個。月。還。要。代。做。校。僕。的。事。憂。國。把。這。頭。銜。賞。了。他。還。說。了。許。多。實。情。的。話。那。教。書。匠。的。教。員。格。外。的。感。激。涕。零。上。了。課。堂。那。破。鑼。破。鼓。一。般。的。喉。嚨。格。外。提。高。一。把。調。那。些。小。學。生。山。水。土。木。牛。羊。花。草。的。聲。音。讀。得。低。一。點。兒。籐。條。子。的。教。鞭。就。打。得。殺。豬。般。怪。叫。了。

初。選。開。團。的。時。候。意。鎮。這。一。區。的。選。舉。票。不。消。說。得。省。會。國。會。總。是。吳。憂。民。吳。憂。國。當。選。了。複。選。的。時。候。正。是。安。福。魚。行。先。行。交。易。擇。吉。開。張。的。時。候。吳。憂。國。放。出。鑽。狗。洞。的。本。領。居。然。勾。搭。到。一。個。魚。行。經。紀。領。了。賣。身。銀。子。雖。然。數。目。不。夠。但。是。弟。兄。兩。個。省。議。會。的。兩。權。賣。了。六。百。塊。錢。國。會。又。有。自。己。的。一。權。和。人。家。交。換。憂。民。的。一。權。又。不。要。花。錢。四。處。一。湊。居。然。做。了。一。條。上。市。的。鮮。魚。當。選。之。後。回。家。收。拾。行。裝。須。備。北。上。說。不。盡。憂。國。的。滿。懷。得。意。就。是。那。小。說。上。的。狀。元。巡。按。衣。錦。還。鄉。也。沒。有。他。這。滿。臉。的。光。耀。看。見。了。家。鄉。和。他。有。點。嫌。怨。的。人。要。擺。一。擺。架。子。給。他。看。恨。不。得。把。自。己。的。兩。隻。眼。睛。睜。得。和。銅。鈴。一。般。好。把。人。家。嚇。得。戰。戰。兢兢。偏。生。是。一。雙。鼠。眼。再。睜。些。也。沒。有。威。光。索。性。把。藍。色。的。托。力。克。眼。鏡。戴。起。來。借。重。那。鼻。子。的。聲。勢。哼。一。哼。那。知。道。偏。偏。有。點。兒。傷。風。鼻。子。一。哼。已。經。哼。得。鼻。涕。直。淌。同。那。哼。哈。二。將。哼。的。物。體。不。同。哼。哈。二。將。哼。的。是。氣。體。吳。憂。國。哼。出。來。的。乃。係。液。體。只。得。拿。一。塊。小。絲。巾。把。他。揩。去。沒。有。法。好。擺。威。武。

只得兩隻手去撚那黃金色的幾莖仁丹式的小鬍子。正自着急，恰巧一個人問他當選後的手續，他纔把那督軍省長怎樣恭維的一派威風話滔滔的說個不了。纔覺得胸中有些得意。

到了家，老太太看見這榮宗耀祖的驕兒自己，也覺得平升三級也等不及他先叫聲母親就兒啊。你做了大人了，啊哈哈的笑個不了。刁氏嫂嫂也扭頭扭頸的向他恭喜不迭，喊人送茶打臉水預備點心。忙得一路風似的。這時候那老太太的眼睛骨碌骨碌的四下一轉，向着刁氏說道：我家二少太太那裏去了？丈夫做了國會議員的，這個官就是北京的大人總統，還要客客氣氣的會他談談。二少太太還比總統的身分大些麼？不能出來張羅張羅麼？我們好好一個升官發財的人家，他終日的噤哩咕嚕般若般。羅也不知道，他還是咒詛我婆婆，還是咒詛丈夫。刁氏笑道：老太太還和他計較麼？他的父親是前清的秀才，他是金枝玉葉的小姐，不比我是平民百姓家的丫頭。只合聽婆婆使喚做丈夫的幫助。老太太不必生氣，要得好，大做小。老太太只當太太在世，還有一個婆婆罷。叔叔回來料理這些事，是做媳婦的人該當的。老太太不必煩心。

憂國聽了母親和阿嫂的話，把一副小黃臉氣得鐵青，跑到自己房裏，李惜花正閉着眼睛在那裏默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面前還爇了一爐的香。憂國手一揚，把那磁香爐摔在地下，跌得粉碎。惜花把眼睛一睜，見是憂國看他那氣憤憤的樣子，正自詫異。憂國拖着惜花衣領，兩手死命的一拖，把惜花由椅子上摔到地下，拳足交下，打得惜花沒頭沒腦的，只是哭。憂國打得起勁，連自己的托力克藍色眼鏡都落在地下，跌碎了。還是憂國跑來，連嚷道：兄弟，什麼事？夫妻們淘氣，自己身體要保重呀。纔把他硬行扯出

房去拖到外面附耳低語說了半天。刁氏也跑到房裏把惜花扶起來說道：「妹妹叔叔纔回來怎樣又淘起氣來了。惜花道：「我好端端的坐在房裏也不知道他回來更不曉得犯了什麼罪。索性被他打起來了。說時淚如泉湧，哽咽不能成聲。刁氏道：「妹妹不要哭。且到娘家過幾天散散悶。停幾天我們大家勸叔叔到府上去賠個罪，再接妹妹回來。罷。惜花無法也只得收拾幾件衣服且回去。一遭刁氏教他也不必對婆婆說着人雇了一輛小車自己送出門外推向李家村去了。

三日後李守訓在家裏正和女兒惜花談說那三從四德的古訓。蕪湖縣審判廳的承發吏拿了一張傳票來傳李守訓到案。審訊守訓看了看傳票很爲詫異，且不把那傳票的案由告知女兒。自己就隨着那承發吏到縣城去走走。那知民國的司法官和那前清知縣也沒有什麼分別。他接了簇新的國會議員吳憂民一紙請求離婚書，那敢怠慢。任李守訓怎樣辯明，他已經強制判決斷離了夫婦關係了。

憂國領了議員的證書，坐長江的輪船到了漢口，換乘津漢鐵路的火車到了北京。自有那安福魚行派人招待鮑魚同味。憂國狠結交了些同行的朋友，他更把拍馬的專長完全使用出來。居然小扇子也狠賞識，他就派他做了一個太平湖的小頭目。憂國又逢人拍馬掛了幾處顧問諮議的頭銜，更添了許多的入款。從此六國飯店八大衙門就有了他的蹤跡。不多時金屋藏嬌，娶了八埠的一個妓女。由姨太太扶了正太太。他本是著名的廣大慈悲楊枝水人間，遍灑安福的行員。有許多人喜歡到吳憂國家打牌九打撲克。吳憂國的公館倒做了一部分的安福行員聚義廳了。憂國志得意滿，真是他從前夢想不到。雖然有了一個妓女夫人，還要到八埠去金錢買春，另嘗滋味。只可惜曲院當中很有些楊梅果樹，蘊

毒已深。一朝發現。送到醫院裏。給醫生醫治。雖然注射了六百零六。若干次。終究不曾把鼻子保全得住。從此吳憂國的五官就剩了四官了。醫治月餘。出了醫院。到了公館。他的妓女夫人。已前夕先逃。兩年的積蓄。捲得乾乾淨淨。掉一句文。要算空代他人作嫁了。

憂國這時候也無可奈何。身邊又沒有錢。只得把房屋退租。所有的粗重物件。一齊拍賣。偏生直奉軍起。安福魚行。一夕數驚。岌岌的要倒。接着小扇失敗。安福魚一個個魂不附體。憂國雖不是個大頭目。但是要求懲辦的名單內。聽說有自己在內。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得逃出都門。繞道南下。幸喜鼻子落去之後。沒有人認得。預備且秘密回家。躲藏起來。可奈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憂國到了蕪湖。尋了一個僻靜小客棧。住下。聽說前夜意鎮一場天火。獨獨燒了姓吳的一家。親丁四口。全行燒死。使用的人都逃出了火險。憂國一想。我家母親。兒嫂。兒正。是親丁四口。任是個什麼惡人。到了這個時候。也不由得身體戰抖。抖的跑到房裏。鼠目中。淌下兩行鼠淚。停一刻兒。算了房錢。雇了一隻小船。教他今晚趕到意鎮。順風船快到意鎮。纔交初更。上了岸。泊岸的地方。靠近他辦的那小學校。敲開門來。那教書匠的小學教員。倒不認得憂國了。後來聽得說話聲音。纔曉得是他的感恩知己。憂國問道。我家曾出什麼岔兒。那教書匠的教員說道。完了。老太太大人。大少太太。爺一齊燒死了。老太太房裏起的火。四個人一個不曾逃出。今天纔把屍身。抓出來。胡亂弄幾口材。盛起來的。大人回來了。再另行殮殮。罷憂國也不言語。出了門。就走。那小學教員。要想陪他同走。又沒有人守門。只好燒茶燒水。好待他回來了。

憂國跑到家。一看。已經成了一個瓦礫場。薄材四口。還擺在旁邊。空地上。憂國到這時候。連眼淚也沒有。

了。好。像。瘋。狂。一。般。沿。河。邊。直。向。北。走。走。了。些。路。前。面。有。一。個。小。庵。雙。門。緊。閉。他。兩。條。腿。也。不。能。再。向。前。走。了。便。向。那。庵。門。外。階。沿。上。坐。下。仰。着。頭。向。那。舒。星。斜。月。默。癡。癡。默。無。一。語。良。久。良。久。已。經。是。雞。聲。唱。曉。庵。裏。雖。沒。有。開。門。那。佛。殿。上。鐘。敲。鼓。響。南。無。般。若。的。聲。音。狠。是。熟。識。又。聽。聽。那。女。尼。念。起。金。剛。經。的。六。如。偈。來。分。明。是。他。當。日。的。出。妻。李。惜。花。的。聲。音。吳。憂。國。這。時。候。良。心。發。現。懊。悔。羞。恥。覺。得。自。己。的。罪。過。天。地。間。萬。不。能。容。聳。身。一。跳。太。平。湖。裏。的。一。條。魚。做。了。青。弋。江。的。一。條。魚。了。

●特別通告

▲徵求小說新報(一)

閱報諸君鑒鄙人現缺少第二年小說新報第一期又第三年之第四期及第四年之第一期。倘能見惠請寄至上海國華書局。每冊當敬贈國華書局書券八角。郵費歸鄙人承認。

陸晦盒白

▲徵求小說新報(二)

鄙人現缺少小說新報第一年(一)(二)(三)(五)(六)(八)(九)(十)(十一)等共八期。如閱報諸君有願見讓者請即示知應需之酬金若干以便答復。回信寄泰州溱潼鎮義成油棧收轉爲荷。黃鶴樓謹啓

偵探小說 毒酒

(碧梧)

克列司多菲夸萊司已經到底俄省去了。他曾經說過。這幾年來。辦理偵探案件。費去不少精神腦力。如今趁這清閒的時候。必得出去遊歷一番。散散心情。資養身體。他到了底俄省後。就遇着一班棍球隊。他見獵心喜。也就加入隊裏。做個隊員。一天到晚。或是說說笑笑。或是到那空曠的球場上。打球作樂。覺得很爲有趣。因此就在底俄省住下了。且說有一天早上。我接到他一封長信。上面兩頁都是說的棍球的事。後面又說道：『我有一樁案件。必得拜託你先去探訪。這案件發生在三年前。有一個人名叫法萊爾。是達費頓兄弟公司的股東。忽然死在他的辦事室裏。據當時的輿論。說他是自殺的。如今我請你去打探。究竟真相如何。偷得着甚麼消息。立刻寫信告訴我。我就立刻回到甲爾西。』說起這樁案件。我還有些記得。當這案件發生之後。很惹起許多人的注意。可是真相如何。直到現在。還不會明白。那個時候。我剛正爲着別的事。到倫敦去。沒有工夫再來過問這案件。所以實在的案情。我也不能清楚。但是辦理這案件的偵探。正是蘇哉。我和他向來要好。如今我受了主人的囑咐。就去到特利根哈姆。他的河邊別墅裏。和他閒談。他就把這案件的情形。講給我聽。他說那兄弟公司。原是個外國銀行。當發現這案件的時候。共有三個股東。當中兩個。就是達費頓兄弟。一個名叫約翰。一個名叫瑪汀。那個身死不明的法萊爾。却是他們的表侄。約翰雖是個股東。却不甚過問公司裏的事。一個禮拜當中。不過到公司來一兩次。每次也不過耽擱一小時。就去了。現在他已經死了。他死的時候。正在法萊爾死後六個月。法萊爾死得很奇怪。原來有一天早上。是證券交易所結帳的日期。他很早的就從辦事室裏出去。瑪汀本在那裏等到

七點鐘也就走出那時公司裏的書記也大半走了。祇有一個名叫凱尼的。又有一個名叫司蒙爾。還在那裏。但瑪汀走後十分鐘他們二人也就走了。到了第二天早上那管理人洒掃辦事室的時候。走到法萊爾辦事室裏。只見法萊爾正坐在桌子面前。兩只膀臂支在桌上。頭就伏在膀臂上。原來已經中毒死了。他旁邊有一只大玻璃杯。但並沒有毒藥的形迹。據醫生檢驗說他死了已有幾個小時。但他昨天明明出去是幾時回來的呢。蘇哉又說道。據醫生的意見說他死的時候。總在七點十分和十二點鐘之間。吃進一種毒藥。就此昏迷不醒而死。至于揣測他回來的時候。言人人殊。據我的推想。以為他回來時必已很遲。因為他在奧斯汀弗拉司和司羅毛登街上是個有名的人物。大家都認識他。倘若他回來的時候。還早自得有人家見他。而且那天是證券交易所結帳的日期。那幾條街必然很熱鬧。人家也睡得遲些。若說他回來得早。更不能沒有人看見他了。至于那公司房屋的結構。我已詳細踏勘公司的外部。有一間大房是七八個書記辦公的。所在還有兩間私人辦公房。開了門就可兩下通連。這第一間房裏又有一道門。通着那外部一間大房。這第一間房比較第二間房略為大些。達費頓兄弟辦公就在這間房裏。第二間就是法萊爾的辦公處了。裏面有道耳門。開了這門。走過一道短廊。可以走上奧斯汀弗拉司街。那耳門上面裝着埃尼鎖三個。股東身邊各有一把鑰匙。他們平時出入大概都走這裏。就是那天午後。法萊爾和瑪汀出來也是走那耳門。或者法萊爾仍舊從那門進去也。未可知。總之據各種情形。察看起來。以自殺的份兒居多。但是法萊爾為甚麼自殺呢。他的營業固然很發達。而且結婚未久。並無自殺的理由。但據那書記司蒙爾說。近來他似乎有甚麼心事。我問道。和法萊爾結婚的那個婦人是個何等

樣的人物。蘇哉道：那婦人名叫辣司脫，本是窮人家的女兒。他父親在城裏一家銀行裏充當書記，祇因會遭了困難，事法萊爾出力救過他，他狠感激，就把女兒嫁給法萊爾了。這樣說來，辣司脫嫁給法萊爾，自然也很情願。如今法萊爾雖無故而死，却可斷定這當中沒有愛情的關係。然而和事實又不相符，因為時常出入辣司脫家中的，除了法萊爾之外，還有一個少年醫生，名叫瑪林登。他和法萊爾常常見面，也就結為朋友。其實正是情敵。那瑪林登很愛辣司脫，祇因家道貧寒，無力結婚。在辣司脫面前從未露出求婚的話頭，但辣司脫並不嫌他窮，也很愛他。不意後來因父親的關係，竟嫁給法萊爾。有這層原因，說不定法萊爾是被情敵害死，而且當他死的那天，瑪林登曾到公司裏去尋法萊爾，有一個書記會問明他的姓名，替他通報。瑪汀說：法萊爾已經出去，瑪林登也就走了。但說等法萊爾回來，替他傳達一聲，就說他已經來過了。我道：瑪林登去尋法萊爾，有甚麼事呢？蘇哉道：他說是法萊爾叫他來的。法萊爾將給他一筆甚麼職務上的贏餘。我道：那天午後，法萊爾從公司裏出來，曾經到過些甚麼地方？蘇哉道：法萊爾告訴他的同事，說是替辣司脫去做一件事，但據辣司脫說，並沒有甚麼事。我道：案情不過如此，我要請教你的意見了。蘇哉道：那個達費頓兄弟公司，本是個外國銀行，法萊爾之暴死，說不定有甚麼政治意味。因為外國銀行家常在歐洲政局背後有許多的活動，我聽了不響，又問他道：法萊爾死的那天，約翰可曾在公司裏面？蘇哉道：他不在公司裏。我又問了蘇哉幾句話，就告別出來。一直到奧斯汀弗拉司街去尋瑪汀，恰巧他出城坐船游玩去了。當下有一個股東出來問我有甚麼事，我說是和瑪汀的私事，須得和他面談。你道這股東是誰？原來是三年前充當書記的那個凱尼，也就是當法萊爾死的那天。

最後。走出公司的。我覺得這人很可注意。費了兩天工夫。偵探他的舉動。並沒得着甚麼形迹可疑的地方。但曉得他是個伶俐活動的人罷了。後來我又去尋蘇哉。這凱尼的話。我一概不提。但問他那天晚上。凱尼的行動。可曾調查明白沒有。蘇哉道。這是我着手的第一件事。他和司蒙得。並已畫了委實不知情的供詞。上次我沒告訴過你麼。一會我別了蘇哉。就到瑪林登住處的附近。探聽他的爲人。問來問去。大概都說他好。恰好我又看見他和他夫人坐在汽車裏。走了出去。看瑪林登的外貌。是個有毅力的人。他夫人雖非美貌。却是滿面和氣。那天晚上。我就把各種情形。寫了一封長信。又夾寫些我個人的意見。寄給夸萊司。等到第三天。就接到他的回電。說就動身回來了。

夸萊司向我道。我們探案。固然不能堅執。已見却也不可拘守成例。必得處處留心。纔是譬如有一個人。在此別人都稱贊他好。我們既以爲他有些嫌疑。就得探明他的舉動。更有一層。以貌取人。也是失敗的。根本所以瑪林登夫婦說不定。就是案中的要犯。我們務必注意威根。你要曉得。瑪林登本是個醫生。他要買甚麼毒藥。是很容易的事。咧。但是若說他果真害了法萊爾。那天又何必再到公司裏去。尋法萊爾呢。哦。這個。或是他的疑兵之計。故意去走一過。好教人家相信他。並未遇見法萊爾。自然不能疑心他害死法萊爾了。這也是賊人的慣技。算不得甚麼。希罕。瑪林登去尋法萊爾之後。所做的事。蘇哉已調查明白。並沒甚麼可疑。但他在尋法萊爾之前。所做的事。却沒人曉得。再則法萊爾出去後。一個小時。瑪林登方纔來尋。在這一個小時當中。說不定他們已經會見過。我道。照你這樣說來。是以爲法萊爾就在這一個小時當中。吃進毒藥。等到回到公司。藥力發作。就此死了。夸萊司道。難道你不是這般想麼。我道。我也是。

這般想。夸萊司道。怎奈事隔三年。各種實在情形。難以調查。僅照現在所知的研究起來。法萊爾之死。或者正是自殺。我道。我也不敢斷定。他就是被人暗殺。夸萊司道。可是瑪汀。正是這般說。我道。你何以曉得。夸萊司道。我在底俄省。曾遇見瑪汀。他乘着遊船。沿着海岸旅行。到了底俄省。就上岸打棍球。我和他打過幾次。就結交做朋友。後來他曾談到這件案子。所說的情形。和你的報告大同小異。他還說。暗殺法萊爾的凶手。沒有拿住。很為便宜了。他又恨蘇格蘭場。辦案很不出力。又說。法萊爾一死。簡直是促短他哥子的壽命。所以六個月後。他哥子就死了。我聽他的說話。也很不滿意。瑪林登。我道。那時瑪林登可曉得。你是誰。麼。夸萊司道。這個他。那能不曉得。他還重重拜託我。叫我偵探這件懸案。倘能破獲。必可轟動一時。我道。你已應允他了。麼。夸萊司道。正是。他既託我。我那能推辭。我道。這事可很棘手。依我的意思。不去過問的好。夸萊司道。這怕甚麼。法萊爾死的真相。我既能明白。還怕不能破案麼。我道。你已明白這真相了。麼。夸萊司道。這時雖不甚明白。但已得着許多線索。不愁不能明白了。那公司裏有個書記。名叫司蒙爾的。現在怎樣了。你可曉得。我道。我曉得。他已經辭了。那公司出洋去了。夸萊司道。這就是可惜了。不然我就問他。約翰最後一次到公司裏來。有沒有不耐煩的神氣。我道。法萊爾死的那天。約翰並不在公司裏。這個我早就問明白了。夸萊司道。法萊爾老早從公司裏出來。說不定是去尋約翰的。我道。這個我們可去問。凱尼。或能曉得。夸萊司道。我想。凱尼必不願再提這舊案。因為他怕轟動起來。那公司的營業。受了影響。再則。瑪汀若曉得。他和我們談論這案。瑪汀必然不舒服。那麼他必不肯和我們細談。更不肯從旁來幫助我們了。然而現在。司蒙爾既然出洋去了。我們却不得不去問問。凱尼。再作道理。我道。你還有

事委託我麼。夸萊司道：我要你去尋一個相熟的股分經理人問問他。這三四年當中本地或是全歐洲各項海外抵押業中曾否起過甚麼風潮。如果是有你再把這起風潮公司的名稱和公司裏人的姓名都打聽明白來告訴我。雖是沒有甚麼大好處却也可以供我們的研究。我答應着就告別出來。等到第二天我已打聽明白。在這三四年當中果然起過幾次風潮。但一兩個星期以後就平定了。沒鬧出甚麼大亂子。所以外界人並沒曉得。因為如此。究竟是那一家公司起風潮。却打探不出。當下我就去尋夸萊司。恰巧他已出去。我就留下一封信。把這番情形告訴他。後來有一個星期。我不曾見着他的面。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我。叫我穿着晚服到他家裏去。我曉得有甚麼事。就依着他換上晚服。到他那裏。他向我說道：今天晚上瑪汀請我吃飯。我已代你介紹過你。儘管和我同去。他回到城裏還沒有幾天。我已見過他兩三次了。有一次就在奧斯汀弗拉司街他那公司裏。但我並未看見凱尼。因為他恰巧出去了。瑪汀住在波徹司脫門那所房屋。很為華麗。請我們吃的晚餐也很精美。我們長談了許多話。却未提到那件案子。後來還是瑪汀說道：夸萊司啊。那件案子怎麼樣了。可能破獲麼。夸萊司道：我想總可以破獲。瑪汀道：必得捉住那凶手纔好。夸萊司道：這個自然。不捉住凶手。那能算是破案呢。如今我把這案的主要情形講給你聽。法萊爾是死在他自己的辦事室裏。坐在他的寫字台前。旁邊有一個玻璃杯。假定我們說法萊爾之死是他自殺。內中的真相就很顯而易見。自然是他從那耳門進去。自己服了毒藥。就此昏迷而死了。但是他的營業上很為順利。而且結婚未久。為甚麼要自殺呢。若說他是被人暗殺。這案件可就重大了。可是也有兩個疑問不可理解。那凶手怎能叫法萊爾吃這毒藥。照普通情形想起來。自然

是把毒藥放在杯子裏再灌下嘴去。但是法萊爾旁邊的那只玻璃杯裏並無毒藥的形迹。如果凶手用的是毒藥片法萊爾又何以不聲不響就肯吞下呢。瑪汀道或者那個凶手正是法萊爾的朋友。他假說那毒藥片是治頭痛病的法萊爾不知實在就誤吞下去。夸萊司道難道法萊爾向來有頭痛病麼。瑪汀道我不過這樣說罷了。你不必認真。夸萊司道再說這案裏的嫌疑人也只有幾個。第一個是那書記凱尼。因為法萊爾死了不久他竟然也做了股東。瑪汀道凱尼是個老實人。你不要錯疑了他。夸萊司道無論他老實不老實。祇要他形迹可疑。我們做偵探的就得留心著他。瑪汀不響。夸萊司道再說第二個嫌疑。人就是瑪林登醫生。他為甚麼可疑呢。因為法萊爾既死他等不及的和辣司脫結婚。而且那天法萊爾從公司出來不到一個小時他就去尋法萊司。這有意無意之間也大可研究。咧。夸萊司停了一停又道。還有一個不可解的道理。法萊司究竟在甚麼時候回到公司。若說在九十點鐘之間。那麼街上就得有人看見他。再則那天正是證券交易所結賬的日子。法萊爾何以獨在這一天的早些走出公司。又說是替辣司脫去做一件事。其實是句假話。並沒甚麼事。瑪汀道是咧。辣司脫也說沒有甚麼事。夸萊司道你認識辣司脫麼。瑪汀道法萊爾死後我方纔見著他。後來又見過幾次。他似乎是個很快樂的婦人。夸萊司道他和瑪林登結婚之後。你可曾見過他。沒有。瑪汀道沒有見過。夸萊司道那天我見過他一次。確是一個快樂的婦人。我看他也不是個會說謊的人。倘若那法萊爾真個替他做甚麼事。他必不扯謊。圖賴。瑪汀道我也不敢厚誣于他。夸萊司道如今第一個疑問就是那天午後法萊爾出了公司。何以沒有人看見他。瑪汀道我想必定有人看見他。夸萊司道但何以沒有一個人來報告說會看見他呢。瑪汀道人家

必。以。為。看。見。不。看。見。都。沒。甚。麼。要。緊。所。以。就。不。來。說。了。夸。萊。司。道。你。曾。說。過。法。萊。爾。之。死。足。以。促。短。令。兄。的。壽。命。當。法。萊。爾。死。的。那。天。令。兄。可。曾。到。公。司。裏。來。瑪。汀。道。他。不。曾。來。夸。萊。司。道。或。者。法。萊。爾。出。去。之。後。他。曾。來。過。一。次。你。偏。說。他。不。曾。來。你。可。有。甚。麼。證。據。麼。瑪。汀。道。證。據。雖。沒。有。但。是。〔句〕夸。萊。司。不。等。他。說。完。就。道。或。者。那。天。法。萊。爾。和。令。兄。有。甚。麼。事。件。你。却。未。曾。曉。得。本。來。三。年。前。證。券。交。易。所。的。情。形。很。為。動。搖。有。一。兩。家。公。司。很。受。損。失。還。有。一。兩。個。人。很。受。困。苦。說。不。定。法。萊。爾。曾。私。下。拿。了。公。司。的。錢。去。做。甚。麼。生。意。你。和。令。兄。都。沒。曉。得。或。者。祇。有。你。一。個。人。不。曉。得。既。受。了。重。大。的。損。失。自。然。不。得。了。就。此。動。了。自。殺。的。念。頭。再。有。一。說。或。是。令。兄。私。下。做。的。生。意。遭。了。失。敗。却。被。法。萊。爾。看。破。令。兄。怕。他。宣。布。出。來。就。下。了。毒。手。先。把。他。害。死。瑪。汀。道。你。越。說。越。不。對。了。那。個。時。候。我。哥。子。正。害。着。病。那。能。起。來。害。人。呢。這。真。是。你。的。奇。想。了。夸。萊。司。望。了。他。一。眼。道。我。也。不。和。你。多。說。老。實。告。訴。你。罷。凶。手。是。誰。我。已。曉。得。怎。樣。害。死。法。萊。爾。我。都。打。聽。明。白。且。待。我。說。給。你。聽。你。就。聽。着。罷。私。下。拿。公。司。的。錢。去。做。買。賣。既。非。法。萊。爾。也。非。令。兄。却。正。是。你。不。幸。被。法。萊。爾。曉。得。又。不。幸。你。私。做。的。買。賣。大。遭。損。失。既。然。到。了。證。券。交。易。所。結。帳。的。日。期。你。就。到。了。極。危。險。的。境。界。你。就。想。害。死。法。萊。爾。吞。沒。他。的。股。份。來。補。彌。你。的。虧。空。于。是。你。就。請。他。喝。酒。暗。中。就。放。下。毒。藥。可。憐。法。萊。爾。不。防。備。就。中。毒。死。了。恰。巧。那。時。有。個。書。記。來。說。瑪。林。登。醫。生。來。尋。法。萊。爾。你。就。扯。謊。說。他。已。經。出。去。其。實。他。何。嘗。走。出。公。司。一。步。呢。你。又。很。仔。細。的。洗。乾。淨。那。只。玻。璃。杯。放。在。法。萊。爾。旁。邊。做。個。疑。人。之。計。使。人。家。相。信。他。是。自。殺。然。而。那。杯。子。裏。還。留。下。些。清。水。這。不。是。你。曾。洗。杯。子。的。證。據。麼。你。等。書。記。都。散。了。還。有。兩。個。書。記。你。曉。得。他。們。也。決。要。走。了。你。這。纔。走。出。公。司。後。來。你。又。想。到。你。私。下。做。買。賣。凱。

尼却曉得你又去運動他分些股份給他讓他也做了股東他得着這好處就不替你說出你的設計也算。是。周。密。了。可。是。瞞。不。過。我。經。我。各。方。面。的。調。查。如。今。已。得。着。實。在。總。之。法。萊。爾。之。死。是。死。在。你。的。手。裏。你。正。是。這。案。中。的。凶。手。我。勸。你。也。不。必。狡。賴。就。此。承。認。了。罷。

這三年的懸案。既然大白。又是叔姪間的謀財害命案。社會上的人沒一個不以為奇怪。都說除了夸萊司之外。怕沒第二個偵探能破獲這案子呢。大偵探夸萊司的聲名自此更為震動一時了。

●紙帳銅瓶室贖墨

(逸梅)

夏綺秋。衡陽人名。紹笙字白也。降生時笙簫出雲。異香盈室。因名重謫僊人。著樂府數十巨册。王湘綺題之爲樂經。工畫山水。又擅龍蛇體書。小楷則有蝴蝶之名。近勾留海上。蒙書一詩見贈。錄之以入贖墨。過老闌橋寄懷逸梅。君博云。寒山黃葉自成愁。漁火幾星登海樓。多少板橋明月夜。夢魂流不到蘇州。

小說 逐鹿記

(枕 綠)

一間很清雅的書室中。坐着一對比兄弟。還親熱的朋友。一個年方二十。出落得丰度翩翩。儀容表表。他正坐在一隻安樂椅上。笑吟吟的抬頭說道。沙厥蘭。你在那個美術展覽會中。最賞識那一件作品。我們不如各自寫好了。取出來互對試驗。我們倆見識的異同。那站在旁邊的一個少年。年紀似乎略長些。笑點點頭說道。這個主意倒不錯。你真會尋趣啊。他隨熄滅了手指間的雪茄。塞在袋裏。順手在檯上取了一紙。把筆暗自寫着。一看他的朋友。也已寫好等着了。兩人取出一對都笑不可仰。沙厥蘭止笑說道。那惹莉的天女刺虎圖。(枕按天女刺虎係一希臘故事)非常繡得工細。吉訥夫啊。你看那淡淡的月光。在遠處望去。竟似挾着一股寒意。那腰如細柳的天女。比絲棉還要柔軟。看伊飄拂的腰帶上。可知那夜風的力量。吉訥夫搶着說道。難道那只蹲踞着的猛虎。不得神情麼。遠望竟像一只真虎。在猙獰之中。帶着幾分惶悚之概。這個倒解意不得的。譬似名角登場。必得一個可人意的配角。作副才顯得全劇的精彩。分外出色。沙厥蘭道。聽說惹莉是一個絕色女郎。文學也很高妙。你本自負不凡。可敢與我一賭。我們倆分道揚鑣。各不相犯。誰能博得美人的歡愛。就佔了優勝地位。另一個應該償他一千塊錢。算是投誠的貢獻。費你贊成不贊成。吉訥夫笑道。你竟把一個毫無關係的女子。引做我們的賭博品。麼。虧你能想入非非。你既發有此議。我們不妨藉此消遣。就各積極進行罷。兩人又談笑了半天。始各至至誠誠的握手道別。

不上半月。吉訥夫得了友人的介紹。在一個宴會中。認識上了惹莉。果然名不虛傳。惹莉的美貌。使人見

之醉心吉訥夫還沒有娶妻便狠命的用情上去體貼得伊萬分感激有一天的薄暮時候伊獨坐在窗邊刺繡忽然想起吉訥夫來暗忖這個少年才貌雙全毫沒有輕浮習氣就是講起話來也只老老實實的言由衷發不帶些些虛飾的色彩真是少年老成所罕有看他待我之情全出至誠不可謂薄照他的本領看來將來定有發展的日子我如得嫁此人後福當不為淺一轉念問伊忽又想着了沙厥蘭他是先認識伊的父親而後認識伊的他除了有特別事故差不多每天要到伊家來的伊知道他是吉訥夫的好朋友所以很優待他伊想他倒也是一個俊俏少年又是有錢但是品格總不如吉訥夫的穩重才學也遜三分伊正在左思右想的時候抬頭向窗外一望恰見吉訥夫自遠而來連忙停繡含笑出迎相將入室坐定蕙莉告訴他道剛纔你的朋友來過了吉訥夫笑問道什麼你提起沙厥蘭時總說是我朋友難道他還不是你的朋友麼伊很可愛的答道自然你才是我的朋友啊吉訥夫悽然說道你不要如此說你還沒有知道你的父親已把你許配給他了麼蕙莉驚問道什麼真的麼怪道我常見他狠命的巴結我父親原來他竟含有這樣無恥的作用說時非常悲感幾乎要吊下淚來吉訥夫竭力的安慰伊總是沒用因忽然問道你的母親素來溺愛你萬事隨你主義的爲何連消息也不來通知你呢伊含酸說道母親果是很慈愛的恐怕這件事情我的父親獨斷獨行特地瞞着我呢吉訥夫道如此也好沙厥蘭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脾氣我很知道的也是一個多情種子家裏又有吃着不盡的財產可以供養美人現在你的父親作此主意真是兩全其美你該十分感謝他我還要在旁恭祝你前途幸福無疆咧蕙莉聽他這番言語再也忍不住了那兩行珠淚從心根酸起直酸出眼眶子來伊知道這是

他傷心憤氣之言。反刀自含悲去安慰他。說我定不肯依我必得奮力保護我身子的自由權。兩人互相勸勉了一番。伊的父親自外歸家。吉訥夫才搭訕了幾句道別而去。

明天上午沙厥蘭穿着新鮮的貴重衣服來到惹莉家中。伊的父親叫做侯茂爾。喜孜孜的接待他。在他面前盛誇自己女兒的刺繡工夫。並說女兒的本領是由老妻指導而成的。老妻的美術在三十年前本也會大受社會的歡迎。只因後來年事老大。家務煩忙。拋下故業。置之不理。作品既少。聲譽漸減。至今雖鳳聲清反而青出於藍。侯茂爾又嘖嘖叨叨的訴說家庭細故。自以為使這班後生聽了可以奉為治家格言。有的還可藉資借鏡。停不多時。僕人端上精美可口的飯菜。是他老人家預先吩咐廚子端整下的。他用誠意陪沙厥蘭吃過了午飯。就要喚他女兒出來替他招待貴客。不料女兒不見。連那老妻也失蹤難覓了。這一來弄得那老頭兒又驚又氣。沙厥蘭知道事為已起。一看形勢不佳。趕忙推說著有事告退出去。

侯茂爾年約五十。兩鬢已經全白。在他數不清的皺額紋上。見得他算計之工。與頑固之極。他的偏執性。竟然劃一不二。價無論何事。他不管。是與不是。他說應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去雖然明知結果不利。也肯挺而走險。總算是實行他的『劃一主義』。這時候他却難了他生平不生兒子。只有一個獨女。從小到大十分鍾愛。如今一去不歸。還賠丟了一個老妻。心中豈不着惱。依他的初見。以為他們倆既然如此。忘恩負義。背我而去。我也何必連戀他們。不如任他們去休。就是他們倆反悔過來。要想重返家門。我也不肯輕易收容。須給他們倆知道些些利害才罷。但他轉念想來。家庭破壞。骨肉離散。究竟不是好現像。老

妻。和。自。己。的。愛。情。好。比。甘。蔗。根。兒。老。而。彌。甜。伊。竟。肯。跟。着。女。兒。離。我。定。有。一。種。悲。怨。迫。伊。至。此。他。料。定。他。們。不。別。而。行。的。緣。故。十。分。中。總。有。八。分。爲。了。自。己。專。斷。行。事。但。他。還。以。爲。他。們。給。他。瞞。乾。淨。了。不。會。因。他。暗。把。女。兒。許。配。給。人。所。以。出。此。激。烈。手。段。他。的。劃。一。主。義。從。此。漸。漸。取。消。差。遣。僕。人。到。各。處。親。友。家。去。尋。找。等。到。遍。覓。無。着。沒。法。奈。何。只。得。登。報。尋。人。說。有。話。總。好。商。量。教。他。們。休。要。一。意。固。執。從。速。回。家。哈。哈。他。自。己。素。來。頑。固。不。堪。這。番。破。題。兒。第。一。遭。受。他。妻。女。的。屈。服。却。就。責。備。人。家。一。意。固。執。起。來。了。那。條。尋。人。廣。告。登。出。了。不。到。一。天。侯。茂。爾。就。接。着。一。封。特。別。快。信。原。來。是。他。老。妻。寄。來。的。信。中。不。知。說。了。多。少。憤。氣。責。備。的。話。最。緊。要。的。意。思。就。是。說。你。如。能。完。全。不。侵。犯。你。女。兒。的。自。由。權。我。們。就。可。以。歸。家。不。然。相。見。無。期。了。他。才。明。白。原。委。因。爲。來。信。沒。有。透。信。地。址。只。得。重。又。登。報。說。來。惹。都。知。道。了。所。請。自。應。照。辦。望。你。們。兩。立。刻。歸。來。慰。我。想。念。的。勞。苦。又。到。了。明。天。母。女。兩。才。靜。悄。悄。的。回。來。侯。茂。爾。也。不。敢。發。作。恐。怕。責。備。了。女。兒。老。妻。心。中。要。不。快。他。們。兩。是。有。連。帶。關。係。的。萬。一。一。老。一。少。實。行。二。次。家。庭。革。命。起。來。又。是。一。去。不。返。家。政。半。途。而。廢。有。誰。承。管。得。下。那。可。不。是。糟。了。麼。他。常。見。他。女。兒。同。吉。訥。夫。的。親。暱。狀。態。也。猜。着。伊。的。心。理。知。道。沙。厥。蘭。雖。然。富。有。將。來。對。於。岳。家。還。不。無。小。補。但。終。不。能。勝。過。吉。訥。夫。的。情。勢。了。事。求。兩。全。只。得。在。語。言。之。間。向。沙。厥。蘭。面。前。道。了。個。歉。隱。隱。約。約。的。訴。說。似。乎。此。事。非。我。翻。悔。實。因。女。兒。心。中。不。願。幸。虧。他。只。曾。在。醉。後。將。言。語。允。許。沙。厥。蘭。並。無。定。婚。的。實。據。沙。厥。蘭。也。沒。奈。何。他。

天。下。事。往。往。有。弄。假。成。真。的。沙。厥。蘭。與。吉。訥。夫。在。當。初。原。不。過。大。家。鬧。孩。子。氣。要。互。相。比。賽。用。情。的。本。領。作。頑。這。無。非。是。少。年。好。事。趁。着。一。時。高。興。訂。下。一。個。有。趣。的。賭。約。來。罷。了。可。是。他。們。兩。既。然。着。手。進。行。就

各真心爲蕙荊醉倒大有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之概此時沙厥蘭經過這番失敗心中有所不甘以爲賭敗丟銀還是小事難道我的本領真不如吉訥夫這小子肯讓他把一個溫香軟玉的美人輕易奪了過去還佔天大的面子去不成他一存了此心便輾轉想法子去謀得蕙荊要謀得蕙荊便想用陰謀去他心腹之患就是他的好友吉訥夫惡念一生殺機立動後來的種種慘史從此發生但是循溯源細流脈脈出自尋常一約間戲言無益從此可以徵信了

金錢萬能是古今的定例沙厥蘭本是小有才的又拿金錢做後盾不上幾個月便弄着一個官職事有湊巧他恰被派在本地做官吉訥夫知道了心中很是歡喜以爲自己的好朋友做了地方官或者本地許多的胥役積習腐敗政事能給他改革過來也未可知他對於沙厥蘭抱有如此重大的希望所以用誠意的頌勉但是沙厥蘭面上敷衍暗中得意因爲從此可以用勢力來做情戰的後備兵了有一次他地方上有五六家連給盜劫後來捉着十幾個盜犯那爲首的尙未就捕沙厥蘭頓時計上心來暗地裏和那些盜犯說通教他們強招吉訥夫爲同黨中的魁首就可免他們一死他們在盜案中兼犯殺案按法是有死罪的現在聽得官長有此交換條件損人可以利己自然一諾無辭在沙厥蘭什麼忍心下此辣手只爲他打聽得蕙荊已和吉訥夫訂有婚約不日就要成婚恐怕成敗關頭稍縱即逝不得不出此下策可憐吉訥夫身不出門禍從天降他好端端的住在家裏剛要預備往侯茂爾家去忽見四個管差到門他還以爲是沙厥蘭有事請他去談話不料那四個官差聲色和前大不相同一擁向前說對不起把他簇擁着出門到官去關在特別看押所裏去了不多一會沙厥蘭開庭審判吉訥夫給差人們押

站。在。強。盜。隊。中。他。竟。莫。名。其。妙。起。來。還。道。是。沙。厥。蘭。和。他。鬧。頑。意。兒。但。又。轉。想。法。庭。上。的。事。情。是。沒。有。兒。戲。的。難。道。我。犯。了。怎。麼。罪。案。不。成。如。我。果。有。違。法。之。處。自。該。受。法。律。的。裁。判。老。朋。友。也。不。能。徇。情。的。他。只。有。舉。眼。向。沙。厥。蘭。望。着。這。時。候。沙。厥。蘭。只。當。得。不。認。識。他。先。審。問。了。那。些。盜。犯。他。們。異。口。同。聲。的。招。說。吉。訥。夫。是。他。們。的。黨。魁。偏。有。許。多。證。據。足。以。證。實。他。的。有。罪。他。至。此。有。口。難。分。知。道。定。有。人。和。自。己。作。對。便。分。辯。也。是。沒。用。只。得。含。糊。笑。認。了。不。一。時。他。的。身。子。已。在。獄。中。他。迴。溯。生。平。從。未。和。人。結。下。深。怨。什。麼。今。天。會。招。此。橫。禍。難。道。明。察。如。沙。厥。蘭。還。不。能。信。我。的。操。行。竟。會。見。難。不。救。他。也。曾。想。到。或。者。沙。厥。蘭。爲。了。惹。莉。的。事。懷。恨。於。我。但。他。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丈。夫。決。不。肯。挾。此。小。小。私。隙。陷。人。於。罪。的。吉。訥。夫。對。於。他。的。朋。友。不。肯。懷。疑。只。自。亂。想。到。別。處。去。還。指。望。事。有。水。落。石。出。之。日。自。己。反。危。爲。安。出。險。入。夷。咧。到。了。晚。上。獄。卒。忽。然。遞。進。一。封。信。來。按。例。監。獄。中。不。能。私。投。信。件。的。他。想。這。必。是。沙。厥。蘭。寬。恩。優。待。之。點。及。至。拆。開。信。封。一。看。寫。信。的。不。是。別。人。正。是。老。友。沙。厥。蘭。信。中。的。話。很。簡。要。略。說。此。事。自。作。自。受。我。也。搭。救。不。得。不。信。誠。實。如。你。會。犯。此。等。不。法。行。爲。此。中。兼。有。殺。案。依。法。爲。首。者。死。無。餘。地。但。我。眷。念。幾。年。來。朋。友。之。情。可。以。勉。力。脫。你。死。罪。至。於。你。在。獄。中。我。在。任。一。日。總。盡。一。日。的。能。力。來。優。待。你。請。你。安。心。便。了。他。接。得。這。信。以。爲。沙。厥。蘭。不。辨。真。情。只。道。我。果。犯。此。罪。但。他。那。種。種。的。好。意。待。我。已。足。令。我。萬。分。感。激。了。這。天。惹。莉。正。等。候。吉。訥。夫。到。伊。家。來。久。候。不。至。心。中。焦。灼。非。凡。忽。然。外。邊。傳。進。消。息。來。說。吉。訥。夫。捉。到。官。裏。去。了。伊。還。半。信。半。疑。後。來。又。聽。得。僕。人。說。吉。訥。夫。爲。了。做。盜。的。事。已。下。監。獄。還。怕。有。性。命。之。憂。咧。伊。素。料。沙。厥。蘭。不。懷。好。意。時。教。吉。訥。夫。租。他。疎。遠。些。但。總。不。想。他。竟。如。此。狠。毒。現。在。伊。知。道。了。恨。不。得。見。了。沙。

厥蘭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他自從伊父取消婚議之後，一來無顏，重見蕙莉，二來做官事忙，好久不到伊家來了。侯茂爾對於吉訥夫素無成見，只知他是一個飽學少年，尚有資格匹偶他的女兒。現在對於此事的猜想，雖不敢直斷是沙厥蘭有意陷害，却也以為照吉訥夫的平日行爲看來，他決不是一個行兇作惡之人。敢幹這樣罪事的，此時蕙莉一腔怨憤，沒處發洩，要往暗地裏去偷哭一場，又以為這是平常兒女的醜態，不屑去幹。伊竭力把悲哀暫時打消，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到了晚上十一點鐘，光景伊瞞了伊的父母及家中人等，偷出門來，直向官衙行去。衙前的門差巡捕，正如睡非睡的，靠在門邊，伊上前去，嬌滴滴的叫了一聲「伯伯」，並說伊的母親有話要告訴給父親。伊自認是獄卒的女兒。伊早在中打聽好了，今天值夜獄卒的名字，所以說得出來。此時伊改扮了一個貧女，身上穿的衣裳，是伊的女僕，躺後卸下的那門差巡捕含糊搭訕了一聲，依舊合上眼睛去尋他的好夢。伊便輕輕走進衙門，到得獄前，伊把頭上的闊邊帽拉下了些朝前去，向那年約四十的獄卒，溫柔靜穆的道了一聲「晚安」，並且稱他先生。那獄卒是一個矮坯，見伊扭糖般兒似的一步步走過來，又是這般客氣，也就陪着笑臉，假意嚇伊道：「你來此做什麼？你如亂跑亂撞，小心着你的身子也要進這裏。」他說時，把手指着監獄。蕙莉笑說道：「不妨，我爲要到這裏去，所以來亂跑亂撞的。」伊又低着嗓子裝做含羞的神氣，說道：「我是來找我情人的。」要求你老人家行個方便。這裏的規矩，是我所知道的。伊從袋中掏出幾個金幣來，授給他道：「這個算不得數，下次補報你罷。但是我知道你們當獄卒的差使，是很勞苦的你覺得冷麼？這裏我帶着新鮮酒菜，本想給我的情人嘗吃，現在先給你老人家受用罷。」此時那獄卒心中大快，接了金錢，受過伊手中提

着的。棹兒一件件。菜端進那獄前小屋中的矮桌上。去他自己取出茶杯來倒酒。儘喝一面。問伊名字。和伊情人的名字。贊伊的美貌。贊伊的聰明。識趣。伊也搭訕着和他胡亂攀談起來。一面替他斟酒。沒一會兒。那獄卒竟毛手毛腳起來。做出種種醜態。伊也虛心忍耐着。趁此機會。探知吉訥夫獄室的號數。並騙他取出了那號獄室上的鑰匙來。又過了一會。那獄卒伏在桌上打盹。已經醉透了。矮人伏矮桌。恰巧配稱。伊不敢耽擱。取了鑰匙。躡足進獄。尋着號數。開進門去。吉訥夫正坐在地上一見了。惹莉心中暗暗納罕。伊附耳對他說。這是你完全受你的朋友冤屈的。你可趁此時急忙逃走。不然後患無窮。他還執意不肯。以為事情總有顯明的一天。我何必私行逃獄。經不得伊苦苦哀求。才合力弄斷了鐐銬。伊打開帶來的包袱。替他換了衣服。一同偷出衙門。來到了十字街頭。兩人相對流淚。伊給他許多銀錢。教他暫時不必歸家。以避危險。不如埋名變姓。匿身在旅館之中。兩人依舊可以時常會面。等到有日。沙厥蘭失勢了。再作道理。吉訥夫受了銀錢。點頭答應。看惹莉走向回家的路上。及至不見伊的影子。才回身投奔旅館。中去。暗中却自歎道。像我這樣一個昂藏男子。不道要仗一個弱女子來救護。又不道從小相親的老朋友。竟在此時待我如同仇敵。慚媿啊。慚媿他。雖如此歎。想但是仍能原諒沙厥蘭。以為他作事並非全出本心。不過見色起意罷了。我本不惜犧牲。一個女子去恢復朋友的舊情。只是惹莉待我的恩情。不為不厚。伊又不肯降心俯就。沙厥蘭這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了。

到了明天。滿城遍張賞拿逃犯吉訥夫的官廳告示。有許多知道沙厥蘭與吉訥夫兩人交情的。不免在暗中譏刺。沙厥蘭說他的手段太嚴厲了。便是侯茂爾也存這個主見。惹莉却只裝做沒事一般。和着衆

人作猜想吉訥夫如何逃法的語調還夾着幾句慶幸的話。

俗語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惹莉既經這番挫折伊的母親接着忽然害起病來上半月就與世長辭了沙厥蘭得着這個消息知道現在伊完全落在伊父親的勢力範圍中有法可想了便拚命的和侯茂爾連絡感情侯茂爾見他肯屈尊相就自然歡喜便乘間對他的女兒說道沙厥蘭雖不能像吉訥夫那樣稱你的心但他也是一個知禮君子又是有財有勢像我家這樣門第和他攀成親戚也不致辱沒了自己可惜你的母親使我和他失租了惹莉不響他接着說道現在吉訥夫是一個罪犯又正在逃那婚約等於無形取消了如肯從我的主意那沙厥蘭不是薄情人或者他還想念你咧惹莉聽着這幾句話暗悲身世禁不住淚流滿面停了半晌伊很可憐的說道無論如何我終不能嫁沙厥蘭伊含淚望着伊父親的面似乎要求他的慈祥但伊父哼了一聲却便走開去了。

一輪明月照在大生旅館後面的一簇雜樹林上樹葉如蓋月光從葉的隙處漏在地上却也不多在這光中雙影微動任你那個天大本領的大偵探家也不會知道這密密叢林中此時正藏着一對癡男怨女吉訥夫握着伊的玉手淒然輕說道你愛我的心我永不敢忘記總是我的不祥之身累你負你如今被誣難白好像葬身在墳墓之中又像失足在深黑的坑井中幾乎永無重見天日之望了久居此間雖能常常和你會面求得片刻的安慰也是乏味得很況且日子長了恐防發生意外我不如遠走斐洲了此劫後餘生罷現在你方在妙年何愁不得好夫婿便是沙厥蘭他也能將真情待你的你但看他肯爲了你犧牲朋友交情就可想而知了我所以出此一計無非爲求保你日後的幸福起見也是自求永慰

的法子願你諒我。薏莉低聲說道：「你去不得的啊，那邊是蠻煙瘴雨，虎狼作窟，像你這樣柔弱的身子，此去凶多吉少，你一去了，令我望穿秋水，盼斷征鴻，喚你不應，想你不見你也忍心麼？」伊說時不住的將手帕拭眼，聲音有些慘顛。吉訥夫微微歎了一口氣，裏從袖中取出短刃，對着自己的喉嚨，一頭毅然說道：「你如要我不去請死在此，要我不死還是讓我去的好罷。」薏莉驚慌極了，連忙奪去了他手中的短刃，狠狠的把牙關緊咬一口，長歎一聲道：「由你去罷，只要請你再留一個月，我要趕做一件紀念品給你。」

咧吉訥夫才勉強答應了。一個月後的那樹林中，他們倆又在晚上那原處會面了。伊謹謹慎慎的遞給他一只小錦囊，囊廣約三寸許，上面繡着無數蠅頭小楷，但是筆致清朗，湊在月光下細細觀看，可以辨察出來，原來是一首千韻的長歌，叫做可憐儂曲，那是薏莉自己的手筆，極悽惻纏綿之致。吉訥夫連讀了幾遍，幾乎要把自己離別的初志打斷了。他試搦那囊時，覺得裏邊軟如無物，却又可握，伊不待他問，就告訴他說：「那是我特地斷下來的長髮，算是表明自己一點微意，情如髮之長，心如髮之細，質如髮之柔，而命如髮之輕，又薄片刻之間，與已長別離這幾句，是伊可憐儂曲中的一小段。此時伊提出來，背給他聽。」吉訥夫很懇摯的謝了伊一聲，好好收藏了那小錦囊，相談不多幾句，他就和伊道別了。

吉訥夫去後，音信全無。薏莉抱了達觀主義，曲自譬解，也不十分悲傷。伊的父親要強迫伊嫁沙厥蘭，但伊把一死來抵制。沙厥蘭知伊立志已堅，不能勉強，只得暫斷癡想，不上一年，他因為辦錯了一件案子，觸怒上司，用去許多金錢，竭力運動，才得革職免罪。他在愛情方面益發淡薄了，要想隨便娶了一個妻

子安分度日。但是本地的女子都知道他的行為。沒人肯嫁給他。

光陰容易。冷不防十年過去了。有一天侯茂爾家有客。手提皮包叩門投刺。僕人們不認識他。他却門徑很熟。自己走向侯茂爾的辦事室中去了。這個客人面目黧黑。頭髮已經花白了。本地街上的人都像從未曾見過有此人的一般。就是侯茂爾見了他。也是一呆。

本地的人都說。看結婚去。新娘容顏嬌豔如昔。新郎的年紀却像比伊大了一倍。此次的婚禮最足鬧動一時。那禮堂上。玫瑰花鋪堆滿地。排場的華貴足令人讚美。歎羨。因為新郎新從斐洲回來。挾有歷年積下的財產。其數可驚。那革職的本地官長沙厥蘭也去道賀。觀禮。因為他是新郎的老朋友。新郎笑對他說。我用誠意來感謝你。我們要是沒有你在中間橫生作用。恐怕兩人間愛情還沒有這樣的濃厚。伊或者不肯爲我苦守這十年呢。

這是希臘的故事。我會用筆記體裁。譯作塵寰古豔志。載申報自由談中。現在參以己意。化成白話體的短篇小說。以廣傳揚。此事不必求知。是真。是假。但如吉訥夫的寬洪大量。惹莉的一往情深。沙厥蘭的喪天害理。侯茂爾的年高識淺。都足令人讀之興感。又如此事顛末。弄假成真。戲言無益。寓意警世。凡此種種。都有採做小說資料的價值了。 著者識

●庚申冬日述懷

(一 明)

落拓浮生廿四秋。驚寒雁陣使人愁。殘山贖本莽千里。擊雨罡風亂九州。煖
酒怕翻亡國史。圍爐相對屈盧矛。丈夫須遂匡時去。忍作偷生怕死儔。
風雪梅花歲又殘。男兒鉄血不知寒。龍泉未試心先熱。鴻志難伸淚暗彈。鑄
錯問誰遺國恥。燃犀直欲照神奸。成仁拚把頭顱換。踏遍三山夢始安。

滑稽小說 頑皮學生

(綺緣)

在下脫離學校。轉眼間已有好幾個年頭。迴想青燈黃卷。朝夕揣摩的時候。也着實有些趣味。可供咀嚼。這番驀地想起有一個頑皮同學的趣史來。且替他描寫一番。也可博得閱者諸公。開顏一笑。只當他是治療愁悶的妙藥便了。

這個同學。生得縮腮尖口。身材短小。竟同猴兒一般。到得後來。人家把他真姓名都抹去。只趕着叫小猴兒。他也並不着惱。只笑着回道。我這猴兒。並不會被人要。只會要人。你們大家留心些便了。他這人生得刁鑽促狹。家裏沒一個不恨他。怕他的。便是父母也沒法處置他。只好檢個最嚴厲的學校。送他進去。非是星期不准回家。藉此圖一時清靜。他平日遊戲三昧。慣的也並不反對。爽爽快快的進去了。在第一天。照例要考試一篇中文。審查以前的程度。他恰巧同一個年紀很大的學生坐在一起。他自己程度本來夠得對付。見了題目。仍是和人說笑。同座的却被他攪得慌了。板着面孔道。這還成個什麼樣兒。你預備繳白卷。人家還要做的呢。他本是絕頂聰明的人。眉頭一縐。早已計上心來。口裏雖是道歉。不迭心中。却趁此機會。已把他做成的文字大半篇一一都記在心裏。提起筆來。颯颯的一抄。只末後略為添了一兩句。登時繳了上去。同座的是個老實人。絲毫沒有覺察。依然句斟字酌。慢慢的謄清呈上。這篇卷子做得確好。故此心裏還非常得意。不料教員把卷子收齊閱看。見有兩篇雷同的。明知有人抄襲。便把繳卷的先後一查。心裏已有幾分袒護猴兒了。停回叫他兩人上去。問誰是抄人家的。雙方都不肯承認。却想出一個法兒來。道是自己做的東西。總能夠記憶。便叫每人再行默寫一遍。他是預備好。有這一着的。久已讀

得爛熟依舊不假思索一揮而就同座的腦筋遲鈍反而記憶不清勉強斷斷續續湊了一篇却同原稿大不相同因此結果完全失敗還重重的受着訓斥以後雖然把他恨得牙癢癢地永不交談却也沒法兒處置他從此這頑皮學主也就一鳴驚人無人不有些畏懼他了

他肄業的學校規矩極是嚴厲待學生竟同囚徒一般內中狠有十幾條不近人情的規例恰也沒人敢去觸犯一次他進去了幾天就要想出法兒來推翻幾條苛例原來學生是不准帶食物進去吃的隔了幾天就要搜檢一次把抄出來的東西搬到教員室裏去作公共的食品大嚼一回他看在眼裏星期日去買了一罐雞鬆吃個罄盡再包了一角洋錢的皮絲煙放在裏面仍舊好好的封好擺在牀頭居然不多一回就搜去了有幾個害饑癆病的教員一看見上面有美味雞鬆四個字立刻把蓋兒揭去大家都來染指第一個拈了一撮送到嘴裏去登時結結巴巴講不出話來吐個不住第二第三也是如此還有不會嘗着異味的還故意去拈些兒領略一番纔曉得上了當真同啞子吃黃連一般又不好張揚出去他却伏在窗外捧腹笑個不止低低說道我的東西可好受用嗎

學校裏有一個鐘樓只要下面扯着繩就會發聲每日起來睡眠都用他作記號的校長還恐怕夜間偷有不測學生不會起來有時故意在三四更天把鐘敲起把大眾都喚起到操場列隊點名不到的立加懲罰藉以防患於未然他也曾經嘗着一回味兒便想借此尋開心起來這時候還在春初天氣尚冷他故意不睡多着些衣服從半夜裏跑到鐘樓下面去把繩亂拉等響了幾十下纔去尋一塊僻靜處藏好那幾百個同學聽了都陸續起身到操場裏去心裏埋怨校長虐待我們校長却還當是出了什麼變故

嚇得把教職員一齊喚起東奔西闖。却一個學生也找不出。還是學生方面等得多時。纔請個代表去把校長請來點名。這時他早已混在裏面暗暗地笑。校長到了。問學生深夜聚集是什麼意思。學生也問校長深夜呼喚是什麼意思。到這時候方曉得內中有人作怪。恰也檢查不出。只好大家認個晦氣。凍了半夜。只有他却預備好的。反不覺得外面的奇冷呢。

有一個中文教員。因為他頑劣。在講堂上。罵了幾句。他又想報復了。到得明天。上中文課時。把襪脫下。只跛着鞋子。進去他位置在第一排教員的一雙眼睛。雖是十分近視。却看見他的脚。着實有些可疑。忍不住走下來問道。你着的是什麼東西。他舉起脚來道。是新買的肉色線襪。先生可是嫌他顏色不好麼。教員無言可答。以外的同學。却鬨堂大笑起來。教員明知有異。重低下頭去。細細審查了一回。纔老羞成怒。下了課。叫校長記了他一次。過他。却還非常的得意。

他平日對於同學。也是百般侮弄。吃他虧的人。很多。有一次幾個人聚集了。商議說是我們鬪智。不是他對手。除非角力。他晚膳以後。向來總到廁所裏去。一踏要經過一條甬道。平日不大點燈。本是很難走的。決議分頭埋伏在那地方。等他去時。圍毆他。一頓又分辨不清面目。難以報復。原也是個上策。那知却早被他探聽明白。只做不知。等到晚餐過後。自己鬼鬼祟祟的。到監學室裏去。告密說是一般同學都秘密集合在一處地方。打算要排斥監學呢。監學本來嚴厲。爲他生得頑皮。不大理會他的。這番爲着飯碗主義。也有些心慌。便道。我本不信任你。此番且隨你去。要是撒謊。再處治你不遲。就隨他前去。並不聲張。恐怕被他們逃走。等得走進甬道時。猴兒故意說道。黑洞洞的叫我一個人走起來。真有些害怕呢。那班

埋伏好的人聽着聲音。一些不差。登時。蠶擁而前。拳打足跌。却不料。監學首當其衝。大大吃了一番虧苦。他却藏在黑暗裏。竊笑。監學被他們打得急了。纔喊道。你們好大胆子。竟敢侮辱師長。非一概除名不可。大眾聽得口音不對。纔著了忙。不敢出聲。一聞而散。監學却還感激他不住的。說道。這番真虧你報告。不然還不曉得他們蓄意反對我呢。但是猴兒却一舉兩得。總算私仇公怨。一齊都報復的了。

學校裏的房屋。本是廣大。一到夜裏。冷靜非凡。學生要起來小解。也要走出去好幾百步路。有些胆小的。免不得就要見神見鬼。大家都有了戒心。其實並沒有什麼怪異。他却利用這機會來作耍人了。有一次。看見個鄉下人。抱着個小猴子來賣。他便給他一塊錢。買了來。自己縫着一件衣服。一頂帽子。給他穿戴了。悄悄的裝在書箱裏。帶進學校去。到晚上。放在寄宿舍外面。那小猴兒本是野性未馴。一時問脫了羈絆。免不得手舞足蹈。東奔西走。有幾個學生出來。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只見他來去如風。又和人的樣子一般。便當他是鬼怪。大家發聲狂喊。有幾個人還嚇倒在地。爬不起來。明天又怕監學斥他們迷信。不敢告訴。只相戒不再起來。猴兒却道我降慣妖的。便一人獨去。何妨其實早趁此把個小猴兒送到牆外。免得着了痕跡。這也是他乖覺的地方。

有個國文教員。是老學究出身。頑固不過。他上講臺。伏在教案上點名。是把全身重量都壓在兩臂彎上的。姿勢極為可笑。有一次他嫌猴兒的作文太滑稽。說他不成器。訓斥了一頓。猴兒又想處置他了。趁在上課之前。把教案移了位置。一足懸空。三足着實。却因重心關係。外面並看不出。來到得鈴聲一響。老先生搖搖擺擺的走上來。行了個鞠躬禮。仍照舊例。把雙手向案上一撐。少不得羞然一聲。把老先生連教

案都跌了個元寶翻身玳瑁框的眼鏡也跌碎了額角上還墳起了一個大瘤呼痛不止又不好怪着別人只得蹣跚出去就此停了一小時課猴兒却低低說道平日價倚老賣老這番纔成真的老壽星呢老先生後來打聽出來也因爲沒有充分證據不好奈何他只有暗中扣幾分分數罷了

學校裏的飯菜本是惡劣不堪叵奈校長同庶務長因爲可借此多得些回扣反要庇護廚夫有時學生鬧風潮時便發訓話道你們是求學來的不是爲吃飯來的廚夫只要給你們吃飽就好了別的問題不必論他大衆聽了都忿忿不平又想不出個好法兒來懲罰他只得求計于猴兒猴兒笑道這是很容易的他叫我們吃飽我們只要吃不飽就可發話了大衆都被他提醒當下磋商了一回便在明日吃午飯的時候大家格外少吃些比平時減去了一大半剩了幾十籬飯天氣又熱不能再留廚夫只得把來散給窮人心裏却高興非凡以爲大家替他節省起來一天可以省一兩担米這財是發定的了明天格外少煮些不料這班學生是預備好的沒一個不狼吞虎嚥吃了再添極少的也吃了四五碗不多一回已經籬底向天便要重責那裏來得及學生狂噪起來校長沒有法子只好忍痛把廚頭革了算是賠罪從此也不敢多取回扣再薄待那班學生了

舍監是個極漂亮的少年只可恨嚴厲不過學生從來沒有人敢去接撥他有一次猴兒在操場上解手犯了校規被他看見了走上盡力一拖跌了一交便溺都淋在衣服上心裏恨極了恰巧明天舍監換了件新做的外國緞狐皮袍子正在顧盼自喜猴兒故意等他走來就撩起衣服背着他小解舍監一言不發抓住他領口一拉猴兒假作一慌把身子掉轉溺便射了他半件狐裘都是濕透舍監氣極了要上

去打他。猴兒却從從容容的道：「先生這可不能怪我。即使犯了規則，也可以待我解完了手，再責罰不遲。爲甚趁這時候來施野蠻手腕？我受了一驚，自然更覺忍不住了。」舍監辯他不過，只得照舊章記一次過。就算罷休。到後來，每逢着這件衣服，還是怪心疼的。

猴兒最喜歡吃棗泥月餅。時索偷帶進宿舍裏去。有一次也免不了搜檢。眼看着被一羣教員分肥自己，反弄得饑涎欲滴，好難過。另外有個同學，還走來譏誚他。猴兒恨道：「下回你也爲月餅闖了禍，我纔歡喜呢。」那同學笑道：「我從來不吃這東西的，你就要幸災樂禍也。尋不到題目呢。」猴兒笑道：「你且領略我的手段，便了。到得星期日出去，故意買兩匣精緻月餅，把餡挖掉些，中間塞些麻醉藥，依舊封好，上面寫着那同學的名字，收再授意一個用人在上課的時候送去。學校裏平日的慣例，送進來的東西，總要搜檢一遍。這番見是月餅，就循例送進教員室裏去。大家分嘗，分嘗不多，一回都倒在桌上，東橫西豎的睡着。這半天竟沒有教師上課，便是校長也在數內。等到藥力將退，纔先後醒來，曉得着了道兒，面面相覷，無可如何，只好把那收受月餅的學生暗暗記下，借別的事報復他一番。恰好又中了猴兒的道兒，雙方心裏還都永遠不會明白呢。」

校長先生是個假道學。他夫人閻範極嚴，只要作聲一吼，他便立時徧體酥麻，雙膝跪到演那頂花磚的趣劇。他夫人醋勁又利害，要是見丈夫有些形跡可疑，時立卽大起風波。故此校長也決不敢有什麼踰越範圍的舉動。這是合校皆知的。猴兒又想到這個好題目來，便請假出外，明知校長不在家裏，偏打電話去找他，還假裝着女人的聲音，說上許多肉麻話，并且約他晚上前去歡敘。這電話自然是校長夫人

接的無怪要醋味直衝烈火直冒對着電話一頓臭罵猴兒知己中計也就走了當夜校長回去夫人勸令跪在牀前叫他供招校長也不知是爲什麼緣故并且也分辯不明白只得賠盡小心還行了許多鞠躬大禮纔得怒氣稍平但是仍要拘留在房內一星期不許越雷池半步怕是再同他情人暗中往來從此連校中也不能自由前去真可算是不白之冤了

猴兒作弄人的伎倆雖然層出不窮然而那裏能夠長久守着秘密不多幾時已經破獲了幾樁一般被他侮弄的人都恨得牙癢癢地校長心裏想開除他又因爲同他父親是至友投鼠忌器不忍出此一着然而一次兩次的記過却絲毫不會發生效力弄得無可如何就想出個妙計把他搬在監學室裏自修連吃飯睡覺都同學監舍監在一起藉此監督他行動他初進去幾日也頗感着些不便不多一回也就慣了依舊想出古怪法兒來有一天他看見學監牀上擺着一個熱水瓶是夜裏代湯婆子用的就把來偷的藏在懷中用錐子鑽了一個小孔把些洋蠟燭油塗上封好仍放在舊處當夜監學把熱水灌在裏面放在被裏不料燭油遇熱立時鎔化水便流了一牀嚇得學監跳起身來反凍了半夜明天把瓶細細一看纔曉得原因心中未免有些疑著猴兒所爲有天同舍監閑講起來舍監也道這孩子可惡得狠我也吃過他虧苦總得大家想法子處置他纔是猴兒聽在心裏暗暗打算道人家說先下手爲強不要被他們先算計了去因爲那舍監素來愛潔淨的就在這上面着想也不嫌齷齪到毛廁裏夾上一塊糞藏在僻靜處曬乾親自研成極細末子趁他不在房內時在帳頂上四周灑等到睡覺時已有好些落在被褥上舍監覺得臭不可耐睡眠不穩就掀起帳子順手掣一件衣服敲撲一回更臭得利害了幾乎要

作吐。嘔。只好把棉被蒙頭而睡。天明起身一看已經到處金黃。明知受人作弄。也只好把帳褥盡行更換。自己接連洗了幾天澡。方纔覺得好些。這還算不得極下作的惡作劇麼。

猴兒有一次害起腸胃病來。倒在牀上。廝喚醫生配了藥給他吃。叫他明天再搬到醫院裏去調養。他却又在當夜尋起開心來。到得劇痛稍止。人家都早已睡着了。他却咬着牙齒。捱將起來。檯上有現成的紅黑藍三色墨水。便用大筆蘸起把學監塗了個黑面孔。花白鬚鬚都染藍了。舍監却塗成藍臉。大紅眼。眶宛如一對妖魔。出現自己。纔擲筆一笑。把門窗大開。安心去睡。却故意哼哼不止。明天早晨這兩位先生起身相對一看。都嚇得大吃一驚。正在駭怪。校役捧了臉水進來。嚇得把盆都攞下。竭聲喊道。清天白日房裏出了妖怪了。你們快些來瞧。有些起來早的學生。都聞聲而來。仔細一認。竟是兩位先生在那裏串戲。無不笑得打滾。也不能禁止他學監等心裏。雖然有些懷疑。猴兒只是他。哼聲。尚是不止。據醫生診斷說。比昨天還加重些。可也不能算他是嫌疑犯。只好攔將起來。成了一樁疑案。其實他這病加重。還是夜裏又多受風寒的緣故。

猴兒的病好了不多幾天。又想出個新鮮頑意來了。原來他在字紙籠裏檢出一張較長的。照片。却還完好。無缺。他便藏了。出去又買了一張最時髦妓女的全身照片。恰巧有一套照相器具在家裏。他便添些佈景。如法泡製。等到曬出來。兩個人面龐相對。足尖相並。確是絕好一幅愛情畫。不禁對着他笑道。名花相對。雖然使得老奴多享些豔福。停回風流罪過。發覺起來。可禁受不起呢。把個信封裝好。寫上地名。註花緘兩個字。便投到郵筒裏去了。校長夫人本來歡喜檢查他丈夫往來的函件。驟然看見這件照片。直

把無明火提高了三千丈。立刻打電話喊他丈夫回去。可憐校長還如丈二的和尚一般，摸不着頭腦。他夫人却迎面就睡了他一口道：上次還說是別人害你這番真憑實據都拿獲了，還要推托嗎？這姓花的定然是個娼妓，你迷戀着他就不顧家裏了。怪不得這個月裏一個錢也不會到家。原來都津貼這班娼妓去了。你還有良心麼？說罷就劈面撞來。校長也氣昏了。看見他撒潑，又平日縱容慣了，不好抑制他。只微微閃了一閃。他夫人乘勢跌在地下大哭起來。口裏還喊着某某校長某人狎妓辱妻，竟要置之死地。一面還要搶刀覓剪，尋死作活。校長慌了一疊連聲的辯白，還帶罰咒。夫人總不相信，不肯起來。校長急得涕淚迸流，禁不住叫起撞天屈來。還有幾家親眷也趕來做好做歹，纔算把他夫人扶到牀上。還要派校長的不是說你們男人家十九如此無怪。妻子要生氣，只要下回能夠改過，平平他的氣便了。校長沒法兒想，只好認個委屈伏在牀前討饒。還被他夫人推出房去，足足享了半個多月的閉門羹。又氣悶又冷靜，好不難過，却並不曉得是那位高足害他的。

校中告假，非是家裏來了確實的函件，不能許可。有一天猴兒靜極思動，要回去走一跑，想要請假。校長板着面孔道：你有特別原因麼？猴兒道：我的父親害了重病，不得不立刻回去。校長發怒道：胡說！你父親我今天還同他談話的，你便要撒謊麼？猴兒笑了一笑道：我是在夢裏看見他生病的。校長推他道：快些走開。夢裏的事都可以當真麼？猴兒道：我曉得便真的不想回去了。那天夜裏猴兒便睡的不起來。校長走去推他，他却假作夢，噙隨意亂罵。校長把他臭歷史一概搬將出來。校長怒不可遏，就用兩手擰他耳朵，拉他起來。猴兒假作醒來，問什麼緣故。校長怒目道：你膽真不小，爲甚罵我？猴兒慢慢的道：我昨天辛

苦。多。睡。了。些。時。候。雖。是。不。依。校。章。人。却。並。沒。有。罵。先。生。不。要。誤。會。了。校。長。忿。忿。道。你。還。要。狡。辯。你。夢。中。不。是。辱。罵。我。的。麼。猴。兒。佯。若。無。事。的。道。原。來。如。此。只。是。昨。天。先。生。說。的。夢。裏。的。事。不。可。當。真。難。道。我。夢。裏。的。言。語。就。可。當。真。麼。校。長。被。他。說。得。啞。口。無。言。只。好。拂。袖。而。去。猴。兒。依。舊。佔。着。最。後。的。勝。利。了。

猴。兒。在。學。校。混。了。幾。年。快。要。畢。業。了。家。裏。已。經。替。他。訂。了。婚。約。到。了。迎。娶。那。一。天。恰。巧。是。星。期。日。學。校。休。假。一。般。同。學。都。去。賀。喜。趁。此。要。報。復。他。一。番。都。盤。踞。在。洞。房。不。去。說。要。歡。聚。達。旦。犧。牲。他。的。美。滿。良。宵。那。天。猴。兒。畢。竟。要。斯。文。一。點。不。能。夠。過。于。放。縱。遇。着。這。班。頑。皮。的。人。却。也。沒。法。對。付。待。真。要。去。喚。校。長。或。學。監。時。又。未。免。不。近。人。情。并。且。同。學。裏。面。生。了。惡。感。終。究。不。安。但。是。讓。他。真。鬧。個。通。宵。心。裏。也。捨。不。得。這。第。一。夜。的。風。味。又。怕。人。家。笑。他。也。有。計。窮。力。盡。甘。拜。下。風。的。時。候。於。是。微。微。思。索。了。一。回。假。做。外。出。送。客。喚。了。一。個。用。人。附。耳。說。了。幾。句。不。多。一。歇。門。外。鑼。聲。大。鳴。一。片。人。聲。都。說。是。某。某。學。校。裏。失。了。火。了。同。學。都。大。吃。一。驚。不。敢。句。留。一。齊。散。出。絕。跡。飛。奔。的。向。學。校。裏。去。那。曉。得。撲。了。個。空。影。響。全。無。純。是。猴。兒。使。人。捏。造。的。這。時。候。久。已。重。門。深。閉。消。受。他。的。豔。福。去。了。大。衆。也。一。笑。而。罷。以。後。他。們。夫。婦。間。的。笑。話。雖。然。不。少。但。不。屬。于。這。篇。小。說。的。範。圍。只。好。改。天。再。談。了。

實事 小說 中冷悽跡

(逸 民)

余客京口時。輒喜閒步江頭。飽看天然圖畫。惟見大江東流。每慨人生塵世。亦如此水之去而不返。滿腹牢騷。時增伊鬱。正徘徊間。至友王子迪凡來。見余狀。于是力捉余肘。偕作勾欄游。藉解愁悶。王子所眷者。名小蘭芬。年方二七。嬌小可人。王子愛之甚。余因戲語王子曰。子殆欲偷嘗荳蔻風味耶。王子忽鄭重而言曰。小妮子固已不凡。然與若姊較。則猶有遜。余因詢其所謂。若姊者何在。王子慨然嘆曰。紅顏薄命。自古皆然。然未有如若姊蘭芬之遇之可悲也。爰將蘭芬哀史。爲余道其詳。余聆其言。乃不覺拋却牢騷。而作無謂之綺感矣。歸寓後。蕭齋岑寂。兀坐無聊。乃撫拾所聞筆而志之。蓋亦千古同悲之恨事也。

蘭芬姓李。姑蘇臺畔人。父紹裘。爲淮鹽商。母柳氏。生子女三。子名文成。武達。女卽蘭芬焉。蘭芬異稟。天生伶俐。聰穎。父母愛之逾掌珠。肌膚如雪花。搏成眉目。尤娟秀如畫。紅衫一襲。宛若天仙。戚好見之。莫不喜與戲逗。蘭芬亦絕不畏避。輒以笑迎。紹裘性豪闊。凡名士來揚。必竭誠款待。車馬盈門。視爲常事。每徘徊于南河沿下。間柳尋花。遇有絕色名姝。苟得一親芳澤。千金不惜也。故勾欄中。每呼李爺爲財神。奢可知矣。子女三人。延一名孝廉爲師。蘭芬敏慧過人。經師口授。輒能成誦。兩兄弗及也。詔光易逝。寒暑屢更。人事變遷。莫由逆料。蘭芬十歲時。淮水南北疫癘流行。一日紹裘宴罷歸來。忽攫斯疾。亟電滬鎮名醫來家。珍視醫藥。川資耗去數千金。卒無挽救。越七日而撒手長逝矣。柳氏念夫情切。悲鬱之餘。頓成痼疾。不期年而亦瑤池命。駕時蘭芬年十有一。兩兄俱已成丁。書乃輟讀。不意執袴性成。視父尤甚。日事嫖賭。喜交下流。蘭芬偶作忠言之勸。詎兩兄輒加冒罵。蘭芬徒自悲懷。惟背人暗泣而已。服闋後。兩兄揮霍更甚。需

錢則回家。恣取平時蹤跡。杳如如是。數年所謂動產不動產。俱已揮霍淨盡。繼乃逋負纍纍。無法償還。于
 是忽發奇想。悉將家中所有席捲背妹而遁。蘭芬以嬌弱女子。既喪怙恃。又失兩兄。孤苦零丁。益增悲慘。
 尋思無策。惟有忍淚含酸。往懇姨親田魯。並求庇蔭焉。田之左隣有馬嫗者。向恃販賣撮合爲生涯。蘭芬
 固不識其爲三姑六婆也。每遇嫗。必以尊長禮之。嫗亦似甚愛蘭。不知嫗之愛蘭。乃愛其年華三五。美若
 姮娥。將以自遂其巨大利慾耳。朔風獵獵。急景催年。時田魯賦閒既久。虧負甚多。避債無臺。徬徨終日。蘭
 芬覩狀。輒強承歌笑。冀解其愁。而田魯反謂其多作輕賤態。且嗷曰。若非爾等坐以待哺。我何至有今
 日哉。蘭芬經此辱詈。慚憤欲死。徒以兩兄未歸。父母未安。窀穸不得。不偷息人世耳。正背人垂淚間。忽馬
 嫗含笑來。卽問田曰。爾何若。是不豫耶。魯以年關伊邇。對嫗乃極意寬慰。並乘機與魯作耳語。魯首肯者。
 再頓覺喜形于色。蓋嫗許貸金于魯。而以蘭芬作質也。嗚呼。此金一貸。蘭芬之厄運至矣。傍晚馬嫗袖金
 來。魯檢點後。遽納于懷。旋嫗又低語者久。魯頻點頭。送嫗出年事。既畢。魯遂懷金出門。將所負夙逋。悉數
 償清。度歲裕如。親友咸羨。歲朝而後。迎來送往。熱鬧異常。田魯難關已過。乃日赴友家作葉子戲。未及兼
 旬。而債臺又高築矣。未幾馬嫗借款一月到期。不得已乃再就商于嫗。請從寬限。並述目前虧負狀。嫗曰。
 爾誠自苦。亦何足惜。豈去年借金時之言。竟忘却耶。魯曰。非忘也。似不忍耳。嫗冷笑不語。忽改容謂魯曰。
 余之借款。限汝今晚本利歸來。否則當起訴官廳。控汝詐欺取財之罪。魯聞言。惶悚無地。乃急變語答嫗。
 曰。余誠頑鈍不聽。老人良言。况前欸未償。焉能再求援手。仍請設一善策。俾了虧負。嫗曰。余因悉汝窘狀。
 故爲設此計畫。否則與余何干。既知好意。當聽余言。則凡事都可解決矣。爾意果決。余姑再通融若干。俾

爾先料理瑣債。然後布置其他方法。田魯在負債如麻之際。乃毅然答道。老人待我厚。感激萬分。且該妮子非我所生。我得因貧而減口計亦良佳。况其兩兄飄泊天涯。不知何往。爲匪爲丐。或存或亡。俱無從卜。余意已決。悉從尊言。今後余當先令該妮子爲老人乾女。庶便相機行事。嫗聞魯言不禁歡笑。曰。余固料汝愚不至此。汝既信我。我當再借汝五十金。先去償還瑣債。餘待事諧。或可再有希望也。言已卽入內取銀出。魯袖之而歸。適家中債戶紛集滿坐堂中。一見魯回齊起詰問。勢甚洶洶。魯傲然曰。區區之數何用大驚小怪。爾等視余豈肯圖賴人性命錢者乎。債戶聞田魯言。咸相顧咋舌。悉縮就位。默然無聲。魯乃按負照給債戶。卽斂容退著者曰。此時田魯懷銀五十。卽現此氣勢。凌人之概。與負欠時判若兩人。金錢能力如是之大。無怪擁資千萬者之恣意妄爲矣。殊可嘆也。田魯俟債戶退去。卽取出若干銀錢。囑其妻趕辦肴饌。俾進晚餐。妻乃奉命維謹。卽密託後隣女僕購買食品酒饌。既具。夫婦對酌。兒女承歡。家庭快樂。大非負債時之窘况矣。然田固快樂。而蘭芬則目覩情形。常深悲感。天下傷心事。孰有過于舉目無親。寄人籬下乎。馬嫗自兩次借金後。遂不時排闥來見蘭芬。淚痕斑斑。每極意寬慰。時作憐惜語。蘭芬天真爛漫。焉能識其詐術。自後每見嫗來。輒改容爲笑。日既久。蘭芬偶至嫗處。閒玩。魯見蘭與嫗感情漸洽。乃乘間言過。繼事嫗則佯云。何得此福。蘭則戀慕愈殷。復經田魯僞告曰。此兒童年失怙。尙待老人陶成。庶日後嫁壻作家。不至稍踰婦道。幸勿見却。嫗乃首肯。蘭芬立改呼爲娘。田魯此時喜可知矣。自後蘭終日依力任晨昏之省。一日春光明媚。嫗與蘭對坐窗前。共話廣陵風景。正談論間。忽一女客掀簾入。嫗視之。乃姊妹行來自京口之李三娘也。不覺喜出望外。寒暄之下。知三娘無多。耽擱。嫗卽堅留下榻。並云有事。

待商幸勿嫌慢。三娘許諾並詢頃所瞥見姿態盈盈之小姑何人。耶。嫗曰：乃繼女蘭芬。刻往廚下烹茶。三娘羨愛無似。因又叩其由來。嫗曰：余與妹欲談者正此耳。乃即密語以道其詳。蘭芬代嫗任勞異常。碌奚暇顧聽。嫗言稍頃。茶點畢。獻侍立案旁。聞三娘邀娘赴潤觀都天勝會。謂此會卅年一舉。大有可觀。年老人更不可失此機會。明日當偕姊行。嫗即僞詢蘭芬願往否。蘭芬曰：娘春秋已高。盛會固不可失。兒當看護家門。俾娘安心游玩。三娘曰：小姑年少老成。洵屬難得。惟余謂不然。爾母年事已高。在在需人。爾若不去。則爾母賴何人扶持。不如同行。蘭聆三娘言。即曰：辱承三娘指示。自當謹遵。議既決。馬嫗起立曰：明日既須動身。門戶緊要。待余往託西鄰田嫂不時代為照應。方可放心。命蘭陪侍三娘。已即啓門出。噫。馬嫗此去。殆蘭芬生離死別之最後通訊矣。雖不知馬嫗往作何語。當不出去。臘今正預謀之計。畫耳。稍頃。嫗返。喜向蘭芬曰：爾之表弟妹等。聞爾得同三姨到鎮觀會。皆羨爾福大。又承爾姨母允我照應。門戶爾可安心陪余同去矣。蘭曰：兒福薄。命蹇。以致父母俱亡。念及身世。寧甘一死。惟念雙親未葬。兄長出外未歸。故不得不忍淚含悲。以待時日。今幸託庇蔭下。倍荷垂憐。一線生機。或可稍延殘喘。否則如斯薄命。尙足令人生羨耶。馬嫗一團高興。忽聞此怨憤之言。疑蘭芬已預悉其隱。于是頓現不豫之色。三娘亟事勸解曰：孝哉。蘭姑。輒以父母為念。惟言宜識時。不可任意。娘偶爾有興。允余出游。奈何忽以不歡之言掃老人趣味。蘭芬自知失言。立即笑向馬嫗曰：兒實感激娘恩。祇以自悲境遇。不覺脫口而出。尙求恕兒冒瀆。勿介於懷。嫗聞言。知蘭芬意並無他心。復竊慰。乃亦和顏而言曰：余非罪爾。祇以今日三姨來客。余家極應說些歡喜話。未可對客而愁。或致怠慢耳。蘭芬唯唯。即起立為嫗治裝。嗣復返身入廚下料理晚餐。三

娘與嫗。喁談蘭芬。絕不注意。晚飯畢。三娘故作獎詞云。如許佳味。確是一手好烹調。吾姊何修而得此。義女耶。嫗與蘭謙遜有加。坐談片刻。三娘云。小姑今日操勞。明日又須起早。應即休息。嫗亦稱是。蘭乃辭返。香閨詎辛勞過甚。竟夜不能安神。勉合雙眸。即來惡夢。或己身如入地獄。或似遙見父母互泣。芳心恐怖。毛髮悚然。悲痛滋疑。莫明朕兆。急以被蒙首。切盼天明。日初升。即起就妝。臺盤並躡足往探。三娘已起。未時。嫗正綵縉扣衣。方喚三娘。蘭推門入。三娘曰。何時歟。蘭曰。鐘鳴八下矣。三娘曰。時已迫促。輪船將開。余等不及早餐矣。嫗稱是。乃將門戶反扃。由後園繞至田家。蘭即告辭。田魯夫婦與嫗等乘輿而出。嗚呼。蘭芬此去。田魯夫婦心目中。果何如耶。詎是日風浪甚巨。蘭芬未慣舟居。不勝昏眩。乃入內艙靜憩。行行復行行。傍晚始出瓜口。蘭芬倚窗眺望。但見水天一色。帆檣如梭。東西二端。小山對峙。蓋金焦勝景也。嫗顧蘭而告曰。此揚子江也。彼岸人烟稠密。處即三娘邀觀勝會之所。瞬可到達矣。後見崇樓高聳。車馬如蟻。三娘曰。速事收拾。以免倉猝。蘭乃勉力歸束。斗聞喧聲震天。汽笛亂鳴。輪已傍岸。既抵三娘家。蘭因舟車勞頓。體覺疲乏。三娘曰。連日過勞。宜早休息。蘭乃辭歸他室。不克與三娘輩周旋矣。翌晨起。仍勉力爲嫗梳髻。忽見堂中婦女成羣。心殊不解。三娘見蘭病體不支。切囑其在房靜養。毋庸外出飲食。當由人遞給。嫗與三娘乃乘機從容議妥銀契。兩交手續。既完。蘭猶病臥。嫗於詰朝私行返家。田魯聞信。亟來嫗云。妮子忽爾害病。幸得事已告成。價亦當時收楚。所獲雙百。除爾借去本利外。應酬余二成。恰合此數。作爲兩訖可也。田魯本意殊奢。今乃一無所得。沮喪之色。頓呈於面。後竟含淚訴說。苦况。嫗始憤憤借以二十金。令立筆據。須載明此事完全消滅。永不復提。魯于窮無聊賴之時。亦無如何。惟以悔之已晚。交據收。

銀後卽憤憤而歸。蘭芬一病兼旬，勢頗危險。後雖略痊，奈體已憊甚。病中時喚娘，娘三娘則誑稱汝娘。有要事回家，因爾抱病，故不爾偕。今日尙有所苦否？蘭芬曰：幸託福庇，已覺痊可。三娘曰：余愛爾，故娘又。以爾過繼于余，若輩姊妹，爾其齒序長幼，概以姊妹稱之。蘭芬秉性靈敏，每聞歌聲，徹夜妖女成羣。此中曖昧不言，而喻頓時柔腸欲斷。方知被田所賣，被馬所給，此身已入萬惡之地矣。不禁大哭失聲。三娘曰：姑娘今爲我家人矣，哭奚益？鮮魚美食，寧不稱心，勿愚乃爾。始則好言慰勸，繼則聲漸嚴厲，可憐嬌弱蘭芬，何堪經此苦楚，不得不忍氣吞聲，苟延殘喘。于是低首入房，暫避其鋒。旣而蘭念已入陷阱，亦是天數。惟有默待時機，以冀超拔。一月後，三娘卽延師教曲。蘭芬雖於心不甘，然聰穎過人，不多時而聲調嫺熟矣。韶光頻轉，歲月屢更，蘭芬已芳齡十七矣。梨花未放，豈蕊含香，走馬墜鞭，趨之若鶩。而蘭芬輒以冷靜待之。雖三娘屢經詞誘，蘭則別有懷抱，始終未爲惑也。時有張四爺者，書香子弟也，翩翩丰采，風月爲懷，以家道小康，故喜交友。朋一日爲王君迪，凡招飲于妝閣。蘭芬聞客出迎，詎二人相見之下，恍如舊識，互相諦視，各自懷疑，異哉。蘭芬閱人多矣，從未有獲其青睞者。何張郎一見卽邀美人重盼，夙緣耶？抑冤孽耶？當時衆客窺審其情深羨，張郎爲異數，迨至酒酣耳熱，賓主盡歡而歸。張郎目中已將蘭芬美盼之情吸入，于是每到夕陽西下，必造妝閣一次，有時偶談身世，輒相對咨嗟，蓋皆幼年失怙，悲感同深，憐愛之忱日益加密。久之，王君窺其隱，乃思諧其好事，卽勸張藏嬌金屋，以遂蘭願。張郎旣荷王君撮合，又感蘭芬之誠立，籌千金爲之脫籍，卜居于德仁里。蘭芬親主中饋，儉樸自持，鸚鵡情深，綢繆倍至。詎張本有婦蘭未之知，每遇張夜不歸來，則必以勿再貪花爲勸，不知其與大婦固亦爾愛我憐也。張以恐蘭怨恨，故

不。忍。明。言。耳。居。數。月。蘭。忽。憂。容。滿。面。嘆。息。時。聞。張。郎。親。狀。驚。問。曰。卿。何。不。悅。若。是。耶。蘭。曰。椿。萱。繼。謝。家。道。變。遷。往。事。追。思。實。深。羞。憤。幸。承。郎。愛。拯。諸。水。火。之。中。俾。免。爲。先。人。玷。辱。然。兩。兄。俱。囚。家。貧。出。外。未。卜。存。亡。而。雙。親。靈。柩。又。復。暴。露。原。野。言。未。終。已。泣。不。可。仰。張。郎。急。慰。之。曰。卿。何。悲。爲。若。欲。報。答。親。恩。葬。事。爲。最。所。需。若。千。余。當。爲。卿。圖。之。蘭。因。止。泣。曰。郎。憐。生。惠。死。雅。量。優。容。敢。掬。血。誠。一。伸。肺。腑。妾。自。歸。郎。以。來。力。持。節。儉。又。於。暇。晷。輒。事。女。紅。現。適。儲。得。二。百。餘。金。擬。以。此。款。爲。父。母。謀。安。窀。穸。藉。盡。孝。思。郎。如。慨。允。則。九。京。有。知。已。感。郎。恩。于。無。既。安。敢。重。累。籌。畫。哉。張。郎。曰。卿。竟。能。蓄。此。數。可。知。卿。女。紅。之。辛。勞。矣。卿。爲。盡。孝。計。余。寧。忍。相。阻。耶。蘭。乃。肅。然。起。謝。次。日。亟。携。一。嫗。附。輪。返。邗。遣。人。覓。得。吉。壤。鳩。工。營。造。並。親。自。舂。土。運。磚。不。憚。艱。苦。鄉。人。感。其。孝。亦。倍。其。工。而。廉。其。值。時。僅。旬。餘。而。墓。事。已。告。竣。返。潤。後。張。郎。益。重。視。其。人。情。亦。爛。篤。自。後。日。伴。妝。台。久。不。他。出。時。在。盛。暑。一。日。張。郎。至。其。大。婦。處。入。夜。忽。覺。身。熱。嘔。吐。時。作。由。其。妻。佩。貞。延。醫。診。視。據。云。伏。邪。中。暑。佩。貞。料。理。湯。藥。日。侍。牀。前。閱。數。日。而。病。未。稍。減。蘭。芬。香。閨。寂。寞。盼。念。綦。殷。正。百。思。不。解。之。際。忽。張。郎。盟。弟。徐。相。如。至。蘭。芬。不。暇。寒。暄。遽。問。張。郎。消。息。徐。以。實。對。言。未。畢。而。蘭。已。淚。如。綆。繫。矣。徐。亟。慰。之。蘭。乃。商。問。相。如。曰。我。欲。親。去。視。疾。張。郎。其。許。我。乎。相。如。曰。此。頗。爲。難。蓋。張。郎。夫。人。夙。未。知。此。間。事。或。有。不。諧。豈。不。重。加。郎。病。耶。蘭。芬。知。不。能。強。乃。亟。啓。篋。出。小。瓶。授。相。如。曰。此。是。萬。應。寶。丹。能。愈。暑。症。請。爲。携。去。並。祈。告。慰。張。郎。勿。爲。我。念。相。如。唯。唯。而。出。佩。貞。倡。隨。素。篤。自。耶。病。後。正。切。焦。思。及。見。相。如。來。家。持。寶。丹。授。張。郎。並。作。耳。語。數。數。張。郎。吞。服。竟。立。效。神。稍。安。熱。亦。漸。退。佩。貞。雖。感。相。如。然。頗。有。懷。疑。之。意。越。數。日。張。郎。病。體。略。痊。又。與。相。如。唧。唧。嚶。嚶。密。語。不。休。佩。貞。適。在。牀。後。屏。息。而。聽。語。雖。低。微。似。乎。爲。憶。念。意。中。人。而。

發佩貞遂帶笑出曰君等箇中消息盡爲余值得矣張郎知事已敗露掩飾無從乃卽以蘭芬以前苦况及其委身之誠悉爲佩貞告且云余料卿聆及蘭芬身世非但不予妬嫉或且愛其爲人余方苦病意欲令其來家以解岑寂卿能許我否佩貞慨然諾並轉謂相如曰仍請叔轉告之可乎相如曰嫂誠大度他日勿詈余爲多事也一笑而去少選繡幃牽動而蘭芬已姍姍來矣先與佩貞行相見禮及趨近牀前頓見張郎形容憔悴瘦比黃花不勝愁慮二人相對默然愛緒千般轉覺無從說起佩貞慧人見狀解意乃轉身出幃俾二人得訴衷曲自是蘭芬愈德佩貞知無妬意日必趨視張郎又數日張已健飯狀漸復原佩貞既喜夫瘡病愈又愛蘭芬眞率故於張之外出雖明知往蘭芬處但不忍拂其意卽數日不歸亦無怨言一日張言有投機事業須亟赴滬一行佩不之阻張遂攜帶現金僞作趁車匆匆別佩貞而去詎一別數旬杳無音信佩貞殷殷盼望日夕不寧俄而中秋節屆家事紛紜因憶蘭芬寂處諒感同情乃于薄暮往德仁里既抵蘭閨見門簾半掩意爲小姑居處定必無郎逕率然入室豈料如意郎君方擁美人于懷舉杯共飲佩貞見此情形轉覺進退維谷暈上紅腮旋卽轉身退忍淚回家方張郎之僞云往申江也原約一週言旋今忽爲佩貞覩破不禁老羞成怒曰不守婦道貿然而來太不顧余顏面卽擲杯于地盛氣出門洵洵返寓佩貞見郎既歸絕無怨言方歎昨訪之孟浪豈張不加慰藉反指佩大罵曰爾欲操賣笑生涯耶丈夫不在家中應如何恪守閨範今竟私行外出意欲何爲我今告爾倘以後再蹈前愆我決不爾容勿謂我言兒戲也仍卽憤憤掉首而去佩貞受此辱罵形如木鷄惟嗚咽哭泣而已迨至夜深人靜燈暗繡幃自念夫婿視我如仇竟至誣讒穢行爲人尙有何趣誠不如一死以了殘生或可喚醒夫婿

之夢夢也。意既決，乃啓奩，盛妝，嚙指，作血書，置于案上。遂雉經，以盡翌晨。侍婢見主婦未起，心恐有異，推窗探視，不禁狂叫鄰右，聞聲畢集，躍窗入，急將屍體解下，按之已冰。婢驚惶失措，出門亂奔，急向德仁里報告張郎。自詈責佩貞後，將洩憤事，歸告蘭芬，自鳴得意。蘭默聆之，頗怪張郎對於其妻何無情。若是且婦女氣量最窄，過于羞辱，必生他變。郎盍歸一慰之。張不謂然。迨至次晨盥漱畢，忽見侍婢喘急奔告曰：「娘死矣，請速歸。」張郎大驚愕，急奔回，撫屍大哭，然悔無及矣。旋在案上檢得一書，血字模糊，不能辨讀。其略云：「妾薄命，不能以忠勸醒郎君之迷，寧以一死冀郎君之悟。人生之精力財力，皆有限度。郎既憐蘭極，應迎蘭以共室，妾非妬婦，又何必假託遠游以相誑乎？且昨受毒詈，污誣難堪，復何能覘顏人世？妾死奚惜，郎幸自重，嗚呼！今別永矣，勿以爲念……」張讀未畢，已泣不成聲。嗣經鄰人勸慰，方勉自抑制。乃從豐棺殮，安置祖塋，事畢百無聊賴，復往蘭芬處，遣悶。蘭見張歸，亟詳詢佩貞死狀。張一一告之。蘭且聽且哭，嗣味死者之言，益增慚歎，哭之至慘。張郎亦不覺潛潛淚下。蘭芬見郎哭，恐傷其懷，乃忽收淚，轉以好言寬慰，並卽入廚爲溫酒，治餐，言笑自若。是晚張被酒早眠，蘭芬則愈思愈愧，心殊不安。恍若佩貞之冤魂相召，非死不足以自慰。乃暗吞燐寸數匣，僵臥旁榻。迨天明，張頓覺鴛枕空虛，頻呼不答，及見其臥于旁榻，心甚訝異，亟至榻前，突見眼角流血，不復人形。張郎驚踏失聲，狂呼老嫗，聞聲掖之起，並遣人急邀相如。未幾相如至，而張郎如癡如癡，抱持相如，狂哭不言。相如曰：「事已矣，哭何益？余當代辦善後事。」望兒釋手，乃卽奔走料理。一如佩娘殮儀。張郎撫尸慟哭，號跳如狂。嗣經友人力爲阻遏，曳之外。出張郎身不由主，殮殯之事，悉賴相如指揮。其友乃矐至北固山頂，參禮禪機，冀其了悟。色空漸祛，悲感而張則

癡。狀。依。然。友。人。恐。其。變。乃。勸。至。相。如。家。暫。住。百。般。解。譬。日。夕。不。離。越。十。數。日。意。稍。釋。忽。謂。相。如。曰。終。日。悶。坐。哀。痛。難。忘。不。若。偕。君。至。滬。一。游。相。如。立。允。之。卽。于。是。晚。匆。匆。上。輪。促。膝。縱。談。絕。無。他。異。迨。舟。過。焦。山。忽。聞。人。聲。嘈。雜。相。如。與。張。同。登。甲。板。遙。見。岸。上。火。光。熊。熊。知。是。祝。融。肆。虐。離。鎮。約。三。十。里。耳。相。如。正。欲。返。艙。張。曰。余。須。小。遣。乃。就。舷。而。立。相。如。不。爲。意。詎。張。之。相。約。游。滬。乃。欲。遂。其。覓。死。之。機。耳。俄。聞。有。物。墮。水。聲。相。如。已。不。見。張。郎。所。在。矣。驚。駭。之。間。狂。呼。救。命。衆。客。蟻。集。船。役。齊。來。相。如。要。求。停。輪。撈。救。船。主。感。其。誠。卽。停。輪。徧。爲。打。撈。相。如。又。召。僱。漁。艇。無。數。懸。巨。賞。令。泅。水。尋。覓。豈。知。江。流。滔。滔。水。勢。洶。湧。歷。一。時。許。仍。渺。無。所。得。相。如。不。得。已。乃。僱。乘。漁。艇。返。鎮。亟。徧。登。各。報。求。覓。其。屍。詰。鞠。得。之。於。江。濱。沙。岸。相。如。因。卽。徧。向。親。友。通。知。傾。觴。布。奠。棺。殮。後。並。爲。合。葬。于。中。冷。之。西。〔天下第二泉〕俾。三。人。之。豔。跡。哀。情。得。依。名。泉。不。朽。耗。音。傳。布。道。路。咸。唏。獨。三。娘。轉。津。津。樂。道。愉。快。萬。分。蓋。猶。恨。失。卻。蘭。芬。之。錢。樹。而。深。惡。張。郎。恃。財。劫。娶。也。故。是。時。三。娘。仍。以。彼。蘭。芬。名。其。女。實。欲。襲。用。蘭。芬。二。字。冀。魚。目。之。混。珠。耳。嗚。呼。狡。狼。萬。惡。之。惡。鴟。從。未。有。若。李。三。娘。之。甚。者。也。而。世。之。沉。迷。情。海。者。鑒。於。張。郎。其。亦。可。以。迷。途。自。返。矣。

偵探小說 恐怖黨 (續)

第四章 旅館中之老人

(吳門周瘦鵑譯述)

弗辣司般利說完這幾句話。就霍的立將起來。很驚詫的望着衆人。衆人都望着他。南爾遜李點點頭道。正是。我也這般想。這封信恐怕是假造。請你鎮定些。讓我們慢慢的偵探。迦司頓道。但是我承認這封信。定是弗辣司般利所寫。我和他通信。已有多多年。他寫的字。雖放在千萬人當中。我也辨認得出。南爾遜李道。請你慢着說。又向弗辣司般利道。現在我們就承認這封信。是假造的。但你的那封真信上說些甚麼。弗辣司般利立刻答道。我是教迦司頓把那些鑽石於一點半鐘送到西錫爾旅館。當面交給我兒子。的大衆又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弗辣司般利和他的兒子。都說信上的字跡。和弗辣司般利很爲相似。但決定是從摹仿得來。亞斯里道。世界上有這等神似的摹仿家麼。南爾遜李很安閒的說道。誰說沒有。說起那人。你們大衆曉得他摹仿的手段。確是出神入化。要問那人是誰。就是新格萊夫。弗辣司般利道。新格萊夫啊。摹仿我筆迹的惡賊。就是那厮啊。南爾遜李道。說起這個新格萊夫。他却很有能耐。我爲着探案。很和他做過幾次對頭。覺得他那人不能視爲尋常的盜賊。弗辣司般利急道。這些我都不問。我祇問我這件案。請你明白解釋出來。南爾遜李道。現在我祇曉得你這筆價值七萬鎊的鑽石。確已被人冒領而去。至于其餘的情形。我可不得而知。還待偵探。迦司頓也道。照這樣說法。我却是個無罪之人了。弗辣司般利道。正是。你委實無罪。這件案子。委實和你無關。在座的諸人也俱無關係。我們當設法取回那些鑽石。我更希望密司脫李幫助我。但是我還有一層不明白的道理。信是我親手所寫。寄出去的那賊

人怎能冒寫一封掉去那真信呢。南爾遜李道：這層道理待我講給你聽。你不是住在巴司麼？你還記得昨晚的倫敦快車走到司威頓和利汀兩個車站之間爲着特別的原因曾經停車麼？迦司頓點頭稱是。南爾遜李又把那貨車怎樣落後他怎樣去查看和查看的情形都說了一遍。又道：照這種情形看來當那快車停的時候新格萊夫必在車的左右設法把後面那部貨車留下再等快車開了他就上貨車把那郵政袋拆開尋出你的那封真信把他摹仿的假信放在袋裏所以貨車上一樣物件不會缺少本來他的心志只要掉換了你這封信就可得着你的價值七萬鎊鑽石貨車中的物件他自然不拿一樣了。亞斯里道：但那郵政袋都有火漆封口。南爾遜李笑了一笑道：火漆封口有何用處？難道像新格萊夫那等樣人遇見火漆就沒法想麼？弗辣司般利道：這些都不去說他。但是新格萊夫怎能曉得我所定的辦法就預先造好一封假信來掉換呢？南爾遜李道：這個我可不曉得。但是新格萊夫的同黨很多分佈在各處無論甚麼消息都能探聽得出我還疑心你的家中就有他們的黨人藏着弗辣司般利道：密司脫李倘若你能設法奪回那些鑽石你要多少酬勞？我都答應你。因爲那些鑽石却是寶貴之物萬一失落真是莫大的禍變。南爾遜李道：我定竭力去辦。我和新格萊夫已經惡鬥過幾次每次我雖打勝他但可惜沒把他捉住。可見他的利害委實不容易對待。但是總有一日被我捉住我想爲日已不在遠了。過了一刻南爾遜李就告別回家。當他出去的當兒本料不到這件案子有這樣希奇。如今曉得了覺得很有興趣。尼柏爾道：我想那貨車裏所裝的三只珠寶箱新格萊夫並沒曉得當他是盛着珠寶。南爾遜李道：這個不去管他。總之被他劫去的鑽石我們必須立刻設法奪回纔好。不然就難以着手了。尼柏爾道：

但是我們從那裏着手呢。南爾遜李道這自然是立區蒙。我們應得趕快去。到那裏偷在那裏得着甚麼消息不妨再換路進行。總而言之。這件事我希望總可成功。于是南爾遜李和尼柏爾當即坐了汽車向立區蒙而去。南爾遜李以為這件案若不立刻進行。遲到明天成功的希望就得遠去不少呢。一會立區蒙已到了。瑪斯歪爾街很為廣闊。兩旁的屋子都很高大。當南爾遜李未離哈登花園的時候。他對子弗辣司般利的書記瑪勞特就很有些疑心。南爾遜李的汽車到了八十六號房屋之前。就躍下車來。揀了門鈴。當下有個女僕開了門。就把南爾遜李和尼柏爾引到接待室。不多一會。就有一位婦人走進室內。這婦人身材高而且瘦。走進來就道：密司脫李。你的大名我已久有所聞。但你忽來會我。我却猜不出甚麼意思。南爾遜李當下就說明來意。又問這裏可有特勒攷特這人。那婦人說：特勒攷特昨天還在這裏他本租了這一間接待室。做他的書房。因他要調查立區蒙的社會狀況。直到昨日已有一星期了。昨天一句鐘的時候。曾經有個客人來會他。他們談了不多一回。那客人就走了。後來不到半點鐘的時候。這特勒攷特也就出去。尼柏爾在旁聽了這話。道：是了。是了。定是他了。南爾遜李向那婦人道：你能把特勒攷特的形狀一一告訴我麼。你能說出他一二個特別的記認麼。那婦人道：他身材高大。穿着櫻色的衣服。臉上剃得很光滑。皮色微黑。鼻頭很大。鼻孔張開。南爾遜李聽了道：這定是他的化裝了。那婦人道：但據我看來。特勒攷特定不是賊人。南爾遜李笑道：你還沒曉得呢。特勒攷特是現今英格蘭第一個聰明的大盜。當他從這裏走的時候。房錢大約已付清了。那婦人道：正是一點半鐘以前。他就付給我他走的時候。我正伏在臥室前面的窗口。看見他走上街。直向那條大路而去。那時他必遇着意外事。但我

不願破費你的工夫。聽我說這閒話。南爾遜李道。這是很要緊的情形。必得請你說出那婦人就道。在大道的那一邊一所房屋門口。有一個小孩子。耍一個小犬。引動許多人圍着觀看。當特勒攷特走過他面前的當兒。那小孩子恰巧擲出一塊石子。正打在特勒攷特左眼下面。這不是特勒攷特的意外事麼。那小孩子很爲油滑。他看見打傷了人。就連忙躲到道旁小樹後面去了。南爾遜李道。那小孩子自得逃走。但我想特勒攷特雖被打了一下。却未必受傷。那婦人道。我想他必已受傷。因爲他被打之後。就站住不走。用手去摩抄那左眼。他手中一塊白色手帕。上還染了許多血。照這樣想來。那塊石子。定有稜角。那小孩子擲出的時候。也定用着不少的氣力。我看了這情形。就決定去告訴那小孩子的父母。南爾遜李道。是啊。這是很正當的辦法。我聽你這番話。和我很有益處。我去探尋他。就容易着手了。特勒攷特左眼下面。不是有了一個傷痕麼。後來他又怎樣呢。那婦人道。他立了一會。就用手帕掩着那左眼。向前去了。南爾遜李道。得着這許多消息。心中很爲滿意。當下就告別出去。提起精神去尋那身穿櫻色衣。左眼下面有傷痕的人。有了這把握探尋起來。可就便當得多了。後來有一個警察說。在一點半鐘以後。曾看見特勒攷特從那瑪司歪爾路走出。又有一個警察說。他曾看見特勒攷特用手帕遮在左眼上。走過這條大道。就向一個大旅館裏面去了。南爾遜李道。聽了這話。更加滿意。就到那旅館去搜尋。但並不見特勒攷特的形影。據那旅館主人說。他進來之後。並沒出去。南爾遜李道。他一定出去了。我們現在雖未捉住他。但我毫不失望。因爲他左眼下面有傷痕。搜尋很爲容易。可是他的裝束必然又改過了。又向那旅館的書記道。現在你那帳簿上。共有多少客人。旅館主人道。大約有二十人。南爾遜李道。昨天或是前天。住進旅館的。共

有幾人。那書記想了一會，却記不清楚，就去翻帳簿看。後來他說：昨天住進兩位客人，前天也有兩位客人。南爾遜李道：請你且把昨天的那兩位客人的形狀說給我聽。書記道：一位是老婦人，南爾遜李道：老婦人是沒關係，你不必去說。且說那一個客人，罷。書記道：那一個客人，恐怕也沒關係。他現在是已經出去。我想他不多一會就回來。他是個很古怪的老人，背髮白且完全白了。南爾遜李道：你怎樣說他古怪呢？書記道：他一舉一動都有些古怪，他不肯和別人一桌吃飯，他還有十幾件小東西，我都不識。是甚麼他出去已有一兩個小時了。南爾遜李道：他出去的時候，那左眼受傷的人進來已有多少時候？書記道：大約半小時。密司脫李：我想他們二人並沒連帶的關係，爲甚麼呢？因爲我說的這人名叫格萊爾，比你所說的那個特勒孜特身長得多，而且格萊爾出去的時候，左眼下並無傷痕。南爾遜李道：你能斷定是這樣麼？書記道：我差不多可以斷定。他雖戴着很大的眼鏡，但眼睛總遮蔽不住。咧。南爾遜李道：他那大眼鏡可有很厚的鑲邊麼？書記道：有的。南爾遜李道：先前他曾帶這大眼鏡，書記如同受了激刺。道：密司脫李，你可問得精細極了。你若不問到這層，我倒忘却的了。昨天和今天早上，格萊爾並沒帶這眼鏡。今日午後，方纔帶上的。二分鐘後，南爾遜李和尼柏爾已出了旅館，走到街沿上。南爾遜李道：我們已得着頭緒了。倘能曉得格萊爾的去向，就可捉住新格萊夫了。

第五章 古怪之老人

當南爾遜李和尼柏爾離開那旅館二十分鐘以內，又得着不少的消息。原來他們走出旅館，尼柏爾就到附近的眼鏡店去打探聽說。在這一兩天之內，曾經有一個人買了一副藍鋼邊框的大眼鏡。想來這

人定是特勒致特了。尼柏爾得着這個消息，就連忙回來，告訴他主公。畢竟特勒致特雖是聰明，還未能聰明到極頂，就留下這個線索了。南爾遜李聽了尼柏爾的話，也沒說甚麼。二人就乘街車到立區蒙火車站，就買了車票，到離開十五路的一個鄉下車站。他們坐在車裏，南爾遜李說道：「我們到了洛克李村，決不能探出格萊爾的去處，因為他坐在車中，儘可以再化裝，就不惹人注意了。不多一會，車已到了洛克李村。二人就下了車，又得着個很奇異的消息。原來那車站上的脚夫，見南爾遜李，問他，他就答道：「有白鬚鬚駝背的老人，咧他就是瑪特爾莊的密司脫格萊爾。南爾遜李道：「我所問的正是這位密司脫格萊爾。他可是今天下午從立區蒙乘車到此麼？」脚夫道：「正是。南爾遜李道：「他在這村莊中很有名望麼？」脚夫道：「密司脫格萊爾啊，你是問他麼？他在這村莊裏面，確很有名望。他住在這瑪特爾莊，已有十二個月。但除他一個以外，並沒他人。他為人，很有些古怪呢。南爾遜李等他說完這話，就賞他一個先零，走出車站，上了村中的街道。這個瑪特爾莊，南爾遜李本來知道，離開洛克李村，不過有一里路，靠近一座風車。這時尼柏爾道：「主公，我看不如回去罷。這裏定沒有什麼道理。那密司脫格萊爾，既然很有名望，村中人想來都認識他，恐怕他不是新格萊夫。南爾遜李仍舊向前走，燃着一支雪茄，吸着慢慢說道：「照情形看來，格萊爾未必就是新格萊夫，但不妨去到那瑪特爾莊會會那老人，說不定他能告訴我們些消息。尼柏爾道：「主公要去，就去罷了。南爾遜李道：「瑪特爾莊的格萊爾，我們必得注意他，因為我們不僅要捉住新格萊夫，還要奪回那些鑽石咧。」尼柏爾道：「主公以為這件案子，定和新格萊夫有關係麼？」南爾遜李道：「你若不信，且看以後的發現罷。」尼柏爾道：「你要說這格萊爾就是新格萊夫，我始終不能相信，因為他住

在這瑪特爾莊已有一年了。南爾遜李道：「這個你可錯了。新格萊夫是何等精明的人，說不定他化裝改名住在這裏，他獨身住着，沒一個別人，這就是可疑之點呢。」尼柏爾道：「着啊，南爾遜李道：現在我們就得承認這格萊爾是新格萊夫的化身，我們必得嚴重監視着他。」尼柏爾道：「果然是新格萊夫，我們必得格外謹慎。」南爾遜李道：「這個自然說時，尼柏爾忽然身子一斜，就蹲在地上，兩隻手按着一個腳踝，臉上露出很痛楚的樣子。」南爾遜李道：「甚麼事啊？」尼柏爾道：「一塊石子，我想把他踢到路旁邊去，恰巧反打到我腳踝上，覺得非常痛苦，恐怕不能再走路了。這真是件不幸的事。」尼柏爾的腳踝上確是被石子打了一下，不能伴着他主公再向前走，幫他行事了。尼柏爾又道：「我不能再向前走了，必得回到城中請個醫生敷上些藥，纔好。」南爾遜李要扶送他回去。尼柏爾再三不肯。南爾遜李也就讓他一人回去。又道：「我在這裏，不過四面察看一回，如有下手的機會，也必等到天晚呢。」尼柏爾跛着足回去。南爾遜李也就一個人向前走去。他腦中的念頭可多極了。這件案怎樣結局呢？倘若新格萊夫果真在那莊中，或在附近的地方，還不難破獲。他行走的路，因為久未落雨，路上泥沙很多，路旁還有許多枯落下来的樹葉，他一面走，心中一面想，決定這個格萊爾是新格萊夫的化身，又暗想道：「他這番設計，雖很簡單，却很巧妙，改姓格萊爾，化裝灣背的老人，住在莊裏，已有十二個月，自然大眾都不疑惑他是個賊人，那麼探案的也就無從下手。但是我却不能被他瞞過，他四周察看了一回，就回到村中，給附近城中警局一個電話，請他派幾個偵探到瑪特爾莊來。如果尼柏爾腳傷已愈，也教他同來打過電話，又向瑪特爾莊走來，莊的附近果然有個風車，但已漸次敗壞了。正看時，忽見莊門首坐着一個老人，手中拿着烟管，在那裏吸烟，南

爾遜李心想。倘若這老人果真是新格萊夫。我們此刻見面之後。不知怎樣結局。我如回到村中等警局偵探來。再行着手。又恐怕那老人早就逃走。因為我並沒化裝。他自然認識我。咧。南爾遜李想了一回。決定走上前去。再作道理。當下一聲不響。走到那莊門口。那老人果已看見。就向南爾遜李道。先生。你好啊。你看天將落雨了。他話沒說完。南爾遜李早向他身上撲去。帽子落在地上。口中又道。新格萊夫。你真狡猾極了。再定睛一看。却不由得吃一驚。原來那老人的頭髮鬚鬚並非假造。委實是從皮裏生長出來的呢。

第六章 風車

南爾遜李知道弄錯了。連忙放開那老人。向後退了幾步。那老人的頭髮鬚鬚被南爾遜李拔得很痛。連眼淚都流出來。很發怒的問道。你發瘋麼。爲何這樣鹵莽。我想你定是從瘋人院裏面出來的。南爾遜李滿口打招呼道。先生。你莫發怒。且聽我說個明白。你就曉得我不是瘋人了。那老人又道。倘你把我的鬚鬚完全拔去。我却可變成少年了。你快些走開。不准站在這裏。南爾遜李道。你且聽我說個明白啊。那老人道。我不要聽你的瘋話。南爾遜李也不再和他辯。就道。密司脫格萊爾。我老實向你說罷。我錯把你當做罪人了。格萊爾格外發怒道。甚麼。你把我當做罪人麼。我航海了多年。不知走過多少里。從來沒有人當我的面喊我是罪人。說完這幾句話。也不再說甚麼。就回身向莊裏走去。南爾遜李這時深信這老人定是格萊爾。並不是他的仇敵。和他談談。或能得着許多有益的消息。想着就連忙向前走。等到莊門的當兒。格萊爾恰巧走進門去。南爾遜李不提防。很吃了一驚。原來格萊爾霍的從旁邊跑來。身段何等

敏捷向前跑了兩步，早到南爾遜。李的背後南爾遜。李只覺有兩只手緊緊把他的腰抱住，向前用力一推。南爾遜。李立脚不穩，就跌倒地上。南爾遜。李也是很伶俐的人，說時遲，那時快，身體方纔着地，早又跳了起來。一回身，又見一個藍色的小圈，正照在他臉上。原來正是手鎗的鎗口，又聽那個格萊爾說道：「密司脫李，我們又見面了。」南爾遜。李這時已明白這個格萊爾確是新格萊夫的化身。當下也不響，甚麼又聽新格萊夫說道：「我們二人真是冤家怎樣時常碰在一起呢？」南爾遜。李很安閒的回道：「你是我的好主顧，我自得時常追隨着你，我能追着你就是我的幸運。」新格萊夫道：「你還說俏皮話嗎？現在你已到了這種地位，還說甚麼幸運呢？」南爾遜。李道：「這却不然，我雖中了你的奸計，可是我還活着，我的幸運正在前面呢。」新格萊夫道：「我也不和你嚼囉，我且問你，你還和我倔強麼？」南爾遜。李是何等樣的聰明人，心想這時和他倔強他的手鎗高高舉着，決不能抵當得住，不如隨他擺佈，再尋機會罷了。當下就道：「你要怎樣便怎樣。」于是新格萊夫就用一根繩子先把南爾遜。李的兩只手捆在背後，再把兩只脚也捆起。新格萊夫這纔放下手鎗道：「我現在可不怕你了，待我把這件事的情形說給你聽，你願意聽麼？」這時又走過來一個老人，一切形狀都和「新格萊夫」一般，無二。他看見南爾遜。李就笑着說道：「你被捉住了麼？我早曉得你不能逃走了。」新格萊夫道：「密司脫格萊爾，你莫多話，又向南爾遜。李道：「我想不到你會到這裏來，更想不到這般快。」南爾遜。李這時已明白方纔那個倚在門旁吸烟的是真個格萊爾，從門內旁邊跑出來的却是新格萊夫化裝的格萊爾。新格萊夫又接着說道：「你不是從立區蒙那旅館裏跟着我麼？我老實說給你聽，這位密司脫格萊爾是我的老朋友，他住在這莊中已有一年多。昨天我到他這裏來，就

化了他的裝到立區蒙那旅館去。在旅館裏面又化了。裝收下你所尋的那項鑽石。現在這鑽石却在你
 三步之內呢。南爾遜李道這樣說來。我起初就疑惑格萊爾不是好人。却正確無誤。新格萊夫道無誤。又
 怎樣。你已被我捉住了。南爾遜李道。你雖把我捉住。却算不了一回事。你且想以前已有許多次。我初
 了你的奸計。到後來還是你失敗在我手裏。新格萊夫。你這個人。總算是聰明機巧。但可惜沒有前後成
 功的力量。新格萊夫聽了他這含譏帶諷的話。可有些發怒了。當下道。以前的事不必去說。這一次我總
 得結果了你的性命。方纔罷手。他說到這裏。聲音又緩和道。你且看我這一次的定計。就和從前不同。何
 等機巧。何等周密。就是設法教那倫敦快車在哀得攷得中途停止。也就出人意。外還有許多神出鬼沒
 的人出力幫助我。弗辣司般利的毗筆鑽石。今天早上送到西錫爾旅館。我本不曉得。却有一個人告訴
 我。那個人真是能幹。現在我既得着那鑽石。又捉住了你。我真快活極了。但是你怎能疑惑到格萊爾呢。
 南爾遜李不響。祇望着他左眼下的傷痕。新格萊夫又道。我明白了。你是憑這傷痕做了證據。他說時。就
 提起南爾遜李放在莊門內一部小車子。當中又用一塊破氈子蓋好。新格萊夫就向莊內推去。南爾遜
 李睡在車中。全體被氈子蓋着。外面的情形。却看不出。只覺得車子很為顛簸。大約走的那條路。是石子
 鋪成。很為不平。走了一回。聽得開門的聲音。那車子忽然平穩。這必是走的路又平坦了。這樣不過幾分
 鐘的工夫。車子就停了。又聽得新格萊夫說道。密司脫格萊爾。這件事我們須得趕快做完。不能耽擱。說
 時。那氈子已揭去。他們又把南爾遜李提到車外。南爾遜李再看新格萊夫的臉上。神色已大變。嘴唇緊
 閉。眼光冷得和冰一般。看他那種神情。似乎要做甚麼慘酷的事。一般嘴裏也不作聲。祇和格萊爾做一

件非常。的。物。件。南。爾。遜。李。再。一。看。見。這。地。方。正。是。那。大。風。車。的。所。在。自。己。的。身。體。正。在。那。大。風。輪。左。方。的。下。面。那。兩。個。賊。人。又。把。南。爾。遜。李。的。頭。扣。在。風。輪。上。面。新。格。萊。夫。就。向。南。爾。遜。李。道。你。曉。得。你。眼。前。的。命。運。麼。祇。要。有。一。陣。好。風。來。這。風。輪。就。得。飛。升。上。去。不。一。刻。的。工。夫。又。得。如。放。箭。一。般。落。將。下。來。那。麼。你。的。身。子。和。地。面。上。這。許。多。大。石。頭。一。撞。你。能。撞。得。過。他。麼。撞。不。過。他。就。得。腦。漿。流。出。你。就。一。命。嗚。呼。了。南。爾。遜。李。也。不。響。閉。着。眼。睛。聽。他。們。佈。置。不。多。一。會。那。風。輪。果。然。慢。慢。又。動。起。來。慢。慢。向。上。面。去。了。南。爾。遜。李。心。想。這。可。沒。了。生。還。的。希。望。說。時。遲。那。時。快。那。風。輪。已。高。到。盡。頭。南。爾。遜。李。睜。眼。一。看。周。圍。幾。里。路。的。地。方。都。可。看。見。却。不。見。有。一。個。人。那。風。輪。升。到。這。裏。停。了。一。刻。果。然。又。向。下。落。南。爾。遜。李。心。想。道。這。風。輪。落。下。的。時。候。就。是。我。送。命。的。時。候。想。着。又。把。眼。睛。閉。起。隨。他。落。下。忽。然。覺。得。身。子。一。震。心。想。這。必。定。已。落。下。了。我。必。定。已。經。死。了。但。不。覺。得。一。些。痛。苦。這。就。奇。怪。不。由。得。睜。眼。一。看。這。一。看。不。打。緊。心。頭。撲。撲。的。亂。跳。起。來。原。來。看。見。尼。柏。爾。正。站。在。那。裏。又。聽。他。說。道。你。們。兩。個。惡。賊。不。准。動。一。動。快。些。把。手。舉。起。我。的。手。鎗。是。很。利。害。的。呢。

第七章 車中一彈

新。格。萊。夫。驀。地。裏。看。見。尼。柏。爾。着。實。吃。了。一。嚇。心。想。南。爾。遜。李。已。死。在。眼。前。無。端。的。尼。柏。爾。又。來。了。這。件。事。就。有。了。變。動。在。勢。尼。柏。爾。的。手。鎗。既。然。直。向。着。新。格。萊。夫。新。格。萊。夫。就。得。依。他。的。話。把。雙。手。舉。起。但。是。新。格。萊。夫。何。等。狡。猾。心。想。倘。然。被。他。嚇。住。這。件。事。可。就。糟。了。不。但。南。爾。遜。李。必。得。被。他。救。去。而。且。那。鑽。石。就。藏。在。莊。中。也。就。陷。到。極。危。險。的。地。位。他。想。到。這。裏。就。向。旁。邊。走。了。一。步。避。去。尼。柏。爾。鎗。彈。的。準。頭。這。時。

尼柏爾見新格萊夫並沒依他的話把手舉起。當下就拔動鎗機放了一鎗。果然沒擊中。新格萊夫恰巧新格萊夫的身後正是一片草地。草已生得很高。尼柏爾正要放第二鎗。新格萊夫早已藏到那深草叢中。尼柏爾再也看不出他想要到草裏去搜尋。但是不妥。要先救南爾遜。李要緊。再看那格萊爾却還站着未動。舉起兩只手。一些不敢違抗。尼柏爾向他道：「你就是格萊爾麼？」且走到我面前來。我有話問你。格萊爾何敢不依。一面走過來。一面說道：「小先生。這不是我做的事啊。都是新格萊夫的鬼主意。他真是個惡人所幸。南爾遜李並沒受傷。還是我的不幸。尼柏爾聽了這幾句話。方知格萊爾不過是個幫兇罷了。當下就和格萊爾走到風車旁邊。把南爾遜李解放下來。南爾遜李果然不會受傷。便問道：「尼柏爾你怎樣能來。我真意料不及。」尼柏爾道：「主公。你不覺得怎樣麼？」南爾遜李道：「我很好。」咧。尼柏爾道：「你莫說話。且聽啊。」二人凝神一聽。只聽得有個摩托車機器的聲音。南爾遜李就抓住格萊爾道：「那是甚麼車子？」格萊爾道：「那是新格萊夫的車子。他把那車子本藏在我莊附近的叢草中。南爾遜李很發怒道：「難道又被他逃走不成？」尼柏爾道：「我們且追上去。我們跑過那條路也可得一部汽車了。」南爾遜李道：「可是你的汽車停在那裏麼？」那麼我們趕快追啊。」尼柏爾道：「這格萊爾又將怎樣處治南爾遜李道：「格萊爾不是甚麼的人物。就隨他在這裏。我們所尋的那鑽石定被新格萊夫攜着逃走。我們若放他逃走。可就是大愚不可及了。說罷。二人就向前跑去。尼柏爾足痛還沒全好。跑得很爲費力。跑不多遠。尼柏爾的汽車已在前面。二人就跳上車。很快的向前駛去。這時新格萊夫的汽車本已不見。但料到還去得不遠。就急急向前追去了。再說尼柏爾受了足傷之後。和南爾遜李分開。就向村中走回一步。一痛很爲難受。走到村中就

坐在一株大橡樹下面。息見對面是一家小汽車行。裏面放着幾部汽車。尼柏爾看了。觸動心思。心想我爲何不能跟着我主公。不是因爲我足痛麼。倘然有了汽車代步。還怕甚麼。足痛當下就站了起來。走到車行裏租了一部汽車。仍舊回轉來。走不多遠。忽聽得風車旋轉的聲音。心想這風車何以忽然旋轉起來。就停了車。下車向前走去。正見南爾遜李被捆在風輪上。風輪正從上面落下。祇要他一落地。南爾遜李就沒了命。正發急的當兒。那風輪恰巧被輪軸上面的鐵釘絆着。不能再落下來。南爾遜李方得不死。尼柏爾就趁這個機會。方纔把新格萊夫嚇走。把南爾遜李救下來。這時他們二人正坐在汽車裏。面急急前行了。一回正要穿過一條大道。尼柏爾忽見路旁停着一部小汽車。心知有異。就停了車。這個地方距離一個小火車站。不過有三百碼。光景。火車正在那裏放回。預備開行了。南爾遜李和尼柏爾見了。很爲發急。又連忙開車。直向車站疾馳到了。那裏就跳下車來。如飛的跑到賣票處。買了車票。再看那車已慢慢開動。南爾遜李跑到月台上。見車窗中露出一個鬍鬚滿面的人。南爾遜李見了。知道他就是新格萊夫。更必得跳上車去。當下也不問車開了不曾開。就握住車門旁鐵柱。跳了上去。尼柏爾本來足痛。有些不很方便。却也跳上踏板。南爾遜李拉他一把。也就上了車。尼柏爾道。新格萊夫。倘已看見我們上了車。他不能再跳下車去麼。南爾遜李道。他未必看見我們。倘然他真個看見了。必得設法逃走。你坐在窗口。看着二人。當即坐下。由窗中看出去。前面的車子。看得很爲清爽。倘然新格萊夫跳下去。萬萬逃不過他們的。眼這時車子已開得很快。却並沒看見甚麼。這樣走了不多一會。忽然前面第二道上。正開過來一部車子。兩方兩部車的速率似乎差不多。南爾遜李睜眼看時。見那鬍鬚滿面的坐的那部

車。子。車。門。開。了。那。個。人。手。提。一。只。皮。包。正。站。在。門。口。南。爾。遜。李。見。了。心。知。不。好。連。忙。從。袋。中。掏。出。手。鎗。向。着。那。人。說。時。遲。那。時。快。這。時。兩。方。的。兩。部。車。子。差。不。多。已。並。排。了。那。個。人。霍。地。裏。躡。身。一。跳。跳。到。迎。面。來。的。那。部。車。上。南。爾。遜。李。何。等。敏。捷。拔。動。鎗。機。一。彈。飛。出。只。見。那。人。手。中。提。的。那。個。皮。包。却。落。了。下。來。想。必。那。彈。子。正。打。中。在。那。人。手。上。鎗。聲。一。作。南。爾。遜。李。所。坐。的。這。火。車。知。道。有。了。變。故。就。連。忙。停。車。迎。面。來。的。那。部。火。車。却。仍。舊。向。前。走。去。新。格。萊。夫。于。是。方。得。逃。脫。但。那。落。下。的。皮。包。後。來。經。南。爾。遜。李。一。檢。却。正。是。弗。辣。司。般。利。失。去。的。鑽。石。

等。到。後。來。南。爾。遜。李。把。這。鑽。石。交。給。弗。辣。司。般。利。公。爵。弗。辣。司。般。利。喜。歡。得。甚。麼。似。的。真。是。感。謝。不。盡。這。件。案。子。又。是。南。爾。遜。李。得。了。勝。利。過。了。一。兩。天。後。南。爾。遜。李。正。坐。在。克。萊。旅。館。街。自。己。家。中。忽。然。收。到。一。封。信。却。是。新。格。萊。夫。寄。來。的。南。爾。遜。李。看。過。就。用。火。燒。了。但。新。格。萊。夫。的。心。腸。南。爾。遜。李。因。此。很。為。明。白。了。

滑稽 一零八

(海虞吳雙熱著)

第二十一回 築三城大張聲勢 換空箱一盜天書

話說李逵醉了那有好步大踏步撞下殿來猛可裏兩下發一聲喊撞個滿懷兩邊都跌了一交鐵牛大怒爬起來正待罵鳥一看地下是個花和尚魯智深嘴裏也把鐵牛罵你這死牛平白地敢來戲弄酒家酒家酒後不管是誰罵酒家一聲酒家至少要罵十句罵不過時酒起提起拳頭便打魯智深一面罵一面早爬起來揪了李逵便打殿上朱武見了情知兩個酒風發作急待喝開可巧武松扶醉而來見兩下揪打在一處武松喝一聲住奮起神威把兩條臂膊插入去只一攪早把兩個分開來哈哈大笑道你兩個打甚麼我哥哥武大郎那裏尙有二三十斤好酒不去吃倒在這裏揪打作耍卻是何故魯達便道酒家本是尋取鐵牛吃酒去吃他冒冒失失瞥面撞過來跌了酒家一交顛倒罵鳥酒家須不是鳥因此和鐵牛厮打原是和他頑頑並不會打折牛身上一根毛李逵笑道你這個光頭卻是吃了鐵牛三兩個栗暴說著又早扯了魯達跟了武松再往廚下吃酒去了且說宋江聽了朱武一番說話自肚裏暗暗叫苦想這厮好難纏一直瞧料到人心坎裏只得暫時息了念頭仍和盧俊義晁蓋等人厮守在一處這且休題卻說柴王府好漢自從這一次智取鄆都城斬了大爺一面又活捉了閻世寶閻王斬首號令那時枉死鄆都兩座城門內外各各張掛榜文這個又是蕭讓一手寫作那榜文道

梁山泊舊兄弟柴王府新聚義權署都頭領盧俊義副頭領晁蓋示爲閻王閻世寶縱容女兒閻惜嬌巧偷漢子穢亂宮闈既然有忝官方兼且遺臭地府俺等乃項天立地豪傑凡遇奸淫誓必殺卻

不。意。俺。等。未。興。問。罪。之。師。閻。王。倒。有。相。害。之。意。招。兵。動。衆。要。與。俺。等。尋。仇。鄴。都。大。帝。某。偏。聽。一。面。之。辭。欲。將。俺。等。一。網。打。盡。俺。等。是。以。安。排。妙。計。奮。起。奇。兵。一。鼓。而。直。入。鄴。都。大。帝。之。頭。顱。不。保。再。鼓。而。廓。清。閻。府。奸。王。之。身。首。遂。分。所。有。淫。婦。閻。惜。嬌。奸。夫。張。三。魯。判。一。併。遊。街。示。衆。斬。首。高。懸。俺。等。師。出。有。名。殺。無。冤。枉。現。今。兩。座。城。池。統。歸。俺。等。管。轄。因。此。出。榜。安。民。各。宜。順。從。休。得。驚。擾。須。知。梁。山。泊。好。漢。生。前。不。怕。官。軍。柴。王。府。英。雄。地。下。更。無。敵。手。自。今。爲。始。俺。等。氣。運。方。興。威。名。遠。震。所。有。忠。義。堂。舊。日。弟。兄。速。來。鄴。都。城。重。行。聚。義。以。外。如。有。江。湖。好。漢。水。陸。賢。豪。亦。許。撞。籥。入。夥。共。圖。大。業。特。掛。榜。文。各。宜。知。悉。

這。個。榜。文。掛。了。出。去。早。哄。動。了。遠。近。梁。山。泊。數。內。兄。弟。果。然。先。後。又。來。了。三。四。十。個。盧。俊。義。等。好。生。歡。喜。把。梁。山。泊。聲。勢。漸。漸。回。復。了。也。曾。與。鬼。官。軍。大。小。二。三。十。戰。戰。無。不。勝。益。發。聲。勢。浩。大。盧。晁。等。也。益。發。歡。欣。鼓。舞。意。氣。飛。揚。不。把。地。府。官。軍。放。在。眼。裏。惟。有。軍。師。朱。武。不。很。放。心。道。聲。諸。位。且。莫。託。大。可。是。人。心。易。測。鬼。計。難。猜。某。料。鬼。官。軍。必。不。罷。休。難。保。無。足。智。多。謀。之。輩。安。排。惡。計。來。與。俺。等。爲。難。須。索。加。意。提。防。則。個。依。某。愚。見。第。一。先。須。改。造。雄。城。盧。俊。義。肅。然。道。願。聞。軍。師。安。全。之。策。朱。武。道。你。看。這。座。鄴。都。城。一。來。七。凸。八。凹。三。穿。六。洞。二。來。城。池。狹。小。地。勢。平。常。只。這。兩。層。那。里。比。得。上。梁。山。泊。水。陸。稱。雄。又。是。險。峻。又。是。穩。固。所。以。必。須。改。造。過。了。方。才。可。戰。可。守。晁。蓋。點。頭。道。不。錯。畢。竟。鬼。不。比。人。的。聰。明。休。說。別。的。你。瞧。這。邊。鄴。都。城。那。邊。枉。死。城。每。城。通。共。只。有。水。旱。兩。個。城。門。萬。一。被。人。圍。困。起。來。更。無。出。路。豈。非。都。變。了。囊。中。之。贖。軍。師。意。欲。改。造。城。池。的。是。要。著。朱。武。道。話。雖。如。此。欲。要。稱。心。像。意。改。造。一。番。卻。是。工。程。浩。大。依。某。主。見。若。

不改造也。罷若是另行改造時，這個工程怕和秦始皇的萬里長城不相上下。朱武一頭說，一頭取了紙筆畫影圖形道：「就這鄴都原有城池，重行改造，堅固東西南北，共開四個城門，水陸一起，共是八門。這個是裏城，再就惡狗村柴王府一帶，拷棹似打個大圈也。造一個城池也，開四個門戶，圍圍把裏城圍在中。心這個是外城，再就枉死城閻王府一帶也打個拷棹圈一樣。造個長城把裏城外城一起圍在裏面。這個是邊城，某已打量過了，裏城東西南北各各離開七七四十九里，從裏城到外城計程九九八十一里。從外城到邊城計程八八六十四里，如是三個城圈便抵得梁山泊三關險要，不知頭領哥哥意下如何。」

盧俊義道：「卻是好也。」相煩軍師調遣人夫道地興工便了。朱武答應了，自肚裏計較停當，一一說與蕭讓聽了，便叫擬了一張告示，專派九尾鬼陶宗旺主管造城一應事務。青眼虎李雲爲副，卽日勒限衆多百姓三丁抽一，五丁抽兩，挑泥擔石築造城池，休得躲閃。且喜人多手雜，又兼陶宗旺李雲兩個曉夜監工，早晚催督看看三座雄城將次完工。官軍方面並無動靜。朱武顛倒疑惑不定，如何恁地太平，好在三城已經築就，便有千軍萬馬來也無懼怕。逞著官兵不來，嚙索性把遠近河道一發開鑿得深廣，可以下得水。寨行得戰船，又把裏城裏面整治一番。將鄴都大殿拆了，重行蓋造，做了忠義堂。又在忠義堂背後一帶左右兩旁起造許多房舍，安頓人口。又在忠義堂影壁後面開掘地窟，這窟一直掘通城外，再從城河泥底開個地道，一直可到邊城之外。這個工程非同小可。這是宋江看了，立女天書勅勒著六丁六甲，只一夜便成就了。偌大工程，宋江、盧俊義、晁蓋、朱武等三個在地窟裏走了一巡，並無妨礙。兀自居功得意，看著三個岸然微笑道：「如今有了這個所在，便是官軍有日打破裏城時，俺等可從這里脫身，真是

萬無一失。朱武口雖答應，肚裏暗暗叫聲，苦宋江身邊有了這個天書，急來可以呼神喚鬼，興妖作怪，早晚必懷異心，非得想個計較，把那天書盜過來，點個火燒了，安得無事被他習得爛熟了？那時發作，不是要處朱武肚裏計較好生放心不下，欲待和盧俊義等商量，深恐隔牆有耳洩了機謀，沒奈何只得隱藏在肚裏，直到三更過後，悄悄地約著時遷說明緣由，授與密計。時遷雖然答應了，只是宋江的臥房門窗一堅固，宋江是個細心人，門窗上面一齊掛著銅鈴，夜間睡覺總關得水洩不通，便是時遷手高也難下手。欲待日間動手，無奈宋江提防得緊，人要離房門都倒扣，再把拳大鐵鎖鎖了，輕易不容人進得臥房。做得手脚時遷想來，想去無法可施，只得權且罷了。一日，宋江多吃了幾杯酒，又值陰雨之天，森羅殿上打出來的一屁股棒瘡（趣語）頓時發作，痛得難挨，跌臥在牀，呻吟不絕，不免驚動一堂好漢，打夥兒入房間候，只因神醫安道全自從戴宗尋取不著，一直擱到如今，總無下落。宋江棒瘡無人醫治，直急得在牀上發跳，只得又叫戴宗好歹尋取回來，卻依舊不會尋著。宋江挨痛不過，流出淚來，忽然想到素日專治一應馬匹獸醫皇甫端（出皇甫端）現在這裏，他既然醫得獸病，多分也治得棒瘡（是以宋江爲獸也，絕倒）便叫皇甫端胡亂治一治，果然略好了些，睡了一夜，依舊痛得利害。時遷就此生出一個計較來，欲要偷那天書先應曉得天書藏於何處，你看時遷好生機警，他假意入房看視，宋江病痛，宋江兀自宛轉呻吟，卻是痛得難挨，時遷搖頭咂舌道：「安道全不知下落，皇甫端不很濟事，這便怎麼處？」押司何不取出天書通誠祝告九天玄女娘娘，念道咒語，仰仗神靈，或者可以平瘡止痛。宋江慌忙答應道：「卻是使得，且看何如。」可是我痛糊塗了，賢弟相煩在俺牀上把個朱漆鐵皮箱曳出來，說著便在枕底下翻出

一把鎖匙指定一個授與時遷道賢弟便請開箱把三卷天書一齊取出來看有平瘡止痛神咒也沒時遷暗暗歡喜原來三卷天書藏在這個鐵皮箱裏好歹觀個方便把書偷了則個一頭思量一頭開箱揭開箱蓋打一看時裏面黃羅襪子包著三卷天書時遷亮裏取書暗裏把那箱(句)鎖(句)匙(句)模樣大小(句)長短(句)闊狹(句)眼裏打量心裏算計然後捧起天書交與宋江開看偷眼看時不知寫些甚麼休想識得一字宋江叫就牀前點起一爐好香掙扎著半身病痛拜倒在牀頂禮通誠已畢然後把天書三卷逐一翻查時遷那有心情瞧料手裏只管把弄鎖匙卻又三三四五次把眼瞟那鐵皮箱說也奇怪牀上宋江呻吟之聲果然定了聲聲口口謝時遷都因一句說話提醒了才得翻看天書咒好了半身瘡痛其時朱武也在一旁眼見天書如此靈驗心裏越是不安眼裏幾乎放火恨不得一手把三卷天書抓過來撕個稀爛掠往火盆裏燒了時遷聽宋江說了也著實恨那天書卻都不敢現於形色不一時宋江取過黃羅襪子把三卷天書親手包得齊整仍叫時遷安放鐵皮箱中當面把鎖鎖了將鎖匙親手收回然後叫將箱子安放原處時遷留神看那牀下同樣的鐵皮箱一起再有三四具只都不是朱漆的他便計在心裏抽身出去待夜來到自己臥房關了門剔暗了火取出身邊那個百寶囊來這囊便是做賊的法寶大大小小無論甚麼鎖匙及以外一應開關上落諸般傢伙件都有所以叫做百寶囊時遷開了囊把一大堆鎖匙逐一細看且喜內中一兩個和朱漆鐵皮箱上那一個鐵匙約莫恰是天巧地合只是欲盜天書急切仍是下不得手有一日可是好了宋江一時疏懈要緊登堂集議百忙中並未關鎖臥房時遷大喜怠敢怠慢恰好天色已晚外面趕著點燈時遷便一溜煙挨進宋江房裏急忙摸出兩個鎖

匙待要開時暗地叫聲苦原來一個小些一個又忒大些都不中用虧得時遷早就防到這一著預先備了一具一般無二的朱漆鐵皮箱連那鎖也約莫相同說時遲那時快時遷慌忙揆出來且喜並無人見慌忙取了假箱再揆入去慌忙掉過真箱卻把假箱安放停當慌忙又揆出來一溜煙竄入自己臥房把箱暫時掩藏過了胸口倒突地跳將起來半晌才定了卻去忠義堂上打個照面宋江那知就裏正在堂上坐地說笑時遷覷個方便看了朱武一眼朱武只不睬直待散了堂等了一兩個更次瞞著大眾去尋時遷時卻只不見朱武大疑急切之間只得退歸臥室或者時遷悄悄地到來說話也未可知那知左等右等時遷並不見個影子朱武愈疑開了房門一地裏躑躅盤旋那時一衆好漢都睡了小半打鼾鼾大半做夢朱武忽聽得自家牀下有些聲響便見時遷鑽將出來點了點頭疊着三個指頭指着牀下朱武約莫理會得撇開帷子看時宋江房裏朱漆鐵皮箱不是已經盜過來了時遷背着燈影子低低說話道深恐誤事是以直到人靜之後把這箱從俺牀下移過來正待揆出去聽得外面腳聲響不管是誰不免將身伏在牀下不道腳步響處正是軍師進來卻要即時相見只怕他忽地吃了一嚇掌不住失口叫出來被人聽見不當穩便只得伏着不動如今諒來裏裏外外都睡着了方敢做些聲響出來報個喜信便如此這般把盜箱的情形說了一遍朱武大喜沙聲答道多賴多賴如今不怕這厮反覆了時遷便把箱揆在朱武牀上朱武便把燈移近牀前兩個脫了鞋都上牀盤膝對面坐了下了帳（一路寫得機密之至）時遷認定鐵皮箱把鎖只一扭鎖便斷了便把箱蓋撇開來道把來就燈上燒了罷朱武未曾答應箱蓋早已撇開兩個一看都呆了叫苦不迭你道爲何原來箱裏邊空空洞洞並無一物莫說天書地書

連黃羅襪子也沒這是宋江存心機警爲的三卷天書已被時遷得知下落他便連夜取出來藏在別個箱裏卻把空箱依舊鎖著時遷那知就裏落得一塲空喜只偷得一個空箱朱武皺著眉頭道你莫非認錯了箱麼時遷道發誓不會弄錯我當時也曾暗暗做下記認你瞧這一道痕跡分明尙在這是我當時把個指爪掐出來的如何會得錯了朱武變色著慌道這厮恁地機警分明已被他瞧料得透明早把天書另行藏過了這厮身邊有了這部鳥書早晚必然做出事來教俺思想起來端的寢不安席了時遷憤然道軍師且休擔憂俺好歹再想個計較務要偷將來朱武搖頭道他如今已有提備自然更難下手了一宿無話次早時遷天沒亮便起來把個黑布襪子掩蓋了那空箱悄悄來到城河邊填些亂石在箱裏另把個鎖鎖了撲通地拋入河心滅了形跡抬頭看看天色東邊有些發白瞥見對河有個黑影一閃便不見了時遷不放心竄過一條石橋兩頭張望忽聽數十步外三兩株柳樹陰裏弓弦響時遷急忙將身一閃右肩上早已著了一箭只一痛翻身落水時遷不是水賊落水便往下沈只喊得一兩聲救命水從口裏直竄入去灌了一肚皮虧得地近西門水寨卻是船火兒張橫浪裏白條張順守把約莫聽得一兩聲救命張橫張順翻身齊起一個棹船巡綽(張橫)一個浴水跟尋(張順)張順眼明手快水裏搶起時遷來把來雙手高擎探頭出水打得一聲唢哨張橫恰好船到救得時遷上船兩眼已經發白張橫急把時遷馬伏著在他背上一陣搦水便從口裏直竄出來時遷悠悠地醒轉來了臂上那箭早被張順拔了只是血流不住痛得十分利害張橫張順顧不得放箭的是誰慌忙把時遷權且安頓在水寨裏取套乾衣替他換了看那箭傷出的是紫血必然箭頭有毒須速醫治則個張橫便教張順守了寨自家慌忙背

了。時。遷。帶。了。十。多。個。弓。箭。手。擁。護。著。怕。有。歹。人。再。放。冷。箭。一。口。氣。報。上。忠。義。堂。口。稱。外。面。必。有。奸。細。時。邊。中。了。毒。箭。如。今。背。得。來。也。當。日。恰。是。燕。青。輪。值。忠。義。堂。慌。忙。看。了。時。遷。傷。處。道。聲。不。妨。小。乙。卻。識。得。這。個。毒。名。且。喜。自。有。解。藥。倒。是。外。面。捉。拿。奸。細。要。緊。待。俺。啓。報。軍。師。自。有。定。奪。張。大。哥。且。回。水。寨。聽。候。將。令。便。了。張。橫。便。自。去。了。不。多。時。軍。師。令。箭。已。到。叫。水。旱。各。寨。軍。將。無。分。曉。夜。加。意。提。防。不。許。擅。離。寨。柵。把。守。四。門。軍。將。更。須。無。分。曉。夜。子。細。盤。查。休。得。疏。懈。再。放。奸。細。入。來。一。面。已。派。十。個。巡。城。頭。領。分。頭。兜。拿。奸。細。好。歹。必。有。下。落。且。說。十。個。巡。城。頭。領。亂。了。半。日。那。里。捉。得。那。個。放。箭。奸。人。只。得。罷。了。惟。有。裏。裏。外。外。上。緊。提。防。一。到。夜。間。又。在。緊。要。去。處。掘。些。陷。坑。伏。下。兵。丁。準。備。捉。拿。奸。細。接。連。好。幾。夜。卻。依。舊。不。曾。有。甚。動。靜。各。處。守。把。的。不。免。懈。怠。下。來。那。時。正。當。二。月。風。尖。夜。冷。把。守。的。你。我。託。膽。只。管。睡。覺。軍。師。朱。武。又。巧。少。有。感。冒。害。病。在。牀。是。以。軍。心。一。發。疏。懈。一。夜。禍。事。發。作。東。門。水。寨。忽。地。火。起。括。括。雜。雜。燒。將。起。來。寨。裏。混。江。龍。李。俊。翻。江。蜃。童。猛。和。手。下。一。百。個。水。師。都。從。睡。裏。夢。裏。直。跳。起。來。已。是。合。寨。通。紅。無。法。施。救。且。顧。亂。紛。紛。上。船。四。散。搖。開。胡。亂。張。弓。放。箭。烏。亂。了。一。場。並。無。廝。殺。也。不。知。這。一。場。火。是。否。奸。細。的。手。脚。抑。或。數。內。兵。丁。失。慎。眼。看。一。個。水。寨。直。燒。得。精。光。大。吉。早。驚。動。了。裏。裏。外。外。四。面。八。方。把。守。的。攪。了。好。半。夜。早。已。天。色。明。亮。朱。武。大。怒。只。得。扶。病。上。堂。傳。喚。李。俊。童。猛。到。得。面。前。拍。案。大。罵。道。俺。分。付。你。們。甚。麼。來。若。不。是。夜。來。懈。怠。水。寨。如。何。被。火。燒。了。倘。有。大。夥。奸。人。乘。機。廝。殺。烏。亂。裏。那。里。抵。擋。得。住。你。兩。個。今。番。休。了。教。俺。如。何。願。得。交。情。須。索。軍。法。從。事。曹。正。何。在。可。與。我。把。李。俊。童。猛。綁。去。砍。了。便。有。廬。俊。義。晁。蓋。等。做。好。做。歹。再。三。相。求。朱。武。喝。道。且。看。兩。位。頭。領。分。上。把。你。兩。個。饒。了。往。後。無。論。是。誰。再。有。違。了。軍。令。誤。了。大。事。者。便。當。處。

斬決不容情。李俊童猛慌忙拜伏在地謝了。不殺之恩自回東門水寨去了。各處守把的得知此事。盡皆凜然無敢懈怠。當日朱武與盧晁等計議道。時遷中了一枝箭。水寨燒了一場火。城內必有奸細。只是無影無蹤。一地裏捉拿不得。我這裏惟有齊心準備。加意提防。俺前者已派一應大小兄弟。各有執事。如今思想起來。尚須更動一番。使得提防上十分周密。方好。盧俊義道。軍師但有調度。某等悉聽。主張。朱武便就堂上取過聚義花名冊。叫蕭讓一旁坐了。取過紙筆。聽候開派執事。頒布號令。正是走檄行文。憑聖手調兵。遣將仗軍師。欲如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朱武大派執事 時遷再盜天書

話說朱武把花名冊翻來覆去看了多時。方才說道。計開掌管錢糧頭領二員。及時雨宋江。小旋風柴進。把守望臺製造火砲頭領一員。轟天雷凌振。主管大小戰船頭領一員。玉旛竿孟康。監造一應軍用鐵器頭領一員。金錢豹子湯隆。掌管行文走檄發號施令頭領一員。聖手書生蕭讓。照料馬匹頭領二員。金毛犬段景住。紫髯伯皇甫端。專一把捧帥字旗頭領一員。鐵臂膊蔡福。逢山開路。遇水疊橋頭領一員。險道神郁保四。分頭守把裏城頭領一十六員。東門解珍。解寶。西門項充。李袞。南門穆春。穆弘。北門林冲。董平。東水寨李俊。童猛。西水寨張橫。張順。南水寨童威。阮小二。北水寨阮小五。阮小七。分頭守把外城頭領一十六員。東門魏定。國單。廷珪。西門樊瑞。杜興。南門徐寧。陳達。北門鄧飛。歐鵬。東南旱寨李立。蔡慶。西南旱寨鄒淵。鄒閏。東北旱寨孔明。孔亮。西北旱寨杜遷。宋萬。分頭守把邊城頭領一十八員。東門施恩。李忠。西門焦挺。石勇。南門呂方。郭盛。北門韓滔。彭圮。東門外鐵柵劉唐。楊志。西門外鐵柵朱仝。雷橫。南門外鐵柵。

武松魯達北門外鐵柵黃信宣贊北門鐵柵便是地窟的出路加派大刀關勝小李廣花榮一同守把巡哨三城專做細作頭領二員鼓上蚤時遷白日鼠白勝衝鋒陷陣步軍頭領四員黑旋風李逵錦毛虎燕順喪門神鮑旭錦豹子楊林往來策應馬軍頭領四員霹靂火秦明急先鋒索超白花蛇楊春小霸王周通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考算錢糧支應出納頭領一員神算子蔣敬施行賞罰執掌軍政頭領一員鐵面孔目裴宣照料城垣房舍頭領二員青眼虎李雲九尾龜陶宗旺專造一應兵符印信頭領一員玉臂匠金大堅專造一應旌旗袍襖頭領一員通臂猿侯健執掌行刑屠宰牲口頭領一員操刀鬼曹正常時備戰聽候調遣頭領一十二員笑面虎朱富鐵叫子樂和花項虎龔旺病尉遲孫立井木犴郝思文中箭虎丁得孫撲犬鵬李應病大蟲薛永鐵笛仙馬麟沒羽箭張清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守護忠義堂頭領三員浪子燕青雙鞭呼延灼九紋龍史進明開酒店暗做眼目頭領六員惡狗東村旱地忽律朱貴惡狗西村活閃婆王定六邊城外丁字坡菜園子張青母藥叉孫二娘邊城內閻府前小尉遲孫新母大蟲顧大嫂各宜心靈眼快戮力同心不得有曠職務年月日鄆都重聚義總兵都頭領玉麒麟盧俊義托塔天王晁蓋會同掌管機密軍師朱武分調人員告示（第一重小結束帶點出無數角色來）看官聽者梁山泊好漢這番聚義計共一百零二個兄弟只那智多星吳用入雲龍公孫勝神醫安道全鐵扇子宋清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白面郎君鄭天壽二位天罡七個地煞小半已入空門（指王英扈三娘）大半不知下落不知下落的只得罷了晁蓋且囑朱武派人傳書苦勸王英扈三娘再來聚義勸了三回五次不肯答應只得罷了朱武附耳低言道別個不來不打甚麼緊只那吳

用公孫勝一個足智多謀一個神通廣大論理這裏面實少不得這兩個燕青低低插口道這兩個卻是那一個（指宋江）的心腹不來倒也罷了省得那一個添了羽翼左右商量與妖作怪朱武道不然倒是來了俺等暗中容易防備怎奈如今偏不肯來俺也曾三回五次叫戴宗時遷密地尋訪卻只杳無下落只此卻是奇怪深恐他兩個躲在暗裏和宋清合在一起幫著這裏那一個做個外應一日發作這裏安得太平是以他兩個有一日不來俺只是放心不下保不定他兩個昧了義氣安著惡意把俺等算計偷然換過姓名藏過面目反去投入官軍營裏借刀殺人這便奈何燕青道但願軍師所料不準或者公孫勝已跟著羅真人入山修道不踏紅塵吳用也似王英夫婦皈依三寶遁跡深山便好朱武只是搖頭道只怕不見得罷究竟這兩個在於何處作何勾當往後終有分曉如今沒奈何只得瞧後來罷晁蓋道軍師且休過慮倒是安道全沒處尋將來俺等害起病來叫誰醫治好歹須要尋取他來才得方便朱武點頭道兄長也說得是話未說完時遷忽地到來又看了朱武一眼朱武托故便跟出來來到無人之處時遷緊貼著朱武耳朵道且喜今番被我盜得來了且待夜間將書交割朱武大喜到得夜深兩下悄悄地相會了時遷且不取出天書先得意洋洋訴說一番道我自從箭瘡平服之後接連幾夜飛簷上屋伏在宋江臥房之上揭開一兩片瓦尋得一條磚縫裏射出燈光來張下面時第一夜宋江並無動靜第二夜他只在房裏打磨旋不知心裏想甚麼第三夜見他執著一卷天書在燈頭高聲念誦忽然立起來把火吹滅了約莫聽得開箱落鎖之聲他這個賊在暗裏安放天書可算得一百二十分的機警第四夜我趕早上屋這個賊倒不防（自己是賊偏口口聲聲說人是賊）分明見他從一個箱裏開鎖取出天書只

是並不開讀。只點着一炷香，將書連袱子供在桌上，伏地拜了幾拜，急匆匆便把書安放在箱裏鎖得好。了。便自睡了。我也願不得甚麼，等得宋江鼾聲發作，索性扳起了一塊屋磚，把根黑綫擊着一枝太平香，直垂下去，湊在燈頭點著了。急忙堵着鼻子，抽將起來。（賊智巧妙之至）一枝引得四五枝都點著了。納在一個竹筒裏，只顧往房裏吹了多時。那時便有十個宋江，那里再有一點知覺，我便發瓦搬磚，扳開兩根椽子，把根粗大索子繫得牢了。人便抱着索子直溜下去。（賊智巧妙之至）揭起帳子，看那賊差不多是死了。我從身邊取出百寶囊，把匙配了鎖，揜得開來一塊袱子，三卷書，且看躲閃到那裏去。我便取了塞在胸前，把箱依舊鎖好，可憐牀上那賊依舊死人也似挺著，正待盤繩上屋地下，悉率率踏着屋上落下來的一地灰泥。（文筆甚細）這個若被那賊次日見了，却是老大一個破綻，回頭在門角落裏尋得一柄竹帚子，一個畚箕，把來掃得乾淨，將箕和帚安放在原處，然後執著索子上了屋面，解了索架了椽，蓋瓦安磚，原封不動，可是身子乏了，輕輕地跳下來，閃入自家臥房，便把三卷天書作枕，一直睡到今日午時方纔起來。時遷說完了，才在胸前取出一包書來，雙手交與宋武道：「書在這裏了，你瞧這黃羅袱子裏邊不是天書是甚麼？」朱武眉開眼笑道：「辛苦你了，且喜書已偷來，宋江無能為矣，究竟甚麼鳥書這般利害，我與你且翻看一回。若是一般會得念誦，留下自有用處，不然把火燒了罷。時遷道：「昨夜連這袱子做了枕頭，一着枕便睡着了。此時正好子細翻看，則個前者約莫偷觀過上面彎彎屈屈，可不明白是個甚麼路數。一面說，一面把黃羅袱子解開來，不錯的一起共是三卷兩個各取一本，揭開看時，但見紙張雪也似白，逐一揭將下去，從頭一直至尾兩卷一般，並沒一個半個字，再看那一卷時，也是如此。那里

有甚彎彎屈屈的篆文兩個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話來情知又着了宋江的道兒了時遷恨極朱武駭極心想宋江好利害分明料得有人算計於他是以提防得緊弄得時遷一次兩次白費心機不曾把三卷天書偷得到手兀那宋江真是個鬼精靈好教人奈何他不得却是苦也時遷發狠道不信這賊這般刁滑俺倒要發個誓往後偷不得那天書俺情願洗手不再做賊了軍師且休慌看俺慢慢地想個萬全計較務要偷得書來教他得知時遷手段筆無雙管話分兩頭且說地府鬼王一起共分十殿第一殿秦廣王專司人間壽夭生死冊籍統管幽冥吉凶鬼判殿居正西黃泉黑路殿的右邊建個高臺叫做孽鏡臺臺高丈一鏡大十圍上梯七個字匾額道孽鏡臺前無好人曉夜押赴多惡鬼魂上臺照鏡照見在世自心之惡休想遁形第二殿楚江王殿居正南黃泉黑路司掌活大地獄縱廣五百由旬內中另設十六個小獄專一擺佈作惡鬼魂第三殿宋帝王殿居東南黃泉黑路司掌黑繩大地獄一般也有十六個小獄拘管衆多鬼魂分別受罪第四殿五官王殿居正東黃泉黑路司掌合大地獄大獄也廣五百由旬小獄也設一十六個第五殿便是閻羅王殿居東北黃泉黑路專管枉死鬼魂地底安排五百由旬叫喚大地獄一十八層誅心小地獄審理鬼犯恩怨分明自從閻世寶做了一殿之主含含糊胡不大理事從來又被魯判放了一十八層獄裏鬼囚這第五殿便弄糟踢了第六殿卞城王殿居正南黃泉黑路掌管大叫喚大地獄第七殿泰山王殿居西北黃泉黑路掌管熱惱大地獄第八殿都市王殿居偏西黃泉黑路掌管大熱惱大地獄以上三處大獄一般縱廣五百由旬小獄一般分設一十六個第九殿平等王殿居西南黃泉黑路執掌阿鼻大地獄圍環八百由旬籠罩一重鐵網一般也設十六小獄第十殿轉輪王殿

居中央黃泉黑路上面便是五濁世界。這個鬼王非同小可。轉移禍福。執掌輪迴。設立金銀玉石木板。奈何六座橋梁。專備各殿。解到鬼魂。分別批判。過橋發往四大部洲。投胎出世。殿後設個轉劫所。地廣七百由旬。周圍上下俱是鐵柵。內分九九八十一處。逐處皆有亭臺。各有判吏。設案記事。柵外共有羊腸細路十二萬八千條。彎盤屈曲。直通四大部洲。說也稀奇。這十萬八千條羊腸細路。裏面望出來。漆也似黑。外面看進去。雪也似亮。路口都有判派吏役。輪班把守。凡是死鬼投胎。盡須經過輪迴黑道。雖則茫茫黑道。一起十萬八千條。其實只有六道。這個就叫六道輪迴了。你道是那六道說話的也。須交代明白。一是福人道。凡是富貴享福之人。都從這條路上投生。二是苦人道。凡是貧賤吃苦之人。都從這條路上出世。三是胎生道。四是卵生道。五是溼生道。六是化生道。如是六道。巧妙輪迴。都歸轉輪王一人判斷。（說來鑿鑿。却是一派鬼話。）十殿鬼王之上。西有酆都大帝。東有東嶽大帝。二帝之上。再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只是這個教主菩薩。十分怕事。平日裏只管打坐參禪。靜心滌慮。便是梁山泊一夥鬼好漢。把地府鬧得沸反盈天。只怕這個教主菩薩。一總不曾曉得。（又是一派鬼話。）自從柴王府好漢先後殺了兩個閻王。一個大帝。兩處城地盡皆失陷。東嶽大帝聞知了吃驚不小。便立地行文傳檄。着各殿鬼王星夜會師。聲討強賊。一面表奏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菩薩正和一衆善男信女講經說法。吃素修齋。便把東嶽大帝表章攔在一旁。並不理會。只可憐各殿鬼王。接連和酆都城裏好漢廝殺。多時不曾勝過。一陣捉得一人。明知敵不過。只得息戰。休兵。別作計較。東嶽大帝益發着慌。無奈三回五次表奏上去。依舊並無理會。看看一夥強徒聲勢益加浩大。竟然肆無忌憚。築造三城。大帝如何不氣。不免又叫各殿鬼王前往捉殺。

強盜阻撓。工程卻顛倒。喪兵折將。休想近前。只得四散。躲閃開來。甚麼都不敢管。東嶽大帝愈慌。欲要大刀闊斧。御駕親征。量自家手無縛雞之力。胸無縛虎之謀。濟得甚事。只得傳喚各殿諸王。開了個御前會議。單表第三殿宋帝王生身。正是宋朝開國皇帝。一向知道梁山泊一百單八個強徒。專意要和官家爲難。橫行河朔。不受招安。好容易被張叔夜一網打盡了。替大宋官家除了一害。那知這夥強徒賊心不死。來到陰司地府。依舊殺人放火。打家劫舍。聚衆橫行。委實可惡之至。非得想個計較。把來殺個精光。怎洩心頭之恨。你看好一個宋帝王。他見一帝八王。面面相覷。沒做理會處。他在一旁益發咬牙切齒。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便出班啓奏道。強徒聲勢利害。只可計取。不可力攻。臣一向抱病。不曾與強徒廝殺。過便是廝殺。多分也不濟事。臣左右思量。卻有三個計策。自古道。以毒改毒。毒蛇可治瘡毒。隨口講成典故。如今欲制大夥強徒。須索找尋毒物料。想各殿諸大地獄裏頭。不少殺人亡命十惡大罪囚徒。何不盡行釋放出來。給與盔甲馬匹軍器。編練成軍。其中必有奇才異能之輩。便分別授與職司。着各向着軍前效力。捉得一賊。免罪終身。殺得一賊。減罪三等。死囚貪圖赦罪。必然奮勇上前。與一夥強徒拚命。這個計策。叫做以毒改毒。好一面出榜招賢。量才器使。量儘大地府必有能者。臣料梁山泊一夥強魂生前。必然結下許多刀頭仇怨。這張榜文掛了出去。必有一夥強徒的對頭冤家。拍手鼓舞。奮身投效。一來好報私怨。二來好立戰功。也必出力向前。這個計策。叫做借刀殺賊。好萬一兩個計策行了。尙不濟事。便可準備諸多禮物。安排車馬儀仗。派一兩個曉事幹辦。去到陽世。迎請張叔夜到來。再施妙計。重賺強徒。包管一百單八個強魂。直嚇得失神落智。屁滾尿流。束手待死。這個計策。叫做頭醋酸。二醋辣。好好。

東嶽大帝聽了連連點頭道端的妙計倒虧你想得出來只是釋放死囚非同小可萬一放了出來顛倒去和強徒撞籌入夥合在一起豈非弄巧反成大拙又或放得出來一闕跑了如何是好可是這個以毒攻毒計策中間很有出入行與不行那敢擅專須待奏明上頭那一個（指幽冥教主）且看依也不依宋帝王道只是上頭那一個只管跌坐講經闡揚佛教一切表章都不瞅睬非是梁山泊一夥強魂殺到面前如何理會得大帝道話雖如此孤家終究不敢擅專好歹於明日五更前往面奏一切說得兇險些務要討他一個回音卻再理會至於借刀殺賊之計最爲穩當便着你草擬榜文分發各殿書吏連夜繕寫端整四處張掛便了宋帝王一時賣弄才情便就大帝面前討了一副紙筆提起筆來榜文一揮而就琅琅地念誦通

示爲出榜招賢討伐強寇告爾大衆知悉須知春秋大復仇英雄了恩怨凡有血氣安肯干休（句打動）茲有梁山泊一百單八強魂攪擾地府聲勢則如荼如火行動乃無法無天枉死城殺害閻王酆都殿篡弒大帝近者聚衆十萬霸築三城耀武揚威心粗膽潑九殿冥王徒勞殺戰牛頭健卒多半喪亡不有賢能執鋤強寇因此張掛榜文招攬豪傑其有生前好漢陽世英雄與一百單八數內強徒結下深仇切怨者必然指不勝屈靈當痛切於心魯提轄火燒瓦官林教頭火併水寨武行者血濺鴛鴦樓小李廣大鬧清風寨宋江智取無爲軍石秀火燒祝家店就中死者豈不銜冤再有祝家莊父子兵都被強徒殺害宋官家英雄漢多因水泊亡身殷天錫被李逵打死史文恭爲俊義生擒鎮關西遇魯達而喪命西門慶遇武松而殺身如此死亡豈不冤枉茲者可讀榜文齊來效

力。既。可。博。得。軍。功。又。得。報。復。私。怨。此。外。山。林。逸。士。江。湖。散。人。凡。有。智。勇。咸。許。投。軍。孤。王。欲。募。勇。夫。不。惜。重。賞。亟。掛。榜。文。各。宜。知。悉。年。月。日。東。嶽。大。帝。招。賢。告。示。

東。嶽。大。帝。聽。了。道。聲。榜。文。做。得。恰。好。就。此。繕。寫。百。十。多。份。遠。近。張。掛。出。去。且。看。有。無。人。來。宋。帝。王。聽。了。好。生。得。意。便。與。諸。王。議。論。了。一。番。各。自。去。了。不。在。話。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紙帳銅瓶室牘墨

(逸梅)

百衲主人以詩見示。亦我贖墨光也。秋夜云。玉盤如掌印波平。睡味滄浪入夜清。渾是西風無賴甚。又吹殘葉試秋聲。舊曆除夕云。月色臨關迴。人聲隔座浮。誰家惆悵客。此夜獨登樓。題自藏韓媛繡冊子云。纖纖玉手壓紅絲。曠代人實得此奇。繡出江南腸斷處。一雙蛺蝶蕩花枝。靜宜園云。東辭鳳闕避塵烟。西望羣山見玉泉。記得前朝全盛日。鶯花三月看鞦韆。夕佳亭云。老樹陰陰午夢長。滿天飛絮落池塘。誰將錦袖花間舞。化作清風一陣涼。臨洹亭云。漳水南來一派流。聲聞耳底夜悠悠。年年人去無明月。人在湖山月滿樓。紅葉館云。紅葉重開舊館門。東風吹散落花魂。可憐細草無人語。一檻垂楊帶雨昏。鄴園雜詩云。漂泊江湖似轉蓬。十年哀曲古今同。華亭鶴唳真堪憶。誤煞雲間陸士龍。甘泉截竹學鸞聲。差似今宵月色明。花落不歸傷晚柳。陰停轡看春耕。引吭高歌大有人。悔從宛洛染緇塵。六州多少傷心淚。灑向羊碑草不春。

盡情
小說 綠楊春好錄 (續)

(江都俞隔雲著)

第二十二回 杏花樓家書傳朔漠 風雪亭杯酒定婚姻

採蓮復採菱。秋光冷畫屏。算幾夜西風。一帶隋堤柳瘦。醉翁聚天籟社。諸老橫舟。五亭橋下。適石峯劍庵。同有山左之行。於以盡歡。聊當祖餞。坐中捨醉翁。外寓香侯。與素書皆曾受折腰之恥者。於石峯劍庵。出仕意殊不謂然。臨別贈言。亦當有所供獻。而石峯劍庵祇付之唯唯。否否。初不信宦海風波。竟如言者之險。惡明日竟去。天籟社吟毫久擱。從此聲稀。而寒園少負狂名。老成瘋子。耽詩夢。鳳捉月。騎鯨雨。亭智鍾亦各喪耦。方夢戀空房。魂消遺掛。更何暇與其他諸老作詩酒之會耶。是以天籟社至此。偶有吟聲。都成煞尾。醉翁掃興已極。則多家居。與素素譚禪。素素笑曰。若纔從臙脂堆中爬出。情懷猶印花心。便來曉春樓上學佛笑耶。醉翁亦笑。回首歡場。不無似夢花神月仙。(一妓名見第四回與十五回)已嫁商人。爲婦。卽繡琴藍橋。(亦一妓名見第二回)亦抱琵琶他去。至銀屏與娥雲雖偶相親。顏色或將衰退。枇杷門巷。從今決意回頭。不再涉足花原。情種佛亦婆心。未有惜花不能學佛。我輩徘徊于風月場中。絕異儉俗。眼底無花。卽是胸中有佛。素素之言。或欺我耳。因語素素。卿學佛有年矣。果有心得否。盡語一二。俾去鈍根。素素曰。放下屠刀。亦能成佛。況子慧根自堪入彀。若我。研典以來。不敢謂果有心得。特足不出乎鏡園一步。似此心已能靜矣。醉翁曰。靜字功夫。我亦曾學。不特家居爲然。卽在綺羅叢裏。亦不拋荒。嘗靜觀鶯鶯燕燕之一言一動。無非媚我者。鳳毛麟角也。素素笑曰。胡不早早回頭。醉翁亦笑曰。一困于媚。再困于憐。馳馬情場。驟難勒止。素素唯唯。醉翁常依依不去。幾月餘。素素忽請伴麗珠去。醉翁僞怒曰。

汝將視我。敲月門者耶。素素指天作誓。至欲剖腹。出肺肝相示。醉翁笑曰。過矣。過矣。繼百慰勸。素素終不肯輕易其辭。曉春一角。從今變爲經樓。有佛如來。隔窗向鏡。園中之老老小小。笑是時之玉蘭。姨覺黛樓老去。素素逃禪。剩我添香。讓君磨墨。小星三五。算已凋零。此後之杏花樓。將長爲醉翁翁之溫柔鄉矣。雖然儂固非醋婦。喜與諸姨爭春者。際此秋深。百般寂寞。晚來月上。簾鈎鈎起。愁雲一片。回首家鄉。遠在朔漠。蓋玉蘭原係旗人。有父有母。且善弄霜鋒。能作公孫大孃舞。以失族歡。隨父母流落江湖。賣解餬口。玉蘭貌美。嘗以紅綾束腰。馳馬觀者。南北分立。中留一衢。衢亘數十丈。玉蘭策馬環行。衢端三匹驟縱。轡亟馳。貫衢馬行無停蹄。馬上人墜騎無已時。旋墮旋復。其捷蓋目力所不能辨。但睹翩翩。霓裳馬上。下飛舞如蝶而已。醉翁當時聽鼓匆匆。時南時北。媚重而遷。常爲惴惴。何物嬋娟。能刀能劍。雖素素黛樓。均經物色。而醉翁不惜再量珠聘歸。玉蘭者正非俾愛其色也。其父若母。常常來依阿壻。醉翁既返里。以百金爲丈人峯。作川資。囑歸故里。玉蘭牽襟哭別。覺此後天涯地角。無異與親。永訣不料。別已多年。音書久隔。而此時鴻雁來賓。忽然從瀚海中傳來。家報醉翁得書。知玉蘭見必狂喜。乃先戲之曰。若父有書來。亦相信否。玉蘭方束髮。聞語遽變色。曰。得毋誑我。醉翁從袖中出書示之。笑曰。可誑汝否。玉蘭一手握髮。一手近前。奪書視之。狂喜笑問。醉翁曰。書何時來。曰。昨晚問來。玉蘭固略識之。無又嘗受醉翁教。故淺近筆札。尙能瞭然。書中云云。知雙親備受艱辛。始歸故里。所幸三徑雖荒。猶存松菊。家居多載。尙堪以平安二字慰我。我之爲狀。自較親佳。欲寄復音。亦易告慰。乃倩醉翁作書。已則在旁磨墨。醉翁展紙于案。執筆問之。曰。作何語。玉蘭笑曰。無甚緊要語。不過尋常竹報而已。醉翁笑曰。雖然幾句浮文。如何得動親聽。玉蘭曰。

無妨我且語君大意第君下筆不可如我發言之俚耳醉翁點首玉蘭姑將髮束爲髻笑語醉翁曰不用浮文祇須說我終日憶念兩老時刻在心醉翁點首曰卻是至情語玉蘭微笑續曰可憐人不如鳥有手足獨無兩翼不然早飛到我我母前看雙親顏色也醉翁又點首且顛其足曰至情語中之至情語玉蘭不理仍續曰但我自別後于今十數載矣此十數載中我之髮不知已落幾許我之皮膚不知已皴幾許非但馬不能騎劍不能舞即欲走數十里路便欲跛矣我父我母在十數年前已經同此情狀現在我不必親到膝下但閉目靜思便知我父我母老矣醉翁笑曰誰把你嬌慣得數十里也不能行玉蘭仍不理又續曰我此時所居是崇樓大廈所食是白粟肥膏醉翁笑曰原來如此玉蘭乃怒以目且曰勿開心且細細聽……尙且攬鏡自窺顏色大變我父母日在駝背上作生活更覺可憐天暖時髮絲燒火天寒時鼻液掛冰一陣陣沙漠颼風吹得如海翻山倒呼吸也不得出醉翁聞言不復笑語曰我知是等情狀也爲阿丈可憐玉蘭幾墮淚續言時聲漸嗚咽曰似此勞碌碌恐我父母髮白矣齒脫矣視茫茫矣唉兒不孝晨昏久曠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不知何時纔能聚首醉翁顏色霎時黯淡玉蘭續曰還望雙親千萬珍重千萬珍重若他日有暇兒或能歸鄉再敘天倫之樂事也醉翁聽畢卽就原意起艸爲誦一遍且笑曰小婿韓國駿順便問安玉蘭取稿復自閱轉珍重授醉翁曰勿爲洪喬所誤致重勞兩老盼望也醉翁唯唯去念玉蘭已萌歸念或將不久言旋阻之乎抑允之乎誠教予左右做人難矣雖然老境頽唐已難自主各事正不妨讓人自由去也第膝下諸雛年已成丁臨頭吃緊事予又何能因循苟且耶乃謀諸女馬融夫人夫人曰此事不獨君爲担憂我亦躊躇已久沈家昆仲頗饒秀氣姊姊妹亦性

多温淑我極有意于是不卜君意云何耳醉翁笑曰卻是不謀而合夫鏡園與小蓬萊隔着盈盈一水兩岸春深小小紅橋不啻鶻駕也夫人微笑便暗中計畫覺兩家奇偶未能巧配鶻駕而韻碧貌乃奇醜難以擇人因轉以難醉翁醉翁笑曰待我與寓香侯一譚且慧福樓頭尙有陸家人在若能並入朱陳聯爲姻婭則尤妙甚由是醉翁對寓香侯與素書屢思一吐私衷乃苦苦無機宜是時秋山如妝水落石出重陽節後日影初長秋聲室與讀書樓書聲頗不寂寞雖屆夜午時有咿唔聲縷縷透窗紗而出適屏光之子名海華者亦來讀書樓向豆山先生請業海華長矣曾入闈場已青一衿此來不必朝朝立雪但執經問難時一登樓其人醜甚眼架水晶亦原視短天花之迹滿面如雕諸子嘗捧腹互笑無賴如慶官一見便指爲韻碧之檀奴而此醜夫以宿聞韻碧才名嘗借得秋聲室一二卷課本不覺反覆吟哦欽爲韓氏之不櫛進士韻碧亦嘗窺之于玉壺堂外但隔着晶層各各朦昧而醉翁旁觀甚清亦以爲天然佳耦特祕而未發稍待蹉商然而渾欲憐伊紙上之詩多悱悱似曾擾我窗前之鳥亦關關海華旣得睹韻碧課作後一時傾心不已復向讀書樓學侶巧得茶靡社唱和集抄本一册妙者誰韻碧也簪花格子秀媚宜人再誦其詩則字裏行間別有柔情逸韻芬芳悱惻傾絕人寰偶探消息于丁香長榮則力陳其醜海華不顧也似他繡口錦心疇能媲美任是蓬頭粗服我亦相憐已而已而海華詩人也亦書癡也得個嬌妻亦能弄筆香閨問之靈心咏絮慧舌生蓮其樂何如爾時窗外有鶯聲燕聲窗內有書聲詩聲聲聲相答便是神仙不譚鶻羨不羨矣而在諸姮娥亦嘗傳癡人之消息于韻碧最使韻碧顛倒者卽屏光之家有梅成林花開之時海華嘗醉倚樹下經夜不歸寢室惟恐夜深花睡去不辭露宿伴紅妝癡人癡事亦

韻亦諧。韻碧聞之。貌雖發。曠心已爲之無主。輓輓上下不能發語者。移時念末俗少年。渺無君子。厥惟癡狂。差可與共。晨夕蓋性。雖顛頑處處有。真情流露。譬之美玉。未經雕琢。卽有微瑕。尙爲原璞。韻碧作此念。憤沈家。昆仲之常相詆。其醜也。以爲瓊肌粉萼。我雖不及梅花。而鐵幹冰心。卻也天成。傲骨癡人愛我。我亦憐癡。于是韻碧遂無端顛倒。有時夢境。迷離居然。變作梅花一笑。倚來高士。豔陽樓諸姪。娥莫洞其私衷也。特午枕夢回。或聞其呼癡。顛。顛。愚。此癡字。顛字。愚字。一聽不眞。便蟬聯成癡哉。余三字。諸姪娥有聞之者。正不解其爲甚。而癡也。維時小琴伴諸姪。娥宿豔陽樓上。長夜圍爐。喜不寐。與亞蘭小眉等。譚紅樓故事。每語及阿姊。輒爲黯然。謂自暑中出閣至今。不曾歸寧。雖音訊頻通。要不過互道情狀。聊慰相思而已。近忽久無書來。小琴大異。乃連發數函。口吻似乎詰問。迨獲復音。而消息大異。謂凶夢有關。父壽汝其速歸。恐父已病魔纏擾矣。小琴聞之大驚。轉以示衆。韻碧曰。大琴姊亦太迷信。一夢也。值得如許大驚。小怪耶。小琴亦曰。阿父如病。豈有不喚我歸之理。況其久纏病榻乎。雖然。小琴終不無惴惴。明日遂歸。初不見。乃父亦不見。乃母其果病耶。倉皇已極。旣入闔內。僕輩言乃父固甚健。逕入小圃。山茶方作花。乃父正爲花徘徊。精神桓桓。亦如昔也。遂繞膝下。呼父多聲。陶農笑領之。問亦覺冷。否。大琴與汝來信。亦佳否。渠近糊塗。久久不作家。書幾令我爲盼煞。小琴笑曰。姊昨適有信寄兒。近日亦久疎音問矣。陶農曰。與我一閱。小琴探懷。擬出書。驟憶有不祥語。乃轉含糊曰。阿父忘卻携歸矣。陶農唯唯。小琴苦被父留。乃家居多日。秋聲室諸姊妹。以爲其父果病矣。適大琴又來書。謂惡夢不祥。非敢擅信實外子。習周易有素。能卜吉凶。確係文王神課。非市上江湖賣卜儔也。諸姪娥閱書。皆微笑。笑伊崇拜夫言。抑何太甚。殊覺不可。

信小琴來。衆益笑。乃姊之荒謬。以書示小琴。小琴亦微笑。笑阿姊聽夫一言。竟咒家人不壽也。然而言竟不誣。事能吻合。陶農突以死耗聞矣。特陶農之死。非病。非傷。亦非衰老。堦前一挫骨便支離。臥牀二日。卽與塵世長辭。自謂了無苦痛。似重入極樂世界。而徐氏家人無弗哭之哀。大琴隔江聞耗。挾壻奔喪。匆匆歸來。痛哭不止。入殮而後。鏡園中人咸怪卜語之奇。適大琴重臨舊地。夫壻亦來。諸姪娥爭瞻其丰彩。果然無江湖卜者相。諸學子曳之登讀書樓。促膝深譚。盡歡而去。是時陶農喪中。親戚從客地返者。一時甚夥。卽如鶯雛亦抱呱呱而返。蓋石倫與徐氏亦近親也。其子維吉亦隨乃姊（指鶯雛）歸來。維吉學于外埠。兼及橫行文字。當時東西洋人握手未久。格于語言。正譯學需才之候。石倫之令維吉隨乃姊渡江。學習也。彷彿爲投機事業。亦以曩時內地尙無外國語之教師。而維吉年輕學識未富。一經就傳。便謂家庭腐敗。尤味婚姻之本旨。石倫屢爲物色佳耦。維吉輒來書拒絕。旣以學淺年少。爲言復附帶條件。條件維何。卽非天足不娶也。石倫極爲躊躇。以當時社會階級之制。綦嚴。世族之家。女子莫不崇尚纖足。而檀板六寸多見之於蓬門陋巷。相攸經年。都無當意。偶見陸家姊妹。不事纏足。捷步如飛。試告維吉。維吉又以爲地梗。江流無從窺。面牽將赤線。總等迷藏（舊婚姻制確且迷藏）石倫誠無如何在。平時維吉假歸。又乏闖入蓬萊之便。石倫雖蓄意已久。亦祇待諸機。便今年陶農喪中。維吉不意窺倩梅于超渡場上。覺娥眉淡掃。斌媚天生。乃舊社會中之新妝女子。其實倩梅何嘗新特見愛于維吉。遂從頭至足。部部都新。維吉旣歸。佯詢阿父個女。耶爲誰氏。掌珠石倫狂喜。曰。卽汝。屢欲見而不得者。維吉含笑退。石倫遂爲子求婚。不辭冒昧。逕訪醉翁。丐作撮合之山。醉翁笑曰。可。可。更有寓香侯喜作好事。素書亦欲覓一非科場中。

人之乘龍快婿而姻約以遂不必瑣瑣碎碎俗套千般祇需戒指一雙互相遞換特變相媒婆終是半新半舊他日舉案齊眉(舊)豔福結自由之果開塲握手(新)愛河流不竭之潮著者此時已不暇顧及矣文章一幅未能盡寫花叢柳護兩家際此且譚春好醉翁屬意沈氏之一行兒女初不料寓香侯亦傾心韓家之齊肩諸小適梅萼香添喜氣雪花舞就良緣醉翁以天籟社諸老久久離散未能一聚特藉玩梅賞雪爲詞集諸老于鏡園之風雪亭上計共七人爲寓香侯素書豆山航溪東湖石倫乃醉翁自身勝會不常盛宴難再席開肴饌香雜菜根初未嘗提及婚姻一字素書偶勸讀書樓諸子勿使坐老青氈書空咄咄科場路徑恐不可常會當別圖良策勿陷歧途大概隨寓而安得時則駕諸子非池中物行看會際風雲也且謂長壻可謂得人醉翁對于素書之言意極贊同且決意遺長榮丁香明年隨石倫哲嗣就傳至馨寶文棟等則漢學業經深造不易改轍寓香侯意殊冷冷未發一言而石倫在旁頓念醉翁爲子撮合之功亟思圖報窺素書意似尙欲擇一快如己子者醉翁旣允以長榮與丁香改途二子慧甚將來所造正未可量素書亦有意乎我不敢知特此月老之責殊無可旁貸乃竟卽席徵醉翁與素書之同意二子以長榮較長願終稍稚於玉瓶醉翁注意于此遂默然癡問素書素書竟以但求耦合小亦何妨八字以報之而石倫撮合之功遂以成就繼復顧及寓香侯素書亦思對沈韓兩氏有所貢獻醉翁聞衆譚及窺屏光不在亟將韻碧事擱置而以小青紫簫亞蘭慧鞠碧瑤吳儂六人向寓香侯談及寓香侯毅然曰好結朱陳我早有意特乏機宜私衷未白今天孫旣肯下嫁何幸如之敢以一行犬子盡拜峯前醉翁掀髯大笑引滿一觴遍酌賓衆已亦一飲而盡惟寓香侯有子五(卽慶官雋麟琪草珠兒啓鳳見第二

回)而已所談之數乃六。因思慧鞠性格稍孤。多愁善病。遂卽並韻。碧提。開于是蝴蝶雙雙。鴛鴦一一。長者配以長者。幼者偶以幼者。慶官與小青。雋麟與紫簫。琪草與亞蘭。珠兒與碧瑤。啓鳳與吳儂。紅杏盡隔牆之姊妹。紫荆乃同室之弟兄。成十樣錦之文。雖金不換吐五色雲之氣。好玉于成在座。諸老皆不料于杯樽譚笑之間。忽就成此一塲喜事也。而豆山先生以愛文棟。故亦復逕爾直言。願以眉女待巾櫛。醉翁慨然諾。寓香侯是時喜氣盈眉。歡心盡面。更以向平未了。爲諸女復與醉翁結蒂。于是綺霞與馨寶。翰香與芳英。丁香與絳桃。亦霎時盟成。白首繫結紅絲。惟有春痕轉以珠遺。適航溪有子曾入蓬萊。巧配春痕。厥名秋夢。航溪訥欲言終嫌于毛遂。自薦示意。東湖東湖乘此機宜。便一齊爲鏡園與小蓬萊中之小兒女。湊成佳耦。于是寓香侯笑曰。從此新婚無我輩份。暮年碌碌祇爲兒女忙耳。

第二十三回

秋聲席散競繡鴛鴦

詩韻媒傳戲調鸚鵡

其明年長榮丁香隨維吉渡江學蟹行文字去矣。秋聲室諸姊妹皆笑語。梅瓶姊妹謂他日學成歸來香。圍傳授我輩將不敢與若等談話矣。恐鶯翻異國之喉。一聲聲憎罵我輩也。蓋隔歲風雪亭一塲婚約已爲諸姍娥所深知。惟韻碧與慧鞠尙是小姑待字。非常日席上諸老之忽也。實以人生天倫未便草草且醉翁成竹在胸。早經相攸有素。韻碧之于海華著者亦略言之矣。慧鞠之意中人果爲誰乎。百忙中不妨一敘聊爲後文張本也。蓋新春正月樂事孔多。野外郊原時有術者施技。有所謂角觥戲者。殊可觀。適園塲于鏡園鄰近。諸姊妹悉登曉春樓。但見人頭簇簇。環觀如堵。而術者之種種技巧。卻不明瞭。諸子歸言又極演其奇幻之態。有不可思議者。於是小青慧鞠攜鬢而往。借鄰家櫂。初坐以待。既而圍塲。既合觀者。

鶴立術者登塲置方案位塲中命其似婦也者登之仰臥而盡其菱角之足足承一罈罈大可貯石婦初猶疑作難色俄而以足移易罈轉如風車忽罈墮則婦已承以手而下案矣更有術人之妹復臥案上如其嫂狀而承數級梯有孩方能步衣紅衣術人抱置案孩則笑樂登梯據其巔俄孩揚其手足僅臂著梯木曼聲作小歌小青時與慧鞠扶鬢立檉上鬢睹孩狀吐舌危之而觀者大譁急凝目視瞥見紅色物如球下墮而思想之捷捷于言語蓋此一刹那間頓悟此卽玉雪可愛之歌兒也言笑啞啞已入女術人之抱其色自若慧鞠笑向小青似表樂意猛抬頭見迎面有人坐石鼓上顧影翩翩屢來青盼慧鞠不覺驟然斂笑故作莊容而小鬢饒舌附慧鞠耳曰石上少年卽嘗來吾家陶老太爺之長公子也（陶老太爺卽東湖）小青不知作何語轉詢慧鞠曰彼作何語慧鞠搖首則再詢鬢鬢指石上人石上人亦顧語同伴指檉上人小青會意遂不復詰已而塲上臥巨幢幢之制毛竹一長三丈餘十之九披長旌旌闊可三尺刺花繡殆遍銅鈴盈千附其緣旌之附竹若帆之附桅時則一術人出身材中人額上有刀痕深可入豆至塲中鬢曰好漢好漢石上人曰好看好看慧鞠怒以目鬢報以笑小青只是默不一語可憐慧鞠落花南國有情飛絮東風無主之子温文其顏如玉一顧再顧兮慧鞠已不自持矣是時小青眼中之術人（慧鞠之眼中無術人耶）立盡巨幢舉而高擲盈丈以拳承之風動旌搖鈴聲琅琅如走盤上珠術人則翻以拳而承以拇指繼食指而中指而無名指而小指五指互移如弄丸然慧鞠時一窺之兀自心跳偷窺石上人方凝神術人不復睨已因亟他顧不敢久視恐之子睽來適與己之目光巧合也而術人復擲幢空中而承以顛忽俯首幢立墮而承以脊更俯身而承以背風吹旌西傾術人則獸行而正之已而

術人忽起立。幢復墮。則承以左踵。因踵而反蹴之。幢騰起。乃轉軀持幢。飛舞曲躍者三。而喝采之聲雷動。此雷動聲中。石上人已翩然而逝。慧鞠亦無心久戀。初挈小青與鬢歸。途遇石上人。慧鞠偶一斜睇。嬌好乃如女子。摩肩而過。亦復含羞。是慧鞠與陶郎初次邂逅也。其明日。小青復擬偕慧鞠同去。慧鞠恐再遇石上輕薄兒。遂以亞蘭薦亞蘭。亦不欲往觀。小青復約多人。意多相違。小青憤偕鬢。獨往日薄西山。始姍姍歸。歸而語衆。今夕場上架空圓。圓徑可二尺。邊緣遍插白刃。刃尖皆內向。圓心以竹架支。置案上。術人則率諸弟子。一一躍而過之。彷彿燕子穿簾然。慧鞠咋舌曰。夫刃尖之對峙者。由圓徑觀之。其距離祇尺有咫耳。乃以糾糾之身往來其中。亦云險矣。小青曰。更有女子走繩之戲。蓮步欲飛。柳腰似舞。曼歌嘔嘔。使人之意也銷。慧鞠曰。今日遊人比較。昨日何如。鬢插語曰。不多不多。石鼓之上。今日空空如也。小青掩口曰。何嘗空空。儂初見遊人濟濟。咸思登石臨高。忽有少年翩然下墮。衆遂譁。然後乃無人敢登。慧鞠聞語。突感心跳。以爲下墮少年。不知是否陶家公子。窺鬢既未言明。想必爲其他年少。蓋慧鞠一寸靈台。從今吹入塵埃。不復明。則所謂石上少年。幾時時盤旋腦際。亦猶韻碧之思海華。諸姮娥。咸不知其所以然也。角觥戲演于鏡園之側。凡七八日。大好新年。都從簫鼓聲中催將去矣。在例秋聲之室。宜講席重溫矣。乃女馬融夫人。以年高體衰。勢難再諄諄爲諸女導。適小琴自父死後。亦復不暇上學。而沈韓二氏之長女。又將擇期出閣。夫人係一家主政之長。更形碌碌。于是秋聲室講席。遂從此散。其幼者如吳儂絳桃等。則並入讀書樓上。此後釵影書聲。好讓未婚小夫妻耳鬢厮磨。去至韻碧。小青等則從此不暇誦習矣。沈氏之綺霞。春痕。陸氏之倩梅。玉瓶。亦各歸深閨。忙煞嫁時衣裳。蓋鴛盟旣訂。燕爾旋廡。計今年節屆穿

針文成。乞巧人間。天上一律團圓。惟其次序。則小青首歸慶官。綺霞隨歸馨寶。等而次之。爲期亦復不遠。大約明歲春初。標梅卽賦。斯時之韻。碧慧鞠似有爲他人作嫁衣裳之嘆。而大琴時尙未歸。常挈小琴來鏡園。與小蓬萊之間。向諸姊妹。時一調侃。其夫婿當其夫婿在揚時。每來鏡園。諸姊妹對大琴。偶存謔意。不啻鸚鵡。諸姊妹欲轉謔大琴。往往連及其夫婿。當其夫婿在揚時。每來鏡園。諸姊妹對大琴。偶存謔意。不啻鸚鵡。前頭不敢言矣。卽有時笑語如珠。僅在閨中深處耳。今大琴勢既單。而沈韓二氏之姊妹。又復聯盟。以拒調侃人之侵擾。大琴固不善辭令也。偶出戲語。亦帶天真。一經韻碧之舌端。有刺者出。而反之。頓時便窘。特在外多時。交際場中。究增閱歷。偶與諸舊侶。舌鋒相對。或亦不弱人矣。維時小樓風雨未賣杏花春色。三分一色。初度（一分流水。二分塵土）花期之夕。例有紅標彩繫。枝爲花祝。壽大琴蓮步。姍姍突入。廣寒深處。笑向諸姮娥。索紅綾。貌似帮忙。心存戲謔。蓋諸姮娥所繫者。一樹祇有一標。而大琴雙之衆初。亦不之覺。適聞笑聲。遂爲亞蘭察出。大琴亟曰。今歲鏡園中人。譬之一榜春風。人人得意。標不繫雙。何以誌喜。可惜姊妹藝花識淺。不知誰是牽牛。如承指示。妹將掛遍紅綾。焉雙雙之綵。又豈得謂之多耶。諸姮娥聞言。一時竟爲語塞。閱日衆聚春信樓頭。各竭靜思。擬翻花樣。大琴亦在座。就嫁衣之已製成者。一一評量。極加贊美。至談花樣。則笑曰。諸姊妹皆巧奪天工。善織雲裳之錦。五光十色。儷白妃青若妹。則下界拙鳩。遑敢置喙。若許金梭。拾得俾妹妹巧偷七夕之心。斯感恩不盡矣。小青示意韻碧。囑代作答。蓋韻碧之於海華。未經明言。宣佈差可落落大方。不妨出而肆辯。而韻碧竟不一言。綺霞春痕等。更緘口無語。大琴復嘵嘵不休。曰。從此小紅橋變作鵲橋。蓮花塘變作銀河矣。曰。縱爭花樣。翻新文章。花好總是愁絲織。

就離別愁多。曰望星臺上。昔日不過偶演一齣。天河會耳。乃弄假成真。今日之廣寒。姮娥蓬萊仙女。居然一齊變成天孫矣。曰蘇東坡詩。我是玉皇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今日妹妹朵雲捧上。正不知宮錦誰衣。粉署郎可須列宿也。諸姊妹爲所調侃。始則怒。繼則嗔。終則付之一笑。于是大琴亦可以休矣。迨至鳥啼深院。新綠成陰。花滿春城。落紅如雨。陶農出殯而後。大琴始賦言旋。當時曾與諸姊妹約約。今歲七夕。歸看雙星會合也。諸姊妹漫應之。落花時候。蝶夢成烟。荼靡社于百忙中。居然大張旗鼓。筆染臙脂。稿脫杜鵑啼處。春留嬌姹。花逢芍藥。開時海華聞訊。亟丐同塾。諸子索得。送春集拜讀。既畢。乃擇韻。碧所作者。和之。欲挽人轉達。恐惹唐突之嫌。或令大好姻緣。從此失望。遂錄已稿中存之。顏其題曰。和韓韻。碧女士送春詩。閱日爲乃父屏光。見私忖癡兒子。有癡遇矣。旣偵知爲醉翁女。遂丐社中長老致意。醉翁笑曰。非海華不足。夫弱女非弱女。不足妻海華也。婚議又定。而癡子海華不之知也。暑中隨韓氏昆仲。消夏于鏡園。廣寒深處。諸姮娥知癡子徘徊。必有一番笑話。然于韻碧未敢相戲。而韻碧于癡人亦步步留神。恐其唐突。轉貽諸姊妹以笑柄。乃沈沈小院中。癡子海華竟翻然作不速之客。恰巧別無人在。惟韻碧坐樹陰。納涼樹鄰。聽雨軒當廣寒窟之通途。架有鸚哥。聊當報客之婢。鸚哥慧甚。心經成誦。舌粲天花。陌路來人。前頭便喚海華來。鸚哥便呼生客。韻碧從綠陰窺之。睹爲癡子。實是進退唯谷。海華招搖自若。似亦窺看綠陰中人。走近畫欄前。試呼之曰。紅豆啄殘否。鸚哥驚呼。呼綠陰中人。韻碧低頭不敢作答。而癡子之詩聲起矣。諦聽之。乃阿儂送春之作。其中嘗以爲得之佳聯。如橫來短笛。人何處。送過長亭馬。不知粉蝶趁人過。別院花枝招我立。東風柳圍綺夢。剛才破鶯惜芳華。不止啼離時。大地皆花落。別後相思問。柳知癡

子皆迴環雜誦的是知音而和聯亦佳要推作手不禁爲之神往海華旁若無人復戲鸚哥曰雪衣娘你好快活咫尺璇閨時親玉人左右朝喚梳頭晚呼燈上吾不如也是言也不涉輕薄乎然而綠陰中人以爲呆言癡語中有真性情是言也若在他入必加粉飾而在癡子乃以白描吾諒之吾愛之吾尤宜諒之再從綠葉叢中一窺癡人情狀癡人飄飄乎其行矣遂亟馳出而詩聲又起花影深處韻碧知猶未去乃亟他往不敢少留于是海華悄立花間看玉人背面之影一雙蓮瓣真貼地步步動人憐也益流連不忍去俄復有麗人二携手偕來海華不識爲誰但見一衣冰綃輕衫一着蟬紗外褲湘裙不拖檀板畢露其行甚捷一瞬卽馳肩上各掛烏雲之辮梢繫鳳仙兩朵紅乃豔絕海華領略久久竟爽然喃喃自語曰斯人也而伴斯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一雙蓮舟長乃盈尺不美不美怪物怪物著者曰使在維吉眼底便覺美甚又何之怪有彼美何人蓋卽倩梅玉瓶也際此日長如年之時諸姮娥又栩栩入紅樓夢裏若沈氏姊妹則家居頗苦無聊至于梅瓶午夢初回蘭湯浴罷特地相携來廣寒窟擬覓人消遣也乃簾櫳悄悄庭院沈沈偶遇韻碧又托故他去四覓久久不見一人相與駭甚以爲或齊往小蓬萊矣悔來時不曾過梧桐中也蓋小蓬萊之梧桐猶鏡園之小綠天濃綠如幔好風時來洶涼之妙地也維時梧桐院並無諸姮娥之蹤跡惟小寶與碧玉二姨橫竹榻坐梧陰下小寶于隔歲嚴冬曾產一子入夏以來已能微笑而肥胖如偶白皙可愛素書愛之有逾拱壁卽沈韓二家人亦爲之歡抃碧玉適亦懷投玉燕且將臨分娩之期因笑語小寶若爲花胎願以奉諸石麟小寶笑而點首且斜倚榻上解扣出乳兒亟啣其頭吸聲嚙嚙更伸小手摩撫乳膚狀乃至樂小寶忽謂碧玉曰此子慧甚恐必壽短碧玉笑曰是何言小兒之慧者

亦多矣。幾見其壽短耶。小寶又曰：兒父愛之甚前日，稍感不舒，渠便責余，不愼更抱兒，週行室中，誦唐詩。娛兒，兒如着催眠之術，竟呼呼睡去。碧玉笑曰：陸先生愛子，至于此乎。我家寓香侯，雖亦愛子，殊無此細意。熨貼也。小寶笑曰：我豈不知之。自入狂花屋後，斯隔膜耳。碧玉曰：近來渠爲兒女婚姻，故殊碌碌。小寶曰：是亦難怪兒女多者，似福而累儂意，撫此兒長後，決不再孕矣。近來嫁時衣裳，姊亦隨諸姑姑，忙否。我爲此兒，乃不暇過問，偶與倩梅等周旋，渠輒出而攔阻，惟恐分撫兒之精神。云：碧玉笑曰：我亦以腹中兒故，亦僅偶分諸姑姑之忙耳。好在女工甚夥，若全靠諸姑姑，則乞巧時候，恐百寶箱空空如也。小寶笑曰：諸姑姑于女紅，本不甚在意，偶爾從事，亦不過聊以解嘲而已。我家二姑姑更好，取起針來，輒問阿母從何處下手，亦笑聞也。碧玉笑曰：汝勿多語，兒已入夢矣。此間風多，曷返狂花屋乎。小寶視兒小眼果合，乃辭碧玉去。碧玉遂倚榻臥方，朦朧入夢，適綺霞偕春痕來，多方相擾，遂不得安。春痕俄忽，莊其容曰：切休有礙他懷中寶寶。碧玉笑曰：不妨事，轉以手搔春痕癢處，春痕格格笑，寓香夫人來笑詢何事。碧玉曰：綺春二姑行將出閣，做新孃矣，乃猶嬉慙未脫孩子氣。他日洞房春暖，酒客環前，恐鬧出笑話不少也。夫人笑曰：此須注意，萬一被賴所窘，總須忍耐。春痕笑曰：阿姊早語，我渠不怕人戲弄也。碧玉笑曰：勿過言。須知一夕洞房，新孃原不易做也。春痕曰：我不信。姨語新孃，亦不過新孃耳。碧玉屈指作計算狀。曰：七月七日，距今僅月餘矣。屆時汝姊自知今日，我不必絮絮夫人在旁微笑，綺霞彷彿含羞，他向默不一語，瞥眼流水華年，速如隙中之駒，過月餘日之光陰，能禁幾次納涼，一如今夕。蓋綺霞此時試想作新孃之難，蓋不勝惴惴矣。從此蹉跎歲月，容易秋風，所謂七月七日之佳期，已愈逼愈近，在醉翁與寓香。

侯初議之約七夕以小青歸蓬萊中秋以綺霞歸鏡園愛秋氣之多涼適佳期之偶遇意亦至善繼經女馬融夫人與寓香侯夫人商酌覺七夕爲期暑氣猶盛且一年一度兆似不祥遂一齊合至中秋藉省一番花費詢問醉翁與寓香侯均得同意于是明月圓時便是洞房春候而七夕遂以虛度大琴原約歸來屆時竟不如意既獲中秋消息意以爲可以不負約矣然而各事羈身寸陰莫逸勞勞碌碌殊不解其所以然因此嘆出門兒女都失自由一再思歸終歸負負遂函諸姊妹以爽約自責而中秋之夕月白如銀鏡園與小蓬萊之瓊樓玉宇卻是高寒是時也果有人焉駕飛艇以臨高窺月宮之喜事則見夫銀燈華燭燦若流星人影憧憧亂如走燈之馬迨夫一塵不起萬象皆清溢光采于晶毬和鏘鳴于玉杵丁冬雜環珮之聲銀雲盡遏子夜洗箏琶之耳珠露交流嬋娟不隔紅牕頗怪仙人多事縹渺各歸紫府初偷靈藥長生仙乎仙乎小眉既入洞房深處試偷眼窺新郎彷彿是此君亭畔之花神又翩翩入夢而馨寶於時窺綺霞正如芙蓉一朵初浴秋江雪白之膚潔然似不可犯覺小眉有此容光無此細膩也噫風月惶松書生魂小怎當得無賴帳鈎蕩得春心動耶仙乎仙乎

第二十四回 小梅骨瘦芳塚魂孤 紅杏人歸綠楊春好

閱者諸君亦知是日團圓之夜鏡園中尙有一段豔聞乎夜半無人喁喁私語倩花影以扶嬌向蟾光而微訴正不讓長生殿之盟誓也初慧鞠躑躅女賓中終朝爲狀乃忙甚月上而後乃稍自逍遙過蓮舫涯居時見燈光中有美男子識爲角觝場中之石上人方與諸兄弟周旋癡子海華亦在內維吉初偕長榮丁香歸衆挈之作外國語維吉力辭不善長榮丁香則誦字母以示衆或極簡單之英語尙未流利吐屬

極形格格在衆聞所未聞以爲所謂外國語乃如此如此威以爲怪慧鞠性亦好奇遂稍駐足詎陶家公子眼乃如賊初避衆目不敢作劉楨之平視繼見慧鞠他去竟尾之行慧鞠偶一回頭渠殊進退維谷而月光中髮眉畢現矣于是慧鞠緩步珊珊向玉壺堂行渠不忍相舍顧格于嫌疑乃離慧鞠約數十步聊避人目不敢亟行戲珊珊學蓮花步步緊接不前不後是時衆賓多散佈廣寒窟裏此無猜兩小遂得自由行動慧鞠既被吉士誘芳心早失所主悄悄走入玉壺堂後之梅林山石爲屏樹葉如幕出白巾拂石而坐花陰動處人影來時慧鞠亟以團團羅扇遮將粉靨陶公子亦款步入花陰抬頭望天上月默不一言已而喃喃自語曰喜見清輝還如昨夜不知秋思今在誰家慧鞠欲乘機作答顧終訥訥而陶公子已行近身前矣然又不敢唐突時慧鞠仍持扇設想今日梅林中之石上人竟變作昔日角觥場中之石上人在彼當覺遮面人之極可愛也乃亟去扇適值陶公子凝視之頃不覺對之嫣然陶公子且曰鰕生鹿如久傾心女公子矣自角觥場上一見忽忽及今于是慧鞠低聲曰陶家哥晚餐備矣來此何子曰來此思與慧姊姊（素來不曾會面何以知其名）一吐私衷慧鞠不復語陶公子故側腰肢作倦狀慧鞠起身讓石與坐陶公子不亟坐慧鞠復坐公子睹有餘隙依依近其身慧鞠稍退縮陶公子得寸進寸必欲一與比肩慧鞠乃俯身理鳥上花遺扇地上陶公子亟拾之低聲曰天尙暑我爲妹妹招涼風慧鞠起搖手代語示意不必陶公子乃玩扇慧鞠忽然憶及鶯雛言今一柄秋羅扇搖上陶家郎手裏矣從此其姓陶乎陶公子彷彿已猜出玉人心事笑曰秋來團扇將歸香篋矣慧鞠暗笑笑彼自稱香篋好個名詞不覺撲嗤一聲陶家郎似掉過臉來吻將香腮增高熱愛于是慧鞠嚶嚶曰哥狂矣今夕何夕陶

公子笑曰：「明年此日，我與妹……慧翰起，奪公子手中扇。公子曰：「記取團圓。慧翰不理，翩翩竟逝。著者曰：此會荒會，誰能相諒？特紅粉磨多，青衫淚滿，在慧翰與鹿如之會。此次正最後一場耳。在醉翁爲女相，攸自喜上選，鹿如貌品都不讓人。當日風雪亭杯酒，譚婚東湖原會，列席微聞，慧翰體弱多病，工愁有人，願爲二氏執柯，東湖不無減色，而醉翁亦窺鹿如輕狂聰明，自誤婚事。在若離若卽之中，而慧翰香消矣。維時梅花競發，方溢春香，慧翰撒手時，曾謂願得殘梅數樹，植向孤坟，聊伴冰魂，寒魄既葬于鏡園外，諸姪娥如其遺言，特分玉壺堂十數株，植塚前，成闈。鹿如日來揮幾點，情淚灑向梅根，花益肥盈，盈向之笑。鹿如失聲曰：「汝其慧妹之魂乎？于是鹿如以後不再來，來必以梅花開鏡園與小蓬萊中人，靡不失聲嘆息。如是者，凡二年而小青生女矣。綺霞生男矣。小眉歸文棟矣。紫簫歸雋麟矣。倩梅歸維吉矣。芳英與翰香亞蘭與琪草婚期又訂矣。吳儂碧瑤已不上讀書樓，顧影翩翩已媵成美人。風格絳桃童心已除。時爲乃嫂小青弄，雜蓋亦屈，豈蔻春肥時候矣。醉翁把鏡而笑，顧女馬融夫人曰：「我輩亦老矣。碧玉早產，果然女也。玉蘭見諸姑姑婚嫁都定，已成半老徐娘，苦哀醉翁必一歸以見父母。醉翁情弗忍，逆諾之。于是玉蘭單身越關山，姍姍返沙漠之區矣。（幾多矣字，都近尾聲）更有韻碧與海華結姻而後，不慣城居，結廬于桃花山，詩餘之暇，或就素素與麗珠譚禪，各鐫圖印曰：「羲皇上人曰：「無懷之民，蓋已蕭然物外矣。（又是矣字）惟時慶官與馨寶早入場，掃童子之軍，且無量前程。南宮又捷，醉翁猶未忘情，宦海仍欲，乃子藉父蔭，聽鼓去，惟暮年風燭已早，灰心石峯劍庵，皆曾一度，彈冠醉翁笑，顧寓香侯曰：「若再出山，是要我老命也。寓香侯笑曰：「老當益壯，我却餘勇可賈，遂携慶官與馨寶首途。凡閱五年，始歸歸時，鏡園與小蓬

萊。又。是。一。番。氣。象。陸。夫。人。之。死。可。哀。亞。蘭。之。死。尤。可。哀。初。亞。蘭。于。寓。香。侯。出。仕。之。年。卽。與。琪。草。雙。飛。雙。宿。
 當。時。廚。下。羹。湯。詰。朝。進。膳。轉。眼。夢。中。蘭。玉。來。歲。呈。祥。產。時。天。方。暑。亞。蘭。屢。呼。腹。痛。婉。婆。來。（婉。婆。卽。俗。呼。
 之。收。生。婆。）兒。久。不。墮。地。亞。蘭。呼。甚。哀。琪。草。不。得。入。產。室。聞。聲。心。亦。痛。甚。徬。徨。門。外。手。足。無。措。寓。香。夫。人。
 揮。之。以。手。曰。燒。香。禱。告。去。琪。草。便。叩。頭。如。搗。蒜。倉。皇。去。已。而。花。果。雜。陳。庭。前。向。空。再。拜。起。來。探。消。息。房。中。
 之。呼。痛。仍。不。絕。小。青。嫂。又。揮。之。以。手。曰。再。拜。去。于。是。琪。草。再。拜。頭。暈。矣。燭。滅。矣。香。已。將。盡。矣。房。中。之。呼。痛。
 聲。似。稍。稍。息。俄。而。又。起。寓。香。夫。人。從。簾。幙。中。伸。手。招。之。琪。草。前。夫。人。附。其。耳。曰。非。向。外。間。去。燒。香。不。可。琪。
 草。亟。曰。唯。唯。奔。出。門。外。四。顧。茫。茫。不。知。去。處。適。柳。陰。中。來。小。舟。船。娘。一。笑。嫣。然。問。公。子。何。所。往。琪。草。亟。登。
 舟。指。向。桃。花。山。船。娘。唯。唯。睹。琪。草。之。翩。翩。也。思。嫗。之。乃。漾。舟。不。前。斜。篙。撥。浪。開。流。以。媚。眼。笑。問。公。子。去。桃。
 花。庵。進。香。否。公。子。須。小。心。庵。中。多。風。流。尼。慎。毋。爲。所。媚。琪。草。時。置。身。舟。中。而。心。繫。閣。闌。船。娘。絮。絮。充。耳。不。
 聞。也。顧。翹。首。桃。花。山。但。見。紅。牆。一。帶。映。掩。綠。樹。間。大。有。海。上。三。山。可。望。不。可。卽。之。概。回。顧。船。娘。方。插。篙。湖。
 心。舟。已。不。動。琪。草。亟。曰。汝。：。汝。：。行。：。行。：。行。：。行。：。行。：。行。：。船。娘。笑。曰。四。面。風。光。大。好。公。子。稍。流。連。又。指。岸。上。綠。陰。中。
 一。角。茅。舍。道。是。儂。家。琪。草。唯。唯。于。是。船。娘。撥。篙。又。緩。緩。行。琪。草。欲。速。窺。船。娘。香。汗。沈。沈。似。已。嬌。無。力。且。有。
 時。故。潑。水。濺。琪。草。衣。琪。草。弗。願。也。則。頻。頻。催。曰。船。娘。子。竭。汝。力。速。到。桃。花。山。者。倍。汝。贊。船。娘。窺。琪。草。顏。色。
 有。異。遂。不。敢。多。事。纏。延。舟。漸。漸。迅。然。猶。媚。以。笑。曰。儂。家。不。遠。公。子。進。香。後。盍。一。過。琪。草。又。唯。唯。舟。抵。山。下。
 矣。琪。草。擲。錢。舟。上。一。躍。登。岸。匆。匆。進。桃。花。庵。去。船。娘。乃。騰。舟。柳。陰。中。出。女。紅。坐。船。頭。密。密。縫。口。中。嚶。嚶。唱。
 山。歌。妮。妮。可。聽。時。翹。首。望。乘。舟。公。子。蓋。相。待。也。久。之。乘。舟。公。子。出。矣。二。尼。隨。其。後。一。長。一。少。于。是。船。娘。執。

篙起衆乃不登舟船娘以爲公子他去也呼公子公子不應惟二尼愁顏對面立俄而公子又來隨者又
 二人一男一女度爲夫婦且覺男子曾與相親臉面麻豆固記得清清楚楚也因復執篙起衆乃登舟船
 娘不復絮絮矣舟行之速較前幾三四倍船上兩尼合掌誦阿彌陀佛及舟抵小蓬萊門始休琪草率衆
 上匆匆入內呼痛之聲息而送死之哭聲起矣轉恨阿媽此行誤我可憐一載鴛鴦從此長訣遺雛一尺
 覓乳無娘初試啼聲乃似送娘長別琪草一慟而絕良久始甦抱屍長號室外之鳴蟬爲噤一片愁雲霎
 時籠罩小蓬萊全境卽鏡園中人亦皆流涕著者曰哀哉寓香侯歸時紫簫骨白矣紫簫葬地緊接慧鞠
 鹿如不來梅花落盡從今琪草又揮淚痕遺雛托新四嫂碧瑤代爲撫育蓋碧瑤初歸珠兒尙無子女也
 迨吳儂來時又代碧瑤之職雖名懷萱琪草所命也至今寄人枕畔呼他人爲娘琪草亦不思續弦于茲
 三載餘矣寓香侯既歸百計慰撫之乃兄慶官雋麟等亦多方消其愁慮適小琴至今待字遂卽由素書
 作月老與韓家丁香同時迎歸乃妹絳桃至春痕早歸秋夢玉瓶早歸長榮矣是時鏡園與小蓬萊中人
 可謂鴛鴦卅六人無不雙然全福中猶多缺憾慧鞠與亞蘭之死都是已過之哀聲而綺霞產一子一女
 均早夭殤紫簫玉懷春燕消息沈沈寓香侯自宦海重經精神大異家居以來咳嗽爲患豆山雖不復高
 坐青甌顧時念老妻屢萌死志蓋藉女依人不能吃着不盡雖醉翁欺待有加豆山究有風骨人暗地生
 愧寓香侯歸之明年慶官與馨寶復出秋夢亦與其列維吉則早就官署中譯官之職地在異鄉春痕亦
 隨之他適雋麟多病家居不仕文棟屢入棘場都是落第惟翰香與珠兒某年省試金榜高懸花簪紅杏
 得意而歸醉翁索稿觀之不覺贊曰如此佳製不得高選者上峯之目盲矣寓香侯意亦謂然令二子拜

豆山先生覓豆山先生所在遍鏡園與小蓬萊都不可得後乃知在桃花山下之溪畔與海華垂綸焉闕者諸君前歲琪草爲進香赴桃花山不有四人隨其後乎四人者尼二老者素素而少者麗珠也夫婦一雙女者韻碧而男者卽此時與豆山先生垂釣之海華也海華近年于雨絲風片之中雲影波光而外喜橫短舟垂尺絲志固不在得魚而日以爲常豆山時時來韻碧則獻斗酒之藏相與沈醉乎舟中不知竿頭之餌盡醉翁笑顧寓香侯曰阿增海華的是名士寓香侯曰吾輩不如其時其最幼子啓鳳業改途學英法文長榮就鎮江某某書院教席丁香則家居與絳桃溫其溫柔之夢適值清明人盡嬉春杏花雙燕玉樓人醉之天草徑三金玉勒馬嘶之地兒童三五成羣耳簪柳葉（揚州有清明不帶柳死了變黃狗之諺）笑嬉嬉逐爺孃之後衣褶間均含有樂意鏡園與小蓬萊之二家眷屬由醉翁夫人率領踏青箇箇飛蝴蝶扇掩芙蓉髻盤墮馬之妝眉畫春螺之黛一路環珮鏗鏘搖曳向紫陌青青地去便道喚渡過桃花山于是素素麗珠韻碧等一齊登舟至小金山入亭臺深處評其聯語多出名人手筆一草一石有令人流連不忍去者歸時仍別素素等於桃花山下四野叢綠蔚然不辨草木日色淺絳杳遠無盡著者于此因感喟曰夕陽雖好紅不多時矣此後鏡園與小蓬萊間湘簾月醉錦瑟酒酣雙雙者溫蘭暖麝于鴛鴦被底風流真個無邊鴛幃夢孤者對柳色陌頭也不禁夫婿封侯之感最是絳桃香閨卻在杏花樓下簾捲紅丁欄遮碧亞玉鏡台上旣佈以香奩妝具更瓶插薔薇盈盈紅笑鏡裏花光時掩映簾邊人面琳瑯一架其上亦有西裝之書分門別類絳桃泥夫婿授以英語丁香竟令執弟子禮畫眉窗下絳桃一笑盈盈拜丁香不覺亦報以笑曰玉人何可屈節哉小生早拜倒石榴裙下矣則亟援之以手相與復

一笑而罷。從此寶窗綠繡戶。花嬌月夕。風晨嘗聞。有異國之鶯聲。細透窗紗。而出諸嫂。咸來竊聽。怪覺好聽。素書乘丁香家居之暇。遣其幼子。捧書包日來。杏花樓上讀書。一小時。小兒舌慧丁香。初教之學。尋常晨夕。問安語。陸兒試在家人前。應用之聞者。咸鼓掌大笑。蓋當時歐風墨雨。已漸紛飛。商埠既開。流傳益廣。內地此時已紛佈。耶教牧師。就之學外國語者。益衆。故韓沈二氏子弟。此後亦相習成風。寓香侯。初不贊同。而雙目瞑時。口既不能再向諸子。曉曉卽喃喃。英倫二島之書聲。亦長眠不聞矣。其明年豆山失蹤。醉翁亦老去。素書則向平之願。早了夫人。亦死有年矣。遂挈小寶和愛子。渡江與綠楊城郭。爲別。自是鏡園與小蓬萊中人。互相睦愛者。凡十餘年。然此特表面上之觀察耳。而其實際。馨寶與慶官。早有不甘兩立之勢。此時一以二氏之老夫人。尙在。再以諸嫂均係昔日之秋聲室中人。尙得撐持局面。其實柳上春光。已非好好鏡中人影。兀自空空。兩個大家庭。轉瞬一變。而爲無數小家庭矣。從此萍蹤梗跡。各任西東。嗚呼繁華夢醒。羽換宮移。歌舞聲迷。酒闌燭跋。月淒淮甸。鶯啼三楚之花。草長蕪城。鴛化六朝之瓦。一番小劫。無數滄桑。迄今蓮花塘畔。蓬萊島邊。風月年年。不辜舊夢。湖山寂寂。已換新人。落日牧兒。遙指杏村之曲。春風燕子。怕開菱鏡之函。鏡園耶小蓬萊耶。問野父農翁。或能指其舊址。著者好奇。欲往憑弔。實我尾聲。但見荒島一坏。尙踞蓮花塘面。問鏡園故地。已成耕植之場。鄉人嗜利。雜種葵花。時正傾心向日。然而日之暮矣。

(完)

紙帳銅餅室剩墨

(逸梅)

范君博盟弟。又以詩見示。錄之如下。古短簿祠云。幽徑古祠暮。空林獨鳥歸。
年深碑字瘦。山靜藥苗肥。流水漱滑石。淡風吹袷衣。因憐東晉氣。早逐綠塵
飛。與方羊逸梅觀煤登冷香閣云。望見闔門路。東風小閣深。鳥聲多俊意。山
色有禪心。題壁句難得。對花茶獨斟。暗香未應冷。春已薄疏林。有約云。波明
鷺宿銀沙岸。風定蛩吟黃葉村。有約敲棋人不至。清蟾牕下吐涼痕。海上贈
丹翁云。年年聽雨龍華道。長笑踏春何處好。秋見先生鬢滿霜。翻疑夢裏相
逢早。

譚

海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吳雙
熱著 **無邊風月傳**

吳雙熱先生為小說界名宿生平著述宏富每出一編
上出版界為之減色不少比者本局特請先生撰述無邊風月傳是
係文言豔情章回小說者筆
頗不易易先生此書則如

初寫黃庭恰到
雪芹
直與曹

好處計四十二回共十六
萬言長篇豔情實是

紅樓夢異曲同工後先輝映驚鴻六
銷魂旖旎情解百讀不厭

此為先
生生平
第一傑作
蒙先生慘淡經營悉心潤色彌覺
末豔
班香

不同凡響洋裝兩厚冊定價大洋
一元二角特價七折

最新傑作 **雙熱新唱墨**

是書為先生兩
年來得意之
傑作之
精華都凡十萬餘言
計分四卷曰 **談**

舊曰 **談叢**曰 **諧著**曰 **零草**莊諧雜陳雅俗共
賞就中尤以說書

諸者為最
蓋先生固 **小說名家**而 **滑稽文字**更

擅天才以上二書實是坊間所僅有而為出版界增光
本局兼而得之曷勝榮幸若非與先生有翰墨

宿緣烏能獲此凡愛讀名家著作者當必先觀為快也洋裝一
冊定價六角特價七折

千金一笑錄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滑稽著作宜雅不宜俗是書特請當代 **文學巨子** 定夷指
嚴少芹秋水隔雲明道逸梅季子左丹等廿餘人撰著共計一百
七十餘則有言皆趣無意不新洵足為大庭廣衆間 **談笑新**

資料固非平庸笑話所可同日語也

偵探 **女諸葛**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是書為白沙嚴陣秋先生著足為我國偵探界放一異彩尤奇者
書中之偵探非是鬚眉而是巾幗非是旦妻綠女而是富家掌珠
其所探若干案宛如鑄天神龍令人不可捉摸往往超出人意想
之外而又有至理全書情節有俠義有孝行有膽識有智謀有風
流有香豔有風雅有節操凡社會上千奇百怪都被偵者按圖索
驥而不能逃其神明之預料實為中國偵探增進無限之新知識
而為巾幗洗盡五千年脂粉態其舉動言語悉又近乎情合乎理
雖百讀愈覺其津津有味也全書都四萬言理想極高即世負盛
譽之福爾摩斯亦當拜倒石榴裙下而不能專美于前矣有志偵
探學而欲增進新學識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松 聰 瑣 話

(胡石予)

● 葬 賣 菜 翁

歐陽鑑古黃岡人家貧為人頗好義讀書應童子試凡十一次迄未青一衿授徒於家鄰有賣菜翁老病無子子然一身鑑古常過而問候之病日益重為調湯藥者累月翁感激流涕語鑑古曰深佩君大德無以報我十餘年來積得三十金我死費二十金足矣餘以贈君區區之意未足云報也我本異鄉人無親戚埋我義冢可耳因出金授鑑古鑑古慰之曰萬一不起吾當為翁買一地葬之此三十金者盡用之翁不足可由我任之既而翁死鑑古為料理身後事購地半畝去歐陽祖塋不二百步曰俾永久為鄰他日吾子孫可兼顧也立片石勒字曰某縣某翁之墓下附兩行曰鄰子歐陽鑑古立石歐陽氏子孫來拜祖墓者兼祭掃之鑑古早孤時年已四十餘妻亦死未有子母年七十矣境甚困川楚之役鑑古投某營為書記入蜀半載嘉慶某年某月賊將黃天狗降而復叛楚軍大衄某營死傷過半鑑古雜難民中逃至一處地名柏鄉數千戶大村落也亂後遷徙一空人煙往往而斷鑑古棲某家廡下并寄食焉每數日一酬

其值。某家主人一夕與妻子及女弟密謀殺客。蓋窺得客囊有多金也。謀已定。主人竊聽客候其熟睡。忽聞客大聲呼賣菜翁之姓名曰吾侍爾病爲爾買地營葬。爾猶有知乎。何壓我欲死。主人急排闥入呼客。客從夢中躍起見主人手執利刃大驚駭叩頭曰願盡納腰間物乞一命。主人曰方我未入門來時客作何語。客思之曰惡夢耳。主人曰試言之。客曰我夢賣菜翁壓我身甚重不能轉側。故狂叫耳。曰翁何姓名。何地人。客告之曰今安在。客言已死并買地營葬立石等事。詳述焉。主人復問曰其狀貌何若。曰短而黑眇一目。主人於是投刀於地扶客坐牀上而拜之曰翁吾父也。客乃大恩人。幾誤殺宜吾父魂魄相隨引君至此而警以夢也。又曰方吾伏戶側時覺有物似鬼手批余頰絕冷已疑之。聞客夢中呼吾父名故急入問。因喚妻子及女弟出皆拜之。客驚喜交并神魂甫定乃曰主人姑退待我安睡。明日主人具酒肴爲客洗塵再談往事。蓋翁爲布客商於贛中途遇盜僅以身免流徙至黃岡爲人傭工。後賃屋一椽屋後有餘地種菜爲生。問客家世知妻已喪無子。主人曰吾女弟年二十餘矣猶未字也。客不嫌寒微願令執巾櫛役於是鑑古遂贅於某家而見主人矣。居一年鑑古念老母商諸主人挈妻而歸。主人曰吾理當隨君往拜父墓。下今家計極窘實不能辦此往返之資。幸吾女弟屬君祝君異日多子孫俾常常祭掃。外翁之墓於禮亦宜也。因送之百里外涕泣而別。鑑古至家夫妻拜母於堂上明日祭先隴及翁墓。翁女頗能孝養其姑。後鑑古有二子一商一讀。孫有名誠者中咸豐某科鄉試令於晉光緒初元上元人金建侯以工人物花卉鬻畫流寓吾里者累月言父某曾入歐陽誠墓因述歐陽鑑古事甚悉。蓋其父親得之誠云。

山西某縣之西郊外萬山重疊。天然壯鬱，以多盜故，游人相戒，裹足由山口入。有農家數戶，曲折西北行二十餘里，名小雲峯。由小雲峯直北過一澗，澗有橋，右折而東，萬松陰森，怪鳥時鳴。蓋十餘里而大雲峯至焉。大雲峯包叢樹中，多絕壁，一徑蜿蜒，既入四五里，地忽平曠，茅屋連楹，羣盜窟於此。歷有年所未之破，獲山口農戶均其耳目，託名於耕山隴數十畝，枯瘠如石田，咸仰給於盜而坐享者也。農家有子弟欲就塾者，釀金延一師教之，讀師鄰縣人，姓紀，少年無賴，好飲酒，性頗倜儻，以每日酒三壺，年俸銀三十兩，訂約焉。半載後，漸與諸東習，諸東亦以紀先生雖貪飲而教讀頗勤，甚親之。一日醉後，語一年較長之生徒曰：終日坐斗室，殊悶悶，汝可導我一游深山，生徒遂引之向西北行，至澗橋，生徒駐足曰：我家父母常屬勿過此橋，過橋多猛虎，先生看萬松鬱鬱，陰氣逼人，蓋直達大雲峯，人迹罕至者也。紀生領之，遂返中秋之夕，紀生病，臥不能飲，暮聞有一人來，邀館東至大雲峯賞月，聚飲，心頗訝之。聞其地絕人迹，何以有此盛舉？館東有女名瑞姑，年及笄矣，亦問字於紀生。雖農村女子，尚嫻靜不俗。是夕生強起步，月瑞姑見之曰：先生病不可犯寒，紀生曰：余有一疑團未破，不能睡，故強步耳。瑞姑曰：先生有何疑事，能見告乎？紀生曰：姑娘縱知之，亦未必肯言，蓋紀生處館已逾半載，留心形迹，已私忖得幾分也。紀生於是教瑞姑益勤日鈔，纂古來女子之奇蹟，異行爲之說，解而微窺其用意。瑞姑往往默坐，不語，生知其心領神會之捷也。因乘間語之曰：中秋夕之疑團，可以語汝乎？瑞姑曰：願聞生欲言而止者，再既而曰：言之而洩，恐危及余身，不如不言之爲愈也。女曰：第言無妨，何至漏洩以危先生？生始以大雲峯賞月聚飲事告，問此何地，何前者散步汝弟不引我過澗橋，云爲虎窟，耶？女色變，不能作一語，少選曰：此非危及先生正恐危及我。

家耳。紀生曰：何謂也？女曰：先生非外人，向蒙以古來奇女子事見教，能無動心？此事也。關係甚大，轉欲就先生謀，所以保全吾家者，先生能任之乎？生曰：苟能爲力，無不願之。女乃以盜窟告，且曰：彼輩殺人越貨，罪無可道，惟此間數家本是良農，爲所誘惑，若一經漏洩，官捕立至，分贓之罪亦無可逃。奈何？生曰：此事我不致洩，徐圖萬全之策可耳。一日，生被酒獨行過澗橋，入萬松深處，登大雲峯，羣盜有識之者曰：此紀先生何一人來？此生大言曰：特來訪汝大王衆，聞此語執以入見盜魁。盜魁知爲某農戶之西席，命釋縛禮之曰：先生來此何事？生曰：終日坐青氈，月得三兩銀，不足供一醉，聞此間多豪傑，欲一吐胸中之奇，或可藉手成功，名富貴不勝似鬱鬱居牖下，俯首呻吟乎？盜魁大笑曰：然則先生將赤手擒吾輩耶？生曰：無論不能，卽能之，戕豪傑以媚貪吏壯夫不爲也。吾願與公等共圖功名，正恐不吾從耳。盜魁肅然起，敬曰：先生何以教之？生正襟曰：今張格爾反，王師分道進征，公等能部署得五百人乎？我願爲運籌，因指某處某處皆可進兵，擊賊要害，賊必不及防，以鄉勇爲名，義殺賊，可立功得財，物可致富，從此一出前途無量，燒毀窟宅，不復反顧，從前種種罪惡，盡銷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願公等熟計之。盜魁命出酒食，宴生，是夕留山中，軒然高臥。東方已白，盜魁至牀前，請紀先生會議，蓋昨夜宣布此事，得同黨之贊助，故也。於是紀生曰：事不宜遲，遂決以三日行之。羣盜素習踰山越嶺，旣出不半年，截擊賊十餘次，以鄉兵自立，餉卽取之賊，初不附官軍。後某帥來招盜魁，與生至其營，盜魁得守備銜，生以縣丞保舉，其下賞賚有差。賊平之後，各歸鄉里，盜魁無子，以猶子嗣。年十六前亦從軍，生常教以讀書，頗慧敏。後徙太原，居然紳籍矣。因延紀生教其姪，生耽酒，不思作官，曰：今後飲酒當倍曩年，日供我六壺可也。又言舊東女瑞姑。

端。淑。可。愛。遂。撮。合。以。配。其。姪。生。爲。冰。上。人。焉。此。事。亦。聞。之。上。元。人。金。建。侯。云。

●方外參軍

恪靖侯左文襄未出山時。讀書湘陰之某寺。寺僧有名慧雲者。性豪爽。通文墨。善飲。暇卽就公劇談。一夕。慧雲醉臥。至夜半。忽起。叩公書室門。公拔關詰之。慧雲曰。且坐。特來賀公。問何賀。曰。我方夢東南天壓下。如塵如煙。昏然萬狀。不復見人。須臾。公來。以手揮之。天復起。雲開。日見矣。旣而西北天又墜。公又以手揮之。又起。公異。日出。而用世爲國家。旋乾轉坤。兆於此矣。不當賀耶。公笑曰。爾自醉後昏昏耳。此奚足憑。慧雲曰。我他日以出家人。隨公公許之乎。公曰。異日果出山。我正恐少此良友。爾能相助爲理。迎之不暇。何爲而拒其後。公襄湖南。巡撫。駱文忠。戎幕。慧雲時與往。還。慧雲智計百出。有膽略。公頗倚重之。實奇士也。駱公喜。諛諧亦器重。慧雲恆呼爲方外參軍。駱公之劾永州鎮總兵樊燮也。公實主之。後忌公者。曠樊上疏。幾興大獄。公拂袖歸。仍居某寺。慧雲邀之也。公一日謂慧雲曰。世無真是非。顛倒黑白。亦天壓墜之象。能一揮手廓清之乎。爾夢不應矣。慧雲曰。姑俟。異日旣而朝廷命公幫辦江南軍務。從曾文正之請也。慧雲同出山。公於是勸慧雲蓄髮。戲謂之曰。賊往往目官軍爲妖。今我營中有一禿。不且指爲妖僧乎。慧雲笑而從之。公有不決事。輒就商焉。從公十餘年。無一日離保。以官力辭公之督兩江也。慧雲年已七十餘。力請於公。還僧服。仍祝髮歸湘陰。公爲重建佛寺云。

●仙兔

金粟庵。吾里古刹也。有八景。其題詠於諸名輩集中。恒見之。道光末。僧塵外居此。後樓三楹。爲其臥室。一

夕月明如晝。啓牕四眺。偶一俯視。見桂林下有小白兔一雙。往來細竹亂石間。園念並未畜兔。且野兔多灰色者。何來此潔白可愛之物。急下樓。至園中視之。雙兔已無蹤影。明日徧尋亂石中。亦無形迹。嗣後月光之下。往往見之。塵外乃自畜兩兔於後園中。較所見者爲大。月下窺之。所畜者不恒出。偶出則與兩小兔相馴習。若母子然。僧益疑之。有好事者。夜宿僧舍。欲一窺其異。明月中天。果見兩兔急於樓牕中。挾彈擊之。輒不中。兔亦不避。屢發皆然。某自誇絕藝。無虛發。至是愈疑之。然亦無他異。惟下樓窺之。即不見。如是一年餘。忽失兩兔所在。雖蟾光皎潔。亦莫之睹。愈訝之。或曰。此殆仙兔。倘因彈擊騷擾而遠徙乎。塵外時年八十餘。未幾圓寂。又三月。樓不戒於火。延及園中。亭闌林木竹石。盡成灰燼。於是人皆以仙兔遠徙爲示之兆。云方玉川先生有仙兔行七古一首。一時名流和者紛然。曹再白、李雲士、龔星海、李子偉、葉雅堂諸先生爲尤著。余友張士樸聞諸其師戴筱石先生。因以語余。惜諸名流之詩不及見。士樸嘗屬補詠之。未有以應也。

寧靜軒紀俠

(劍山)

岳麗芳

無錫有華守廉者。富室也。精武能文。性慷慨。好施與。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人與相接。利藹可親。父喪。吊客來者殆二千人。郡守縣令之清而廉者。樂與相接。且敬其爲人。其不賢者。下車輒切齒。欲得而甘心。終以地方人望所歸。無如何。乾隆帝南巡。日聞其名。曾微服往謁之。詢以牧令賢否。以及民間疾苦。華則直言無隱。帝大悅。翌日卽宣召赴行在。華從容入見。視之。則昨日所遇客也。中心大爲欣喜。帝欲官之。華辭曰。草茅下士。何敢爲民父母。帝益嘉之。并囑咐牧令曰。華某。忠正人也。汝等遇有艱鉅事。可與一商榷也。自後地方人士益敬其爲人。一日赴戚家宴。適值月明之夜。歸時已在夜半。因貪看山色。徐徐而行。行近黃埠墩。旁忽見白光一道。經其前。其聲呼呼然。大奇之。仰視則明星在天。俯視則月光遍地。萬籟俱寂。四無人聲。以爲已之一時昏迷也。絕不介意。迨至家。則其書室中坐一美女子。紅裳耀目。翻閱春秋。一見華。卽檢衽拜曰。妾已久待君來。何遲焉。妾在洛陽。卽知江南人望。因遠道進謁。果名不虛傳。華某謙遜不遑。知女爲非常人。且舉止大方。出言豪邁。中心甚敬之。因置酒敘談。女子自言岳姓。名麗芳。係岳鄂王後裔。旣而談及古今草野英雄事。頗中肯綮。而於完顏仲德妻梁紅玉。沈雲英。秦良玉。劉淑英。長沙女子。呂四娘等。尤爲心折。其懷抱可知矣。酒半酣。卽辭去。且曰。男女有別。古人已先我而言。君爲守道君子。想亦以妾言爲然。華詢以再來之期。則以明晚對彼此遂別。翌日華沽酒候之。夜旣闌。而女不至。華自忖曰。女英雄

不。應。失。我。信。言。甫。畢。即。覺。有。人。拍。其。肩。曰。既。蒙。相。約。安。敢。失。信。華。回。顧。則。岳。麗。芳。也。彼。此。咸。大。笑。既。而。飲。酒。縱。談。各。飲。巨。觥。十。數。華。已。有。醉。意。女。則。自。若。其。時。忽。聞。人。馬。聲。自。遠。至。華。懼。女。曰。君。但。滅。燭。窺。之。無。懼。也。妾。早。知。有。此。消。息。故。特。來。護。衛。華。穴。窗。窺。之。見。數。十。人。明。火。執。仗。破。大。門。而。入。聲。勢。洶。洶。意。圖。行。劫。方。登。堂。即。見。羣。盜。忽。却。退。白。光。二。三。則。倏。上。倏。下。倏。東。倏。西。來。去。幾。無。已。時。須。臾。白。光。驟。斂。而。聲。亦。寂。然。華。急。啓。扉。出。視。則。積。屍。遍。地。血。污。狼。藉。正。駭。愕。間。而。女。已。立。於。前。因。揖。謝。曰。拔。刀。治。盜。何。以。報。大。德。女。曰。君。義。濟。一。方。妾。安。良。鋤。暴。均。屬。分。內。事。君。不。責。人。以。報。而。妾。責。君。以。報。乎。既。而。即。取。一。鐵。匣。授。華。曰。今。晚。既。殺。羣。盜。明。日。必。有。謀。報。復。者。妾。今。有。北。燕。之。行。不。敢。再。留。果。有。人。來。當。以。此。出。示。用。畢。仍。收。藏。之。後。遇。有。急。難。可。取。出。匣。中。物。當。助。君。也。言。畢。即。別。去。次。日。當。午。果。有。一。盜。至。狀。貌。猙。獰。出。言。強。橫。聲。言。訪。華。某。華。果。好。漢。者。請。出。見。否。則。亦。當。搜。而。殺。之。不。宥。也。華。即。出。見。曰。吾。主。人。在。內。好。漢。遠。來。有。何。見。教。其。人。大。聲。曰。某。鐵。姓。名。如。虎。昨。夜。被。殺。之。小。弟。兄。均。爲。部。下。今。日。特。來。尋。汝。主。人。華。即。反。身。入。出。而。詭。言。曰。主。人。事。忙。不。見。客。請。速。去。而。其。人。必。欲。見。之。且。大。噪。於。門。華。復。轉。身。入。持。一。鐵。匣。出。曰。主。人。事。太。忙。不。暇。招。待。命。以。此。物。爲。贈。其。人。駭。而。却。走。則。白。光。已。衝。匣。出。矣。其。人。急。奔。叢。箐。中。而。頭。上。髮。已。隨。根。而。斬。如。割。非。然。既。而。光。斂。劍。仍。回。匣。中。華。大。喜。珍。藏。之。雖。至。戚。不。輕。示。焉。女。亦。從。此。不。復。至。華。益。寶。之。此。乾。隆。中。葉。事。

●擊柝老人口述之女劍俠

吾友趙君祝三言清光緒初寶山縣獄中有擊柝老人黃壽者全身多大疤多力而性謙喜飲酒不知來自何方隨何人到此爲日久人且忘之矣酒徒日與轟飲漸見親狎間或即以身世但笑而不言有時則

曰。諸公試觀余狀貌。少年時必非安分者。然亦徒自苦耳。言時頗現。歛。歛。態。人見其狀。不再問。某年。有少年二十餘人。習練拳術於城東學宮前之廣場。爲其師者。卽趙君之叔武榮也。每獻藝時。觀者必雲集。而諸少年則益奮勇。老人亦廁身人叢而觀。或問諸少年拳術何如。老人曰。初學者。何足觀。長江之南。黃河之北。從未見有精武藝者。卽有精之者。誰肯自獻其技耶。答時。故高其聲。以言武榮聞之。知有異。亦不與較。武榮之性。亦喜飲酒。乃故飲於老人常飲之酒家。而結歡於老人。某日。老人掀髯笑曰。君謂余之技較勝於君否。武榮曰。吾輩後進。安能及翁。願有以教之。老人又曰。君謂余之技能無敵否。武榮曰。無敵不敢言。然亦不易敵也。老人曰。君等不遠出。故不知也。山澤間多異人。卽乞食之僧尼道士。以及道旁行走之婦人。皆當迴避。否則鮮有不敗事者。余於壯年。本非安分者。生性兇惡。好勇鬥狠。父母屢戒不悛。後以喜交惡友。入山爲響。馬夥中。以余多力。遂長其羣。黃河南北。頗享盛名。一日。某一人。閒行於樂清境內。見大道上。有一少婦。作鄉婦裝。手提兩包裹。若甚沉重。而婦裙下之雙鉤。則瘦不盈握。行必徐徐。猶覺其不勝行。未一里。必息息。必汗喘不已。某見而憐之。乃問曰。令娘何往。來自何方。婦曰。謝君見問。妾爲馬岡集人。歸寧於衛家岩者。今家門在望。再一二里可至矣。余本擬送之歸。聞其路已近。將舍之。旣而有暴徒三四人。乘騎而至。或先之。或後之。蓋欲行劫也。一人問曰。汝包裹中所攜何物。婦曰。金也。銀也。鋼也。盜聞言。卽欲行劫。而婦卽置包裹於地。一刹那間。白光旋繞於盜之頭上。削其髮如斬。剗然。盜知不可敵。乃叩首乞命。女曰。便宜汝速去。盜不敢卽去。而女則如飛而去。不復如向者之扭扭捏捏矣。余大驚詫。此一事也。又某年。有大批餉銀經過山下。據探報告。有銀四十車。車夫四十人。外祇解官及黃衣女子兩人。耳旣無兵。

隊保護。又無丁壯隨行。衆欲要截之。余曰。汝等慎之。幸勿鹵莽。須知彼輦巨金而簡僕從者。斷非一無能力。不然。天下有此大胆人乎。中心躊躇未決。衆曰。事不宜遲。若錯過此倍大買賣。豈不可惜。擬請主人同行。以便相機行事。余雖從其言。終不敢動。但尾隨之行。七日。過五驛。彼宿驛館。吾等宿小客店。終無下手地。至保安驛。則爲燕豫交界處。過此卽保定府軍隊。且密佈。事不可爲矣。部下有號黑龍者。獻策曰。今日若不規之。追隨七日。何爲哉。余終不敢決。黑龍曰。吾輩綠林中。人生平不作虧本事。今如此。不將大虧其本耶。因自請率健兒二十人。夜入驛館。規之。而余則在逆旅中。等候消息。夜將半。黑龍踰牆而入。驛館衆人亦相繼入。久之。不得好消息。余知事已不妙。急遣部下之矯健者往探之。迨入驛館。餉車置於垣內。草地上。車夫則宿於別處。無一人守者。伸首內窺。室中燭光熒熒。然解官據案假寐。黃裳女子則橫臥榻上。蓮瓣翹出帳外。小如水紅菱。方疑託不得。小弟兄之所在。而女已醒。其人乃跪請曰。余非行規者。特來尋小弟兄蹤跡耳。女曰。小弟兄耶。均僵臥後園。奔視果不謬。乃大駭。急歸以報。余亦大駭。急拔足遁。余自念行規十餘年。未嘗遭逢敵手。今如此。可小覷天下人耶。惟自念身雖爲盜。一生所得。常以散諸貧乏。從未積有鉅金。似亦可告無罪。因將山中所有金。急散於山下居民。不復爲盜。而遁跡於此。來寶山幾二十年。不特父母官重我。而地方人士亦加青睞。以後。但願杖頭不缺。買醉錢已大幸。且子孫今亦滿堂。家中足資溫飽。長孫某已在福山鎮總兵麾下爲差遣官。然此亦上天念我湔滌自新。勉爲善良之報。言畢大笑。而武榮則佩其遷善之速。常向人述及焉。

●棲霞洞之老嫗

江陰唐虎臣。一生慷慨。好馳馬試劍。遨遊山水。關外之長白。巴蜀之峨眉。無不躬歷其地。其他若秦華等山。亦常有其足跡。祇以有力故。雖遇虎豹。亦了無懼色。某年因訪友赴江寧。常於月夜。一人仗劍躍馬於城外之棲霞山。棲霞山脈接鍾山。蜿蜒三十餘里。高峯峻嶺。上衝霄漢。山間草木暢茂。虎臣乃繫馬山松。拳裳拭劍。披荆斬棘而登。方怡然自得。聞瞥見白烟一縷。裊裊然自半山起。俄傾雲霧。滿山葱葱鬱鬱。磅礴宇宙。斯時之虎臣。則愉快異常。恍若光武之望南陽佳氣者。旣而雲收霧散。依然月白風清。遙望有一深洞。一若磅礴宇宙之雲霧。自洞中出也。卽洞口觀之。見有石梯百級。因俯身拾級而下。石梯盡處昏黑無光。乃出懷中燈照之。而入。見有巨室石門。洞開如常。有人出入者。深入之。有一老嫗。瞑目跌坐石榻上。榻後懸利劍二。榻前置一小几。几上置一香爐。爐中香煙裊裊上升。疑爲修道者。亦無甚恐怖。再入。則石壁千仞。無路可行。乃轉身出。移步間。覺寒風凜冽。刺入肌骨。正欲出洞。忽爲嫗覺。亟仗劍躍起。曰。汝何敢擾我。虎臣曰。毋其恕我。我何敢擾人。特一生性喜山水。故深入是間。嫗曰。若然。汝亦奇男子。果何所恃而來此耶。虎臣曰。仗有末技耳。嫗曰。何能。盍試之。虎臣卽取腰中劍舞之。嫗曰。似已可觀矣。然猶未臻上乘也。旣而又謂虎臣曰。此間幸勿再至。須知近日之棲霞山。時有盜賊蹤跡。且技術絕精。不易敵。虎臣不信。故意覓小路下山。果逢劫盜。乃笑曰。一身惟兩劍。此外無值錢物。么麼小醜。果何爲哉。盜賊皆曰。汝何人。不以大王呼我等。反呼以么麼。願獻金者。捨汝命。否則亦當以雙劍獻我。虎臣不允。急拔劍以舞。而衆寡不敵。幾被擒矣。忽於雲霧中有白烟一縷。直逼盜盜皆叩首謝。過願護。虎臣下山。虎臣乃笑曰。何前倨而後恭耶。盜等皆曰。此隱居棲霞洞之劍俠。奉眞黎娘娘所使也。吾輩劫貪官污吏。彼從未見阻。若劫及慷慨。

慨丈夫。彼必飛劍相禦。君殆慷慨丈夫耶。虎臣駭且笑。回首視之。已迷其處。但見四面皆山。莫知洞之所在。乃仍由原道乘騎歸。恒詫爲奇遇云。

●女中程杵

明崇禎時。張煌言奉命巡視海疆。至定海縣。適縣令方審訊訟案。張公固微服。乃廁身人叢中觀之。多所許可。獨於海盜陶姓事頗不謂然。顧絕不一言。觀審畢。卽隨衆出人。不知其爲張公也。翌日具刺謁縣令。縣令亟迂入。並設宴饗之。公曰。昨觀賢令訊獄。大致不差。惟海盜陶姓事宜。重加覆勘。縣令奉命後。卽訪諸邑中紳董。咸謂陶某平日尙安分。此次牽及。似覺可疑。公卽日會縣升座。囑令毋恐。望詳細說來。陶某叩首曰。某一生安分營生。從未作不法事。祇以疾惡太甚。遭此冤抑。先是隣有富豪胡以仁者。通海盜某。常面責之。遇有海盜來吾村者。不問其行劫與否。我必逐之。積之久。怨遂深。胡恐某之發其覆也。乃令海盜之被捕者。誣攀某。今受押三年。妻孥亦被捕。眞所謂冤沉海底者也。堂上能爲某雪冤者。是不啻重生父母也。言畢叩首不已。未幾案卽賴以昭雪。陶念公再生恩。乃以其女荷姐姐贈公爲婢。且曰。公家有緩急。當可恃也。迨崇禎殉國之後。宏光又被滅。隆武亦遭害。張公煌言抱大明十六君之神主自焚以死。妻尤氏亦自縊於家。先一日。尤氏以其九歲子名克明者付荷姐姐曰。吾家之程嬰杵白也。張氏一綫。僅此而已。今以相累。妾則義不受辱。不及見吾子之自立。後當以父母死時之慘狀告之。言時拜荷姐姐。荷姐姐直受之。張公頗負人望。清素。其後裔甚急。適荷姐之父長四明山寨。因挈兒往依之。旣而陶某轉入天目山。荷姐携克明隨往。未幾兩廣起兵。陶某擬率部下健兒。星夜以往。時克明年已十六。乃謂荷姐曰。今若父遠

行。吾與汝往。依何人。荷姐曰。無礙。當爲籌之。翌日晨起。荷姐謂克明曰。車騎已備。請即起行。克明從之。及出門。但見駿馬四騎。繫松陰下。壯士兩人。隨行。克明在山數年。日習騎射。故亦能騎。荷姐在前。爲鄉導。克明惟其馬首。是瞻。行一日。克明覺行程已遠。詢荷姐曰。此處離四明幾何里矣。荷姐曰。二百五十餘里也。克明驚曰。日且暮。奔馳幾一日。腹飢且疲。此間又無市集。將何處覓食耶。荷姐曰。前途爲某山。山主爲妾家表親。當送君以往。膏粱可得也。克明益驚。荷姐曰。此非害民之盜賊。乃鋤惡扶善之豪俠也。往依之。萬無一失。且公子爲忠臣後。彼且尊敬之不暇。何忍相害耶。克明無奈。即從之。將近寨門。見有腰垂長刀者數輩。揖荷姐曰。令娘非四明山寨陶某女。送張公子來耶。荷姐應曰。是。請速報爾主。荷姐與克明且言且行。即見有輿馬來迎者。二人遂下騎。蓋來者爲山寨主。秦金龍也。既入。即治美饌饗客。居留半月。寨主贈金二千而別。出寨行千餘里。始抵一城。已至山西之平陽府境矣。荷姐曰。此地風俗樸儉。尙可居。克明唯唯。因出資賃宅。遂舍焉。荷姐即出寨。主所贈金分爲二。以半爲家用。半則經營商業。克明曰。讀書可上達。習商何爲哉。荷姐乃泣曰。現豈明朝比哉。汝父不忍宗社之傾覆。起兵舟山。後天不祚。明兵敗。城破。不願爲清朝順民。遂抱十六君神主自焚。以死焉。有父爲忠臣。而子反求榮於異族耶。克明聞言。亦爲淚下。願如荷姐言。鄰有黃翁者。在明朝曾爲安陵尉。國變後。乃隱於商。富於經驗。獲利甚豐。荷姐即令克明與偕。如是者五六年。積資三四萬。既而荷姐曰。公子年長。婚事不可緩也。黃翁以克明爲張公後。又曾合資。經商。性行既素。悉門戶。亦相當。即以女祝英妻之。逾年。即舉一雄。兩家均喜。而荷姐益慰。蓋以今可以下報主人矣。克明欲嫁之。荷姐笑曰。婢子今年四十有六。嫁人何爲哉。但願公子不墜先人遺緒於願足矣。又

寧靜軒紀俠

十五。年。荷。姐。病。歿。克。明。父。子。哭。泣。盡。哀。爲。出。資。營。葬。工。竣。樹。碣。題。曰。女。中。程。杵。郡。中。士。大。夫。仰。其。高。風。不。期。而。會。葬。者。千。餘。人。今。其。墓。猶。存。焉。

八

清醒室叢話

(賊 菌)

鏡花緣小說爲李松石先生所作。時先生在胸陽（今灌雲縣）與胸陽二許相友善。二許喬林桂林也。二許博學多文。喬林尤精韻學。曾有許氏說音刊行於世。余兄韻萃客胸陽時。曾得其稿本之一。雖一字一句稍有未善。必竄改塗易。故鏡花緣一書於韻學之研究。能示人以入門之塗徑。且其書包羅宏富。闡胸陽父老言。係三先生合作。而李氏主其事也。書首有許序。係大許之作。小許早亡。李氏書成之時。已作古人矣。

許氏多藏書。尤多舊版。子孫不能守。清季鬻賣殆盡。余兄客胸陽時。僅得二十餘種。書中有楷書印章一方。每本皆印在第一頁。硃色鮮明。文曰石華藏書。子孫永寶。鬻及借人。是皆不肖。五年前余至胸陽。詢許氏書。則已盡爲書賈賤價購去矣。清代中葉。各地無圖書館之設。使許氏之書早創設圖書館。以惠地方。讀書之士。何致完全散佚。以許氏之才。而猶自秘其書。况智出許氏下者乎。遺產之制。一草一木。無不欲傳。至百世以下。而世無百年不敗之家。此今之明哲之士。所以欲破除遺產制度也。余謂中國今日之程度。雖尙未足以語此。而關於國粹。若古書。舊器。美術品等。與其傳之子孫。不若公諸社會也。

明方苞。清毛奇齡。一爲古文大家。一爲經學泰斗。不以書名。而書皆絕佳。方書古奧。毛書秀勁。世所傳者絕少。胸陽許氏藏有毛氏七言長聯。紙墨如新。陶雲汀分司淮北鹽運時。席中索觀。愛不忍釋。於聯之左方。印一方式印章。文爲雲汀過眼。方聯係五言。印長方式大印一方。展轉流入舊貨攤。後爲余兄所購得。

愛玩數日始收藏箇中。

元末張士誠王枯蘇深得民心後爲明將所禽成則帝王敗則草寇豐功偉德泯滅不彰後人不過以陳勝吳廣之流擬之方正學集有吳士篤譏刺士誠實則可以藉此知士誠之爲人蘇人於七月晦日燒九思香九思卽士誠之小字也士誠泰州白駒場人故士誠之遺相猶傳留泰邑今在泰縣東郭外之東山寺中寺僧不輕以示人像絕英武寺僧只知爲吳王相不知爲張士誠也。

岳武穆在宋時曾屯兵泰邑故邑之泰山祀岳王山麓剝字曰清淨禪林藏有岳武穆王像與岳武穆所刊之像略相似畫筆絕佳惟未署繪者姓名名公巨卿題署殆遍其裝璜之四周寺僧每歲二月十五日一懸殿中任人觀覽光復後寺僧盜賣流入東洋今僅留臨本貌似神非矣。

三峽中有對我來三字相傳爲張桓侯所書語不可考泰邑斗姥宮設有乩壇室中懸匾有踢破關三字行書遒勁英挺得未曾有歎爲飛書兩字乃乩上所書雖善書者無不望而咋舌也匾爲灰漆製邑人恐其易朽壞更依樣製一新匾余以爲欲垂諸久遠以刻石爲佳乩仙吟詩有絕佳者或疑爲扶乩者之假託若書法之妙至於如此則僅見矣現在西人研究精神學有百靈機之製與吾國扶乩相似其說亦爲心理作用若踢破關三字直徑二尺許善書者且叱其神而扶乩者立案側縛毛筆於木筆之上運筆更不靈活乃能書人所不能書此理更可解而不可解矣。

泰邑古剝光孝寺有衛夫人手書墨蹟爲鎮寺之寶右軍書世僅傳其二一在中國一在東瀛衛夫人書海內當無第二種矣寺僧不肯示人一觀非若金山之玉帶可以獲見也余曾展轉倩人請觀皆以傳聞

之說見却其實幼時聞前輩中尙有得見之者非謬言也。

李笠翁以詞章著名十種曲尤膾炙人口而不知其書法亦秀骨天成不易企及余家藏有笠翁手書七言聯一副亦得之於淮北許氏者書如其詞一點一畫皆有秀逸之氣文采風流下筆卽有所寄託此古人之所以不可薄也。

鄭板橋先生書法黃山谷而參以隸體遂自成一家若亂石鋪階之勢不善學者則成瓦礫堆矣余曾遊東臺南鄉之楊家埕僧寮在焉庵雖小而絕清潔板橋先生曾讀書其間小屏條四幅爲板橋先生手書則極工之小楷也與晚年所書大相懸絕不知者幾疑爲贗鼎其實縱橫馳騁之才不先經鍛煉則野戰耳先生之書先納之於規矩之中然後出之於規矩之外此其所以可貴也。

惲南田先生之畫寸縑尺幅皆可寶賞而其書法之工不在畫下蓋以黃山谷爲骨格而以趙子昂爲面目者也。

文山樵先生工篆刻爲印人傳中之秦斗其刻石有奇癖鑄成後必入沸油中煮之故石皆焦黑不能再刻余所見先生手刻眞品有四二十年前在揚州獲見二章一爲長方式形橫約寸許縱二寸許文爲東風吹落一庭花古雅可愛一爲方形縱橫各二寸計刻三十六字文已不復記憶今不知爲何人所藏矣三年前在吾邑東南周公舖上李氏家復見二章一長方形橫不及寸縱約寸半文爲半潭秋水一房山一爲方形文亦不復記憶皆精品也。

秦縣所有之美術品以臨湖禪院之漆雕屏風爲第一背面刻壽序一篇正面刻郭令公壽誕圖宮室臺

榭計數十處。花木鳥獸無不酷肖。人以百數。鬚眉面目。雖工於繪者不能及也。屏風計八。總圖爲府第形。自門外至宅後之花園路。路可通。繪理至精。而彫刻又係高手。每屏上下各有長方式小冊頁一方。繪刻亦絕精美。向列廳中。任人觀覽。光復後爲某武弁強奪。以媚上遊人。遂不復見。此美術品矣。

太平軍起時。大江南北名畫家多避難來泰邑。故同光之間多名畫師。良以得名人指點。必能事半功倍也。其最著名者爲涂竹居之人物。徐蓮甫之山水。徐東園之花卉。方以類聚。擅丹青者時相聚於泰。某歲首春。名畫家十數人集於徐蓮甫家。春盤薦後。蓮甫出素紙一幅。乞畫瑞兆圖。乃各獻所長。共繪一橫披。合王小明、燕子堅、涂竹居、吳讓之、徐東園、徐尺樓、徐蓮甫、蓮溪和尚等爲一手。其可寶貴可知。題者爲吳讓之。後陳崇光又補黃芽菜一株。鄭芹甫補芝蔴楷兩株。十餘年前。徐氏每至新歲。必張掛一月。見者莫不愛不忍去。今徐氏凋零。此物不知流傳何處矣。

焦山瘞鶴銘。舊拓流傳者已不可得。原石模糊。字跡幾泯。惟山中一瞽目老僧。能拓之。以指摸索。每日僅能拓三四字。故欲求一新拓本。亦非重資不獲也。

雲臺山石刻極多。佳者絕鮮。惟雲臺碑一隸一篆。堪爲墨寶。碑係摩崖。同光以前久失。其處陶文毅公分運淮北。遊覽雲臺。披荆斬棘。始得其處。雲臺拓本。乃廣流傳。惟石刻極高。必架木而拓。用山東皮紙。以兔破裂。余家所藏。乃二十年前舊拓。今則拓者太多。光復後余遊東海。曾另購一本。以贈友人。價值雖賤。精神迥不如前矣。

雲臺山有三代松。倚崖而生。樹幹俯而復仰者九次。故稱爲九曲。蟠龍丈人爲江蘇一省最古之木。光

復後已遭焚燬。鄉愚無知焚香。其下火及樹身始成。焦炭雲臺。佳景失一點綴矣。吾邑松林庵亦有古松。勢亦奇特。高及屋簷。而枝幹盤曲。占地及畝許。相傳爲六朝時僧人移植。盆景於地少受戕賊。老成天然之姿。勢矣。其實柏葉松身。是檜非松。可名爲六朝檜。而不可名之爲六朝松也。邑中婦人生子者。必托松以寄名。香火亦盛。幸庵僧建小屋以塑樹神之相。當不致如三代松遭香火之劫矣。今其庵僧以不守佛戒。爲邑人所逐。就其地以經營公園。古代生物。足壯園林之色矣。

吾泰塘灣李氏。宦遊江西。得有古畫一種。係大中堂一幅。大屏條十六幅。中堂繪鳳鳥屏條。係通景山石。間有大玉蘭一株。百鳥錯列。其間係與中堂同繪一人。繪鳳百鳥。繪者百人。余兒時曾一見之。不復能記。爲何人所繪。萃一百零一人同繪之件。爭妍鬪巧。各盡所長。真畫寶矣。骨董家曾出二百金以購此物。李氏索千金。議未成。而鳳鳥中堂爲人竊去。僅餘百鳥。不成完璧。惜哉。今李氏並屏幅亦不肯輕易示人矣。

● 偶 感

質。樸。猶。然。隴。畝。身。自。知。終。竟。比。人。真。若。憂。多。口。乃。非。我。弗。罪。良。心。慚。負。人。十。載。風。塵。容。有。誤。一。庭。花。木。自。相。親。放。懷。山。水。多。奢。願。又。是。江。南。大。好。春。

(石 予)

● 和七十五叟鷗安病後感懷

(石 予)

老。輩。風。流。福。祿。駢。一。枝。藤。杖。地。行。仙。更。須。盡。酒。三。千。斛。一。斛。酬。他。詩。一。篇。名。重。鄉。閭。行。誼。尊。漫。云。壯。志。未。曾。伸。從。來。世。事。都。堪。笑。風。捲。烟。雲。雨。洗。塵。祖。武。孫。繩。先。後。賢。遠。徵。文。獻。到。壺。天。世。家。第。一。分。湖。重。蘇。蘇。烟。波。幾。百。年。病。後。高。懷。放。浪。吟。讀。公。詩。便。想。公。深。養。生。亦。欲。求。良。法。偷。許。同。心。說。斷。金。

● 題錢劍秋秋燈劍影圖

(石 予)

巖。棲。谷。飲。夢。無。驚。叫。起。秋。風。一。雁。聲。太。息。百。年。空。自。老。龍。泉。三。尺。倚。孤。檠。

艷

藻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新上海現形記

上海繁華

洋裝兩冊
定價七角

埠新聞大半為社會罪惡史然採訪或有未週或知之而有所顧忌致其他絕大陪幕有非世人能深悉者是書專搜報紙外之選聞 徵索際乘筆直書內幕揭開真相畢露皆上海近年來確實事情且撰述者為小說名家李定夷先生文章聲價薄海咸知自必受社會之歡迎也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人生一世苦多樂少而最足樂者其惟享受豔福乎但豔福亦非易消受若見色就迷用情欠審自以為樂而適受其殃更何福之有哉是書本此宗旨演為小說作情場寶鑑為近來出版界中罕見之佳構愛觀小說者當必先視為快

國色天香傳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是書出版料得諸君一定歡迎因為書中有男女愛情照片七十多張用銅版精印說不盡許多媚態又有中國絕世美人傳廿餘篇香豔風流說不盡許多妙處名目繁多不能備載

明道叢刊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吳縣顧明道先生者年少多才善為小說家言每當校務暇時頗揮生花彩筆其著作常見小說新報內固已名重難林譽滿說界本局茲集其最新著作發刊叢刊初集以餉讀者內分說海小說二十餘篇言白話美俱備無不情節離奇宗旨純正皆屬獨出心裁當行出色之作談叢中有技擊談四十餘篇所記虬髯黃衫之流飛劍鳴丸之徒可歌可泣有聲活虎生龍躍躍紙上足以提倡尚武發揚潛德餘如苑雜俎亦皆憂憂獨造莊諧悉備合計二十萬言光怪陸離無奇不有誠洋洋乎大觀也且卷首有指嚴東園君博綺緣夢梅錫濟金青等諸先生及陸嗣風張咏梅女士之序文飯牛雞對東園問梅方外廬生俞鶴再女史范冷芳女士等之題詞其價值可想而知矣書已出版愛讀先生之文者當無不以先睹為快也

鴉鳳緣彈詞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彈詞本夥矣然非說白近俚即韻文失調欲求無此二病者實屬罕觀吳興包醒獨先生才識不凡夙長音韻之學而又富新思想故其所撰文字迥非尋常小說家所可比擬是書為先生得意之作中述巨姓女郎因誤於媒妁致有彩鳳隨鴉之歎全書計八萬餘言描寫舊家庭情形曲折細微惟妙惟肖說白則淺顯而不俗韻文則清麗而不挑聲調鏗鏘意義純正洵彈詞之善本導世之良箴凡注重兒女婚嫁者不可不讀



新歲蘭閨小讌序

(絳珠女士)

昨迎青帝。今賽紫姑。如願誰呼。聯吟有約。羌畫鷄。而當戶。翳賀雀。而處堂。元日增釐。聲喧爆竹。春風送暖。氣盜屠蘇。五辛供餞。臘之盤六甲。繪宜春之帖。家傳舊學。慣獻頌於椒花。門換新符。又懸章於桃梗。此陽回黍谷。所以調郢律之元音。而夜讌蘭閨。所以傍郇廚之小飲也。燭奴銀蠟。燈婢玉蟲。鸚鵡杯青。鸕鷀勺白。絲組鷄而欲舞。綵成燕而如飛。餉東澗之榆羹。餽西鄰之杏酪。垂垂葦索。辟惡攸資。馥馥荔湯。嘗新是賴。狐裘石竹。贈良伴以禦冬。鸞幕山茶。比吟朋而耐久。掃眉才子。妃白儷黃。把臂羣仙。裁紅剪翠。試年庚之有例。詠女子之善懷。與其彤管孤標。不若綠窗嘉會。屏隔風之房。老集從雨之館。娃大捨論文。小憐續命。鴛機錦字。蘇蕙多才。繭帕金丹。蘭香絕俗。孝姑井水。謂嶺香。妃子月宮。謂碧葉。白傅楊枝。絳珠仙瓜。果(絳珠自謂)簫吹。則秦弄玉(謂秦茗香)簧鼓。則許飛瓊(謂許碧霞)衛邦。則螭首。新謳虢國。則蛾眉淡掃(謂楊碧珠)同入。衆香之域。恍登羣玉之峯。粉荔盤餐。冰桃珍饌。悅口有葡萄之碧醴。佩身多葳朮之紫囊。千里停雲。一堂醉月。雁臣未去。魚媵先來。北臺門雪地之尖叉。金杯蕉葉。東閣發霜天之哦咏。玉笛梅花。西望鶴樓(謂葉仙在武昌)伊人何處。北瞻燕市(謂遊直省)逆旅當年。曾幾何時。都成陳迹。滄桑世局。潦草生涯。壓線年年。十指政誇針巧。開篋日日。寸心只有鏡知。嫁衣徒爲人忙。相字又將誰照。今

豔藻

二

日者麟書肇始鳳瑄調元眉匠螺青鬢師蛇綠談經無一短譬博士之披香論史有三長慕大家之續稿
 詩摹大雅經擁離騷書成而格擅簪花筆妙而法傳章草金迷紙醉雪蒜簾低檻曲廊回冰荷燈小名原
 初四才竟無雙寫蠶眠而釵股痕留工獺祭而案頭香積青紗布帳足解議圍紅袖明妝不爭凡豔酒香
 玉斗燈市金錢萍社客星草堂人日情移竹裏煎茶而鶴避烟濃思發花前擗藻而鴻裁霞蔚玲瓏華麗
 蟻穿九曲之珠旖旎芊綿鮫織五紋之錦壺內且招知己海濱不負良辰春買十千寒消五九酒數罰依
 金谷名園追李白之遊序言體效玉臺曠代切徐陵之慕

●夢遊

(眞州問山)

鏡前細雨簷花簇鴛鴦飛上沙棠木人生有情不如物翠袖天寒倚修竹此時態濃意轉遠獨抱孤琴吟
 蘿屋風泉萬壑洞門秋激玉跳珠濺飛瀑清溪藍蘭媚薌澤采綴終朝淚盈菊春風楊柳爲誰靑秋水芙
 蓉無限綠

陰蟲咒月月轉寒秋花泣露露不乾點滴疏紅淚珠迸珊瑚濕透青闌干美人如花隔雲端我欲從之行
 路難參商動輒不相見喟然歎息摧心肝
 潭烟溶溶水波碧銀箏響咽秋堂夕珠箔風來轉玉扇女牀一樹棲鸞隔蘭陵酒泛玻璃盃澆入愁腸腸
 更窄海枯石爛天風劇尋源妬煞乘楂客

●長相見

(桐百)

若箇鶯兒巧轉喉聽他小語總輕柔琉璃牀設銷金帳翡翠簾垂軟玉鈎密誓還同山不改深情莫似水

空流與君何。幸長相見更喜。清宵共倚樓。

感舊偶成

(桐百)

坐如沈醉立如癡。情緒縈懷不自持。名士從來半多病。美人大抵易相思。未能免俗猶揮淚。無計消愁且賦詩。離恨歡悰兩腸斷。最難堪是酒闌時。

勸駕詞十二首 仿次回作

(綺緣)

贈卿珍重抵瓊瑰。一紙新吟便是媒。擬共推敲明月下。揮毫染翰等卿來。杏黃衫子絕塵埃。疑是天孫雲錦裁。袖底芳馨比蘭麝。故除龍腦等卿來。深知素口慣銜盃。况是同遊已幾回。柳陌調鶯珍舊約。雙柑斗酒等卿來。惜花私築避風臺。小閣文窗掩未開。猶恐海棠春睡去。高燒紅燭等卿來。含羞佯惱可憎才。淺碧眉峯鎖不開。但怨風流輕罪過。負荆泥首等卿來。風廊月檻暫徘徊。底事離鬟抵死催。願慰相思乘此夕。珠簾鉤起等卿來。欲行又止費疑猜。展影依稀點綠苔。甘向空階閑佇立。凝眸側耳等卿來。錯疑僊子下瑤臺。冰雪聰明輕豔才。尺素密傳心事後。情癡夜夜等卿來。幾回得見笑顏開。除是新詞賦玉臺。翻出定情當日句。甜吟蜜詠等卿來。俊遊每被夕陽催。難得從容笑語陪。且趁雨窗同剪燭。淺斟低酌等卿來。殘妝懶整鬢開花。底鸚哥不住催。莫負良宵好風月。醉拈玉笛等卿來。

鹽 藻

雪中冷豔一枝開。擬伴幽人賞綠梅。還恐薄寒禁未得。重溫獸炭等卿來。

●合歡鏡

(真州問山)

我我周旋形影隨。團圓誤妾百年期。幾回覲面卿無語。一樣傷心爾更癡。秋水臉霞紅綽約。春山眉黛綠逶迤。合歡兩字分明在。腸斷菱花滴淚時。

●美人燈

(真州問山)

一樣妝成百媚生。紅烟碧霧照輕盈。嬌容合貯靈光殿。傾國應歸不夜城。望去影皆堪彷彿。捧來心却最分明。何因伴得牆東宋。消盡長檠復短檠。

●擬香詞

(逸梅)

芳年二八正。愁嬌曲曲清。谿學蕩。機蕩向柳陰深處。去柔絲低拂鬢雲。翹花影闌干。十二浮比肩。私語倍溫柔。尋常一樣闌。中月纔是郎歸便。不愁半規涼月。侵羅幃。膏盡瑜釭。冷不輝。只恐鴟鬟伴。睡熟教郎膩。語要低微。榴花開。偏過端陽。六扇紋窗。炎日長羞煞。個郎無賴。浴要儂。豈惹注溫湯。碧紗牕外。月溶溶。携手郎歸。細話悵却喜。侍兒熏翠被。今宵香比。昨宵濃。珠簾鈎起。細風吹涼襲。羅衫拋扇。葵底事低鬟。明月坐為聽。鄰女讀唐詩。

齋

齋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惡社會

洋裝兩冊
定價八角

萬惡社會魑魅橫行光天化日之下正不知有多少喪良心事彼詐此虞機械自逞嗟我良民受害非淺願欲識破奸邪談何容易爰就聞見所及乘筆直書搜塵寰之隱秘怪怪奇奇極人類之大概觀形形色色揭開罪惡暗幕堪為孽海慈航誠關係世道人心之作也茲略述內容如下(甲編)盜匪世界(乙編)拐騙世界(丙編)色慾世界(丁編)烟賭世界(戊編)迷信世界(己編)惡官僚(庚編)惡家庭(辛編)惡僧道(壬編)惡巫醫(癸編)惡風俗

世界富豪奇譚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現在之世界黃金萬能之世界也故世界中最有勢力者厥唯富豪而萬惡之淵源亦惟富豪是書記載悉為世界富豪之奇聞軼事其驕奢淫佚之舉止離南面王不能比擬其卑鄙齷齪之行爲雖窳人子亦所不屑實可謂描摹盡致者全書共四十餘篇篇篇驚絕句句傳神欲知世界富豪之黑幕者不可不讀研究社會主義者尤不可不讀

遊戲百樣錦

全書洋裝四冊
定價一元四角

讀紅樓夢祇一種小說耳讀聊齋祇一種筆記耳讀長生殿祇一種傳奇耳讀鳳雙飛祇一種彈詞耳向來坊間所出之書除月刊雜誌而外每一部祇一種文字若能**奄有衆長包羅羣籍**於一編者實所罕觀本書共有種類凡百無論何種小品文字**無所不備**讀者要看什麼就有什麼洵憂獨造別開生面之巨著也其中有外傳合傳豔史秘記劇評花譜史料筆記趣談異聞等不及詳載著者如**定夷東園實甫琴南樊山**等皆當代名流讀者手此一編反覆細玩定愛不忍釋也

恐怖黨

洋裝上下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恐怖黨爲倫敦最可怕之**大賊黨**黨人之手段極狠毒行動極秘密且過名偵探**鬪智角力**之術死一生而僅獲最後勝利至情節妙如**怪名刺**之術恍惚離驚心動魄確乎極盡神字如**桃僵**之術交換條件等若有神龍天矯令人不能外而又確有**福爾摩斯**探案亦不過如是偵探小說所至理者即**周瘦鵬**先生名家譯名著價值可知



游戲文章

年景新連珠

(守拙)

蓋聞伸飲水思源之情儀隆祭獻溯報李投桃之實禮尙往來是以追懷祖德家家筵祀先人歎洽親情處處盤擔珍物

蓋聞童稚率真隨處皆肫情至性友朋契合及時當暢飲開懷是以僂啼憨笑爭索押歲之錢行令猜枚聚飲迎年之酒

蓋聞習俗難移慣裝神而搗鬼世風不古每以假而作真是以良宵祀籠燈掛可當肩輿吉日敬神飴糖竟充元寶

蓋聞握算持籌乃商人之行徑鬻文賣字是士子之生涯是以年結索負小夥計上債戶之門歲底假休老學究開春聯之店

醉鄉侯傳

(潁川秋水)

醉鄉侯麴其姓。藁其名。字曰清醴。自先世卽爲糟邱人。少時好讀書。維不求甚解。然能心醉。六經。吸其菁華。而棄其糟粕。以故被舉爲茂才。異等。世所傳爲麴秀才者。是也。麴秀才啣杯自樂。終日昏昏。有時且走入醋甕。由是人皆輕之。而秀才乃愈窮。一日大醉。擬賦詩以自遣。適遇卽墨侯。忽嘆息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安能鬱鬱久居此事。毛錐子以終身哉。遂投筆起。夫人儀氏掣其袂。泥之。怒曰。吾志已決。卿不教夫壻。覓封侯耶。絕裾而去。遂出壺關。入長春國。會長春國王勵精圖治。麴秀才于酒樓間其事。急醉。草治安三策。翌日伏闕上書。王見而善之。立時召見。時麴秀才宿醒未解。王命小黃門以水噴其面。豁爾而醒。侃侃陳言。奏對稱旨。卽日除酒泉郡太守。時適橫行介士無腸公子起。自萑苻之澤。爲亂酒鄉。勢甚猖獗。王卽命麴秀才討平之。因率酒兵三千人出師。壺口營酒壘。排酒陣。以待無腸公子。披堅執銳。以出。恃其雙鈎之利。斜刺入陣。麴秀才填然鼓之一鼓。而酒氣上湧。再鼓。而酒氣大作。三鼓。而酒氣直衝。無腸公子亦恃其妖術。大吐涎沫。蓋昔者蚩尤作霧之故技也。我軍恐不勝。乃取北方酉水。以注之。淹其三軍。俘敵數百。并擒公子。公子八跪以乞命。不許。以組繫其手足。遂唱葡萄酒夜光杯之凱旋歌。而回長春國王。聞捷。率羣下郊迎三十里。策勳飲。至。遂封麴秀才爲醉鄉侯。并錫玉體百石。瓊漿千斛。秫田萬畝。其後侯因年老乞休。王亦賜以美祿。萬鍾。吳姬百人。以壓酒。侯乃終老醉鄉。樂不思家云。

諧史氏曰。醉鄉侯初不過一腐儒耳。又一酒徒耳。一旦能奮發有爲。卽得功名自見。侯亦非常人哉。蓋世俗惟死事毛錐子者。乃老死牖下。否則無不能自樹立者也。雖然。擁兵自衛。以要求富。若貴。則仍醉鄉侯之罪人。反不若餽糟啜醢。終其身如腐儒酒徒之。雖無益于世。亦無害于時也。

●麻雀牌說

(鬘雲女士)

麻雀牌相傳創自四明陳某。茲姑弗深考。但何與今之時局。適相符合。意者其先知歟。試觀麻雀之中。有所謂同者焉。夫同者共也。共即共和。歟。然自同。具佔據地盤之志者。出而四海會同之局。破。自同存。奪權利之心者。多而萬福攸同之望。遠不為和而不同。乃為同而不和。此九年以來。所以未覩普天同慶乎。麻雀之中。又有所謂索者焉。索者討也。部員則索薪水。教習則索束脩。武人則坐索軍糈。債臺百級。債務紛紛。以國家而處此地位。真令人索解無從者也。麻雀之中。更有所謂方者焉。方者數也。不為箇十百千。而為萬數。其額之鉅。可知。於是養兵之費。年需二千萬。外債之額。少者數百萬。多者竟盈千累萬。而未已也。其必自一至九者。蓋表示一而再。再而三之意。且逢十將進。以見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懼同索。方者靡有窮盡也。有東西南北者。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皆然也。然三字經亦有言。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應乎中。故麻雀之中。有中風焉。應乎中。其中央集權乎。果爾。則好現象也。曰白板曰發財者。以見白手成家。大發財源者之多也。卒而或碰。或喫。雖相鬪。至八圈十六圈。終歸于和。可知鬪者。究在一時。和則利在永久也。然則麻雀之為兆。仍是永遠和平之吉讖。可知矣。

●小鷄唱山歌

(鸚 哥)

喔。喔。啼。大。雄。雞。十。年。毛。羽。豐。滿。冲。天。飛。恰。逢。當。令。好。時。期。權。柄。就。此。手。中。提。一。唱。百。和。有。聲。勢。想。出。心。思。弄。機。宜。北。方。水。旱。八。省。饑。億。萬。千。百。多。災。黎。剝。盡。樹。根。掘。草。皮。餓。無。食。兮。寒。無。衣。拋。撇。父。母。兄。弟。兒。女。與。夫。妻。家。家。戶。戶。死。別。生。離。流。民。圖。畫。說。也。慘。懷。南。方。仁。人。倡。賑。濟。慈。善。立。會。來。發。起。大。發。特。發。募。捐。啓。現。

款項好大拉西。或則綿布黃白米。善男信女解囊取多。多少捐進去。(去棄同音)各報登載。截截齊萬。千百十分毫厘。並無半絲小私弊。真正人不欺。而天不欺。目今世界能有幾。特是區區有所疑。何以祇見。收欸不見付欸。呢。難道路上梗塞。解不到災區。地嗚呼。北方鷄。怎及得南方鷄。南方之鷄。喔。嚙。啼。引。吭。長。鳴。真得意。北方之雞。寂寂無聲。氣兩翅拍拍。癆肚皮說道。這一班借賑濟為名的。大人老爺們。把盈千累萬的金錢袋。向荷包裏。只顧眼前來有趣。不怕循環因果。在後底。敢問諸位大人老爺。心腸裏到底藏個什麼鬼東西。否則如何。刻刻會變把戲。

臘八粥謠

(守拙)

臘八粥。臘八粥。總統吃仔臘八粥。大權獨攬。勿局促。順利四夷睦。內政修明。黎庶樂。深拱。

無為澹泊。人如菊。(外交) 矢志清廉。勿貪酷。商旅興教育。蠲除苛稅。正風俗。仁聲。

臘八粥。臘八粥。文官吃仔臘八粥。四播加官晉爵祿。(撫綏) 商民愛敬。勿謗讟。閭閻受約束。捍衛邊疆。防異族。精神。

臘八粥。臘八粥。武將吃仔臘八粥。同心轉念。勿爭逐。耳朶聽忠告。保持晚蓋。輕利祿。同舟。

共濟協力。挽危局。(撑起) 商民愛敬。勿謗讟。閭閻受約束。捍衛邊疆。防異族。精神。

臘八粥。臘八粥。軍人吃仔臘八粥。同心轉念。勿爭逐。耳朶聽忠告。保持晚蓋。輕利祿。同舟。

抖擻氣概。倍嚴肅。(保護) 商民愛敬。勿謗讟。閭閻受約束。捍衛邊疆。防異族。精神。

臘八粥。臘八粥。學生吃仔臘八粥。努力用功。勿退縮。文明謀幸福。學貫中西。作先覺。將來。

臘八粥。臘八粥。努力用功。勿退縮。文明謀幸福。學貫中西。作先覺。將來。

名震寰球可預祝(促進)

臘八粥 臘八粥 商人吃仔臘八粥 良心擺定勿反覆 商場利權復 推銷國產神而速 抵制

仇貨誓滅此朝旭(鑒戰)

臘八粥 臘八粥 女界吃仔臘八粥 從此雄飛勿雌伏 人權全恢復 行政場中儘插足 自由

戀愛一任心所欲(固有)

臘八粥 臘八粥 國民吃仔臘八粥 奮起爭存勿糊粥 復仇雪恥辱 雄名永著新大陸 免為

印度朝鮮亡國續(救國)

滑稽詩話

拆字人

(穎川秋水)

拆字人某甲年逾而立中饋猶虛後因恃其懸河之口生涯頗佳積得番佛二三百尊爰託人物色佳麗并須財禮節省者方為合格一日友人某乙願為執柯并言姿首不惡深合省字主義甲大喜遂委禽焉合卺之夕見新人眇其一目甲大為不悅責乙誑已嗷嗷不休乙曰君業拆字難道一個省字還不會拆乎蓋省字從少從目予遵君命得此眇一目者適合君意何責予之甚耶甲語塞惟自恨受愚而已

醫生上匾

(穎川秋水)

庸醫某甲懸壺應世殺人者屢矣以故未及三年門可羅雀一日暗與無賴子某乙相商賄以番佛二十

尊命製一匾。僞爲病愈。致謝也。者無賴。既得其財。乃于夜間竊破廟中神座前威靈顯赫匾額。揉而新之。鼓樂送往。甲見而大怒。責乙侮已。無賴子亦怒而大聲曰。子殺人多矣。招牌底下不知窺鬼。幾許得此匾額。既可嚇嚇舊鬼。卽一切新鬼。亦可使他誤認神隍廟。而不敢前來。故此額正配先生懸挂。當謝我之。不暇。何又反怪我耶。甲恐爲人所聞。急閉戶而入。然門外觀熱鬧者。已大笑不止矣。

●特別慢車

(吟水)

有鄉人自蘇趁火車至滬。問車價於人。人曰。七角。惟此班特別快車。例須多加五分爲七角半。鄉人聞之。迺曰。吾趁特別慢車了。豈不省了五分。只須六角半麼。

●割股

(永修)

某氏兄弟皆迂儒。常以孝弟自負。一日父病亟。羣醫束手。弟謂兄曰。除却割股。更無別法。兄不應。弟又言。兄未及答。弟卽持刀執兄手。欲割兄力拒之。兩人爭不已。爲父所聞。問其故。兄以實告。父謂次子曰。爾欲盡孝。曷不割自己之股。兄既不願。何強爲。次子答曰。兒之不割。蓋守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之訓也。

博

奇

陶



齋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東路轉角 電話四九百廿一 太和藥房

本藥房自運泰西
 原料藥材經理各
 藥廠各藥房著名
 藥品自製各種家
 用良藥丸散膏丹
 花露香粉衛生用
 品應有盡有價廉
 物美伏乞賜顧下
 列哈蘭士醫生五
 種良藥各埠藥房
 均有經售如無從
 購買請向本藥房
 函購即班寄呈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以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癩癰疽潰爛癰癰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均有神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六零六藥膏

下疳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治之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

○人中寶補藥

此乃滋補上品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服此最宜每大瓶洋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紅肺癆肺萎等症極為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寧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携帶便利凡行旅軍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花茵俠傳奇

(續)

(歙縣東園氏填詞)

第十四齣 拜影

生上

(山花子) 南浦經年水不波。光陰忽忽客中過。花信欲探探不得。恨鸚哥。杜甫詩中歡意少。江淹賦裏別愁多。始影星沉人去遠。隔天河。

我江海春實指望與月嬌諧老。不圖却嫁半途。我欲酬恩他不望報。天已向暮。且到書房。將鏡中照片。看一看。歎介堂上電燈新氣象。鏡中霞彩舊丰神。

(北醉太平) 珠箔飄飄。玉漏迢迢。畫屏秋冷一枝簫。恁天高。月高。蒼天呀。蒼天。孫有債。債完了。明月呀。明月。娥蓄意深。難料俺這個相思。比穀嵌紅豆。刻骨病成。勞倩誰人代表。

我非月嬌。無以至今日。咳。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看鏡中影片介)

(南畫眉介) 花在鏡中嬌。更比舊時玉顏好。恁仙才碧玉國色紅綃。眼秋波恍惚。偷瞧面春風依稀。帶笑就是他。汧國夫人貌。那有此娉娉嫋嫋。

月嬌仙俠也。我不能不拜他一拜。(拜介)

(南歸朝歌) 爐香一炷燒。又屈我儒躬。拜倒琴絃四柱。挑誰諒我中心亂。擣學伍員黃金投瀨。難圖報

學孫晟。黃金鑄鳥徒嗟悼。好端端問息尋消。離多會少。(起焚香介)(貼上)

(法駕導引) 人何處。人何處。秋水翦吳淞。別夢驚回。花外雨。離愁吹散。柳邊風。感逝大江東。

江郎坐書齋久。待我去看他一看。(窺介) 咦。在那里拜甚的。(近前視笑介) 原來拜月姐小影呢。(生)

夫人來做甚。(貼) 來看老爺拜月姐小影。我也拜拜。以答舊情。(拜介起介)

(北四門子) 障碧紗。繡像觀音肖。賽藍瑛。粉本畫師描。你看栩栩欲活。化蝴蝶。莊周夢覺。你看娟娟可憐

唱鷓鴣。鄭谷魂銷。問不出這花梢。那柳梢。經幾度雨晦風瀟。又幾度蝙蝠昏飛。鶯燕曉鴻雁晨鳴。蟋蟀宵我且把蘭麝香燒。蒲團坐好。

(生) 你我兩人。皆承他厚愛。(貼) 再三以萬金報德。拒而不受。其品高。其心俠。令人可望不可即。(生)

我也報恩無地。惟有將他照片。香花供養。不時展拜展拜。(貼) 明日呼灑兒也來拜他一拜。好叫他

後來知道。(生) 是的。(合)

(南雙聲子) 子孫保子孫。保酬厚德何時了。神仙調神仙。調如左右觀色笑。留一瓣心香。禱留一瓣心

香。禱禱豔福。能消長生不老。(貼歎介)

我想從前。全老贈裘高誼。感動月嬌。今拜月嬌。令我追思全老。(生) 明日索全老照片。懸月嬌之右

(貼) 你屢次函招。何以不至。(生) 高不可攀。此老亦有俠氣。(貼) 你看月嬌容光。呼之欲出。(生)

(尾聲) 真。真。累。我。低。聲。叫。花。想。容。顏。俏。分。明。是。軟。障。圖。描。甚。南。嶽。地。仙。下。凡。了。

(貼) 我們於照片上各題一詩以誌不忘可也。(生) 用得。

(貼題介) 意中人。是。目。中。人。 夢裏身。為。畫。裏。身。

共此嬋娟千里月。 為他憔悴幾年春。

(生題介) 襟痕猶認紅妝舊。 鏡影常留翠黛新。

不獨菖蒲能拜竹。 南宮片石又傳神。(全下)

絳珠評 拜影一折江郎不過感衾稠之舊好。柳氏實以酬羽翼之舊恩。兩人心思固不同也。

餘文

外

開場也是我。收場也是我。諸公把我新搦的花茵俠傳奇。已看演完了。那戲中一班脚色。我來代表代表。(內問介)

花月嬌何如人。(外)

花月嬌其情淡。淡不必濃。清既不濃。是以淡勝。情之淡處。實情之濃處。人不見其濃。但見其淡。是淡之中。有俠。淡之中。既有俠。俠中神品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卻嫁於前。拒餽於後。富貴不足以動心。山林誠足以悅性。性天淡定。是以神品稱。然我不稱之為神。但稱之為俠。俠之正。情之正也。

(內問介)

柳豔秋何如人（外）天下有奇必有耦。柳豔秋與花月嬌耦也。請論。

柳豔秋其情本濃。濃不必淡。其於江郎也。情最密。密則濃。情之淡者。既見爲俠情之濃者。安知非俠暗中。照應江郎。與月嬌明處維持。同一盛情。寄子母親。傾囊助考。以一侍女。情如此濃。是亦俠也。俠之耦也。如以俠名。俠中仙品也。不以俠名。是亦不必強名之以俠。一訪月嬌不見。再訪月嬌不見。是月嬌不以爲耦。故秋娘雖俠。不以俠名。且秋娘富貴而神仙也。不必稱之爲俠（內問介）

全隱名何如人（外）

全隱名。奇人也。情有時濃。有時淡。有時若淡若濃。有時不淡不濃。超乎情之外。是亦在俠之中。是全老不以俠名。若以俠名。月嬌之留江郎。賣珠伴讀。撒珥贈行。未始非全老贈裘之一事。有以感動之也。秋娘既見全老如此高誼。又見月嬌如此厚情。目染耳濡。情濃誼美。反金資助江郎。得以自如。一辭黃浦。便入青雲。益見全老曲成之美。嗚呼。全老瀛海出游。名山隱去。力辭保舉。無志功名。富貴逼來。不辭而別。若隱若顯。若顯若隱。據事直書。非俠乎。非俠中之奇品乎。我不以全老爲俠客。獨以全老爲奇人（內問介）

石友士何如人（外）

石友士既不爲情累。又不以俠名。華胄翩翩。翛然鶴立。朝元不用。乞假遂歸。以待宦者一事而論。進退必委之命。宣聖之所以不主彌子也。行止必歸之天。鄒賢之所以不憾臧倉也。才識既高。品詣尤正。林下優游。不作牢騷之語。益見胸襟曠達。學養宏深。至經濟文章。本在海春之上。全老不能忘情於梅玉琴。

江郎又鍾情於花柳兩人友士則數年黃浦不著一夢青樓是不為情縛者無所謂情濃亦無所謂情淡又何必強以俠目之况出鎮封疆入躋殿閣一代名臣如以俠論亦淺之乎視石君矣(內閣介)

江海春何如人(外)

江海春癡於情者外無友助內無賢助淪落天涯不過一風流蕩子耳何足奇奇得兩良友兩女俠朝出花街柳巷暮游桂殿蘭宮金榜題名玉堂通籍正思金屋藏嬌詎料璇閨卻嫁天台路斷獨戀戀於月嬌是深於情情種也然非當頭棒喝必不能喚醒癡迷又安能消除魔障哉我於江海春但言情可耳

(內)

品評人物卻也不差聽你這幾句話一部傳奇在吾心目中矣起伏照應一綫穿成洵是傳奇家宗派(外)

此一段餘文說與諸公聽過好好的的一個上場人不得不做幾句好好的下場詩

芋火工夫二十年

槐窗夢影淡於煙

俠中有俠皆奇俠

緣外聯緣亦夙緣

光熱莫如當暑日

水清還算在山泉

勸君精鍊媧皇石

重補高高缺後天

絳珠評 此折有文無曲妙將各人梗概寫得歷歷如繪既曰餘文似不必偷聲減字

(完)

●詠史二首

(東園)

孫吳何處設江防。險奪西陵國易亡。門戶洞開空鐵鎖。藩籬盡撤失金湯。樓船急下風何利。棋局輕推日正長。等是連環歸一炬。火攻休再話周郎。(鐵鎮沉江)

新詞賭唱到娉婷。犀與心通一點靈。菊部舞彩題畫壁。梨園歌袖滿旗亭。美人不信懷難白。名士相逢眼倍青。摸索暗中知有據。達夫之渙又昌齡。(旗亭賭墅)

●題曉厂甲編全集

(天民)

一斑窺豹後。意境覺超然。孤館靈芬集。南華秋水篇。劍琴杜工部。風月柳屯田。此手誰能抗。江東少比肩。

故人王子晉。家住古揚州。已入幾何室。還登文選樓。中年絲竹感。早歲漢沙遊。一舸棠湖返。青山著作留。

剝

本

我同胞果
有斷腕斬蛇

之決心乎？請速

購吸國貨香煙！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蛇螫在手

壯夫斷其腕

意林引物理論

謂其雖斷不死也





笑劇 默大王 (半梅)

第一幕第一場 米伯爵邸之宴會室

伯爵以為人類都是平等的。無主人。無下人在世上須用平等權利生活。乃是他的主義。他的理想。每月必開一次平等主義的會。全家的人。不分上下。平等的吃。平等的飲。平等的笑。平等的談。差不多是極不客氣的酒宴。大家可以非常自由的。伯爵自身也對着平日的主義。演說一番。看那全部人的無拘束樣子。以為快樂的。今天恰是這平等主義實行的日子。臺上作伯爵邸的宴會室。中央較高。置一桌。左右各列椅子若干。桌上陳列茶點水果酒類甚多。

劇本

開幕

男僕甲乙丙丁等。女僕A B C D等。雜亂在室內。各談平等主義的宴會。每日如牛馬一般的差喚。今天可以自由一天。并且隨意可以大嚼。所以大家身上也都不相應的打扮着。

(甲)伯爵還不出來演說麼。

(乙)客人俱已到齊。大概快出來了。

(丙)早些完了。就可以喝酒。那邊一瓶。不是威士忌麼。我一定先喝他三杯。

(丁)我是要吃那蛋糕的。

(A)我愛吃那蘋果與橘子。

(B)我看不如吃香蕉的好。

(C)還不快些麼。我是今天朝晨起來。餓着肚子。在這裏等吃。

(D)你打算留着量大吃麼。

(C) 是啊。你想這麼自由的。可以亂吃。一月。只有一次。

(丙) 對的。把我們差得如畜生一般。每月。偷使。還沒有這一個會。我們都要做死咧。

(甲) 要早些開場纔好。演說是不用也無妨的。

(丁) 演說的話也回回相同。說什麼「人類一律平等」。

(甲) 還有什麼「沒有主人。沒有下人。人生出來的時候。個個都是赤條條的」。

(乙) 「大飲大嚼。大家暢樂這麼一天」。

(丙) 仔細想想。真如做夢。明天早晨。在天未明就起來打掃。還要揩摩託車。洗碗盥。

(A) 別多說罷。我們總只得一世做的了。

(丙) 那麼伯爵不是說平等主義麼。

(B) 這是有錢人說的話。

此時洗衣作女子登場。身體巨大無匹。名鐵

姑。

(C) 呀。鐵姑娘已經來了麼。

(丁) 你越發肥了。臂上給我看看有多少肉。

(鐵姑) 默兒不在此麼。

(甲) 你總是我默兒那種呆子。去找他做甚。還是與我們談談罷。鐵姑好不好。

(鐵姑) 別胡鬧。你們當我是何等樣人。

握拳欲打。

(甲) 且慢。我若吃了你。一拳性命也早不保了。但。是你別如此薄情。女子總須有些嬌態。

仍欲與之惡戲。

(鐵姑) 畜生。你還如此麼。

(乙) 這有什麼要緊。今天是平等主義。

(鐵姑) 你們當我是那種輕賤的女子麼。我不過為着默兒。忍耐一下罷了。你們如敢無禮。莫怪。

我一個也不饒的。

退場

賬房先生陸同全上。

(同全)你們都到齊了麼。今天又是伯爵的好意。舉行平等主義會。你們心中若不感激。一定罪過的。自己是下人。怎麼主人反對酒給你們喝。這些都是我陸同全一人。替你們大家謀來的幸福。你們人齊了麼。伯爵快來演說咧。演說一完。等他許可了。你看那邊的茶點水果酒類。不是可以自由了麼。

默兒提鉛桶上。衣服也不更換。

(同全)喂。默兒。你怎麼一點不當心。身上穿得如此。今天是什麼日子。我不是說了好幾次了。今天是不平等主義。合宅的下人。一齊不做事。可以自由休息遊樂的。你提着鉛桶做什麼呢。

(默兒)我麼。我是來揩窗的。這是我的職務。

(同全)不行。職務今天必須停止。此乃主人的恩

典你不感激麼。

(默兒)一點不感激。

(同全)爲什麼。

(默兒)今天休息一天。明天若不加倍的勞動。事情就不會完。我自己高興。做你也不用管。我好隨便我。

(同全)胡說。什麼隨便不隨便。這是什麼話。不許做。

(默兒)一定要做。

(同全)我說不許做。

(默兒)我一定要做。

(同全)你違背我的命令麼。敢向長上反抗麼。

(默兒)笑。話。笑。話。什麼。長上。今天不是主人定的。不平等主義日子麼。那麼。必須隨便我。怎麼樣。纔合這本意。你怎麼可以干涉什麼平等主義。照我看來。也是主人一種娛樂法罷了。拏了工錢。

各人做各人的事好了。用不着這些虛文。

(甲) 默兒的話不錯。仔細想想。憑你怎樣許我們自由。到底在主人面前也不能十分多吃的。

(乙) 是啊。何不廢去飲食。分些錢給我們。就是少些。到底來得實在了。

(A) 我們也是回到自己房裏隨便買些什麼東西來吃的。舒服得多。

(B) 所以我總暗暗藏些在袋內。拿到房裏去吃的。

(甲) 對的。要使各人稱心稱意。纔是平等主義。規矩矩坐在這裏。喝酒有何趣味。

(同全) 你們是什麼話。你們生了這種念頭。還可。以留在此地麼。我自。有道理。

(丙) 老伯伯。你算什麼。我們不過嘴裏談談。

(同全) 不行。我最恨這種事。

伯爵之女春姑。夏姑。秋姑等上。

(春姑) 同全爲何在此發怒。

(同全) 小姐。實因他們這些人。一點不感激主人。的好意。在這裏胡言亂語。

(夏姑) 因此你生氣麼。

(同全) 是啊。第一是這默兒不是。

(秋姑) 默兒怎樣的不是。

(默兒) 他說。今天。是平等主義。要我不做事。我說。今天。不做。明天。多做些。反而。吃苦。隨便。我去。做。纔是平等主義。

(夏姑) 哈哈。默兒。你的。頭腦。倒。好。得。很。

(默兒) 并且。憑你。怎樣。說。平等。主義。我們。到底。是。下人。在。主人。面前。飲。酒。也。未。必。有。十。分。的。滋。味。要。我。平。等。要。我。與。主。人。一。樣。那。裏。能。夠。呢。我。雖。是。力。大。沒。有。智。識。學。問。怎。麼。會。像。主。人。呢。老。實。說。平。等。主。義。也。是。伯。爵。的。一。種。娛。樂。法。強。要。我。做。上。等。人。宛。如。強。要。這。陸。同。全。的。禿。頂。上。生。出。

頭髮來一樣的很難。

(春姑)默兒你的思想很高。

(同全)難道小姐們都幫這默兒麼。現在的女學校都是那種荒謬的教育。

(秋姑)不管荒謬不荒謬。我是不贊成平等主義的。今天一天不許他們做事。我更不贊成默兒的話。很對。隨便各人自己做去。是人類最感激的事。了此話。我很合意。陸同全。倘使你要叫我做婢女。我就要叫你生出頭髮來。

(同全)這是什麼話。(怒)

(春姑)你別生氣。今天是平等主義。(打禿頂一下)

(同全)呀。

(春姑)你敢生氣麼。宅內不分上下。均須平等。

(同全)(勉強陪笑)大小姐活潑得很。

(春姑)多謝你。(打禿頂一下)

(同全)呀。

(春姑)不能生氣。今天是平等主義。

夏姑秋姑也與他惡戲。

(同全)你們倒都是有興得很。

衆人大笑。

來客男女數十人入席。

伯爵在正面較高處出現。旁邊是春姑的未婚夫陸軍中校趙某。夏姑的未婚夫海軍少校錢某。秋姑的未婚夫實業家孫某。伯爵每次演說。必順便介紹三位女婿。

(伯爵)有海陸軍。有實業家。米氏一家平安。想諸君一定也與我一般的快樂。今天是照常的平等主義。日人類都是平等的。生出來的小孩子。個個赤條條。富貴人家的孩子。乞丐的孩子。都不穿衣服。人類本沒有富貴貧賤之別。個個平等。沒有什麼主人。下人。世間人類能平等生活。

劇 本

乃是。我的。理想。我的。主義。所以。每月。在我。家中。開。這。一次。會。這。一天。到。十。點。鐘。散。會。未。散。之。前。我。與。客。人。下。人。們。一。律。平。等。尋。樂。平。日。只。是。把。人。差。遣。的。小。姐。們。今。天。都。替。婢。僕。們。勞。動。下。人。們。一。一。隨。意。吃。喝。歌。舞。一。點。不。用。客。氣。這。桌。上。的。茶。點。水。果。與。酒。你。們。儘。管。的。吃。好。了。

有人欲伸手取食物。陸同全見時候尙早。急
搖手。

(伯爵)你們儘管喝好了。

又有人欲伸手。陸同全再止之。

(伯爵)你們儘管鬧好了。

演說完。大家各自爭取食物。默兒突然把一
大盆食物取去。大家呆了。

(舞台旋轉)

第一幕第二場 伯爵邸之一室

時已夜深。小姐們替下人勞動。各有不平之意。

三女婿登場。

(春姑)我二人將來做成家。庭切莫探這平等主義。我腿也硬了。

(夏姑)我也混身無力了。

(秋姑)鄰家種花樹的兒子。要來與我握手。不是大大的恥辱麼。

甲乙二僕大醉上。

(甲)嗔小姐春姑酒還有麼。快去取來。

(乙)你把什麼好一點的下酒菜帶來。

伯爵登場。

(伯爵)愉快愉快。

(春姑)有什麼愉快。

小姐與未婚夫六人退。

(伯爵)一心勞動。別開口。這纔是平等主義。

(甲)你這老頭子有趣得很。并且很明白道理。聽說你老婆已不在世上。我來替你介紹一個伴。

伴。老。的。朋。友。罷。

(伯爵)愉快愉快。

(乙)不要只是嘴裏說愉快。我們三個人一同去遊玩罷。王媽媽家裏新來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倒還不錯。

(伯爵)愉快愉快。

陸同全登場。

(同全)伯爵。

(甲)什麼伯爵。你這光頭快走開。我三人正在此商量。別來妨碍罷。老大哥對不對。

(同全)要稱老大哥麼。

(伯爵)愉快愉快。

(乙)老頭子怎麼只是說愉快。

(同全)你對着伯爵休得無禮。

(乙)你這葫蘆頭這裏沒有你說話的分。

(同全)放屁。

(伯爵)不可罵人。今天是平等主義。

(甲)你再敢多說麼。

二人退場。

(同全)伯爵所定造的那一隻船已經造成了。

(伯爵)原來如此。那麼明天帶了小姐們一同乘着船去遊玩。你把錢付了。明天預備兩個水夫候着。

(同全)知道了。

陸同全退。

小姐等搬酒肴上。

(伯爵)辛苦你們了。我的船已經造好。明天帶全家。人兒一同出去遊玩。今天必須多勞動一下。

小姐們退。伯爵亦退。

小姐們又搬食物上。

默兒上一壁飲食。一壁作事。默無一語。

(春姑)默兒。明天帶你去乘船遊玩。今天你幫我。

們做做事罷。我們侍奉那些醉人，實在辦不了
咧。

(默兒)不行。我自己的事還多着咧。

(夏姑)你敢反抗麼。

(默兒)十點鐘以前是平等主義。

默兒退。

婢女們登場。

(秋姑)多謝你們幫幫我們做罷。我另外賞你們

錢。

(A)錢是喜歡的。不過今天酒喝得太多了。不能
走路咧。

(春姑)你呢。

(B)我也一樣。

(夏姑)你呢。

(O)是的。我也一樣。

(春姑)爲什麼吃得如此多呢。

(D)因爲是平等主義。

四婢退場。

(夏姑)怎麼處呢。

(秋姑)沒法了。

(春姑)我要哭咧。

場後有人呼喊「快拏酒來」「快拏菜來」

小姐們哭泣。三壩上問何故。

(春姑)你替我做罷。

(趙)我代替婢僕搬酒麼。

(夏姑)你去替我搬搬菜罷。

(錢)我身穿軍服。可以做這些事麼。

(秋姑)不是平等主義麼。

(孫)沒法了。大家是爲着最愛之妻。

三壩即各自連食物至。狀頗滑稽。小姐們在

長椅上休息。少頃。衆客一擁而入。口呼快來

跳舞。各與小姐們胡纏。

一同唱歌舞蹈。正在熱鬧時。伯爵上。口呼愉快。忽鐘響。報十點。陸同全立椅上。發解散號。令於是一同靜止。

甲乙二僕登場。仍未醒。

(甲)老頭子在那裏。我們去打茶園。

至伯爵旁。牽伯爵手。

陸同全推開二人。

(同全)十點鐘了解散咧。

打二人。二人不動。小姐們各呼欠不止。

(閉幕)

第二幕第一場 無人島之日暮時

舞台上作無人島的荒野。與第一幕相隔半

年。登場人的服裝。俱已破碎。其中唯默兒很

齊整。

開幕後。三位小姐寫了信。塞入酒瓶中。拋海

內。打算向本國求救。

劇 本

(春姑)每天寫了信用酒。瓶流去。已有半年多了。一點消息也沒有。怎麼處呢。

(夏姑)恐怕書信未必流得到我本國。

(秋姑)只消附近有船行過就好了。……時候快

交冬季。冷起來。身上衣服也沒有。房屋也沒有。

姊姊。我想想真怕。

(春姑)所以我不贊成坐船。曾經向父親說過的。

你想只有一層板。下面就是地獄。

(夏姑)一個人也沒死。還算是大幸咧。

(秋姑)但是活着吃這種苦。反不如死的好。船上

破片都已燒去。這島中也並沒可以焚燒的樹

木。

(夏姑)現在怎麼辦呢。那些下人們。已忘却從前

的關係。只是顧着自己。一點也不肯替我們與

父親去尋些食物來的。

(春姑)自己想去尋。又因足弱無力。到這步地位。

九

真是平日化妝的本領高明也沒什麼用處。

(秋姑)姊妹我真傷心極了。

(夏姑)傷心也無用未必有人會來接我們去的。這種時候還是理理好頭髮使自己心中爽快些的好。

拾樹枝梳髮。

伯爵與陸同全背負樹枝少許上足已疲乏不堪。

(伯爵)走不動了。

(春姑)父親那裏去的。

(伯爵)與同全一同去拾樹枝的。

(同全)現在想到從前的身分真是傷心造成了。新船剛出來遊玩恰巧遇着暴風流到這無人島上來。年輕有力的人都只顧自己一點也不顧憐我們老人。我們且把柴放下來罷。

二人將背上樹枝放下。

婢女 A B 僕人甲乙等登場都有倦容。

(同全)你們都來了麼把拾來的柴聚起來烘烘火罷。這種時候也沒有什麼伯爵小姐的分別咧。一同烤烤火快樂一下罷。大家已拾得樹枝了麼。

(甲)且慢談不到此話咧。今天朝晨起來還沒吃過什麼自己的身體自己還做不動主咧。

(乙)且給我吃一點東西再說多謝你。

(A)我們也要的。

(B)是啊只消可以吃的。

(同全)什麼柴也不去拾來食物也不去覓來你們在那裏做什麼。

(甲)睡着。

(同全)胡說。違背我的命令。白天可以睡麼。對得起伯爵與小姐們麼。

(乙)對得起對不起還是小事自己性命還危險。

咧。

(A)別說是他們的。食物。我們自己的。食物。還找不到咧。

(同全)你們不要忘了昔日之恩。你們雖是下賤的人。見主人們自己在那裏拾取樹枝。一點不感觸麼。

(甲)肚子一餓。還有什麼。恩。不。恩。呢。

(同全)什麼話。我恨不得大罵你一頓。無奈腹中飢餓。也罵不動。明天吃飽了。再來罵罷。你且記着。

(春姑)寒風漸漸吹來了。

(夏姑)好像是要下雪了。

(秋姑)好冷啊。

(伯爵)肚中好餓啊。

(同全)今天還沒吃過咧。

(甲)有什麼東西吃呢。

(乙)喝些水罷。

大家正在苦楚之際。丙登場。

(丙)陸先生。大家快餓死了。我一個人還可以走幾步。大家爲着主人要出來遊玩。以致流到這無人島上。差不多性命都是送給伯爵的。實在可恨。有什麼法子救救我們呢。

(同全)怎麼救呢。現在是什麼人也不能動一步。有什麼人有食物麼。

(丙)有的。默兒。每天靠着他的。大力。到山中去捕鳥採果。非常吃得很飽。并且自從到了這島上。後。他身體也肥得多了。他的食物。一點也不肯給別人吃的。今天也是背着許多果子。小鳥回來。大家求他。他也不給。還是請伯爵發一個命令。叫默兒把食物分與大家吃罷。

(同全)原來那倔強的默兒。敢如此不近人情麼。待我去與他說話。

默兒攜許多食物登場。

(同全)默兒慢走。

(默兒)什麼事。

(同全)你這果子與小鳥那裏去取來的。爲什麼

不把地方給大家知道。你獨自去取呢。

(默兒)我並非不給他們知道。誰也不肯去取。只

要肯去。真是拏不盡咧。

(同全)那麼在那裏。

(默兒)在深山中。這裏去約有一百八十里。

(同全)什麼。一百八十里。你能夠去取麼。

(默兒)是的。每天去一次。

(同全)明白了。現在下人們大家餓得半死了。你

所有的東西。分給衆人罷。現在這種情形。自然

無分爾。我應當獻與伯爵。把餘下來的分給大

家。

(默兒)不願意。

(同全)什麼。

(默兒)不願意極了。我用自己之力去取了這些

食物。來不是容易的事。怎麼可以分給閑遊的

人呢。

(同全)那麼。你打算害死衆人麼。

(默兒)他們不願死自己去勞動便了。

(同全)那麼你不肯獻與主人麼。你看主人不願

自己高貴的身體。每天在那裏拾取樹枝。難道

你一點不覺得自己忘恩負義麼。

(默兒)有什麼忘恩負義。

(同全)怎麼說。

(默兒)伯爵的苦。也是自取其禍。自己的船沈了。

去怪誰呢。老實說。他實在對不起我們。在家中

的時候。他們下人。也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何等

舒服。既跟了伯爵。流到無人島來。就非自己去

尋自己的食物不可。也可以說得是做了伯爵

娛樂的犧牲了。如此一想，就是伯爵能夠替衆人設法去弄食物來，還不能消滅他的罪咧。伯爵若是每天備三頓給我們吃，夜裏替我們備好睡的地方，弄得不知飢不寒，大家便什麼事都肯做了，叫我去取小鳥，我不管二百里三百里的深山中，也願去咧。現在不給我吃，又沒有工錢，就沒有什麼主人僕人自己的身體，只有靠自己，去活命了。這纔是真的平等主義。伯爵要當人家是下人，還是回到了本國再說罷。我自己的身體要緊。

(同全) 與你說說都是這些無禮的話，你忘了已往的恩麼。

(默兒) 我默兒是拚工錢勞動的，我這樣的勞動，無論到那裏都可以得到這一點工錢，什麼恩，不恩，幸虧這大恩流到無人島上，差不多把性命送掉了。伯爵難道一點沒有可憐我們的心。

一句謝罪的話也沒有麼。憑你是主人，斷不可毫無理由把自己性命送給你的。這一層道理，你陸同全雖不懂，伯爵自己一定明白什麼平等主義。平等主義一到無人島，沒有邸宅，沒有金錢，人人都與初生出來一般，只有在家裏行平等主義，一到無人島，使用君主主義，不是倒行逆施麼。哈哈。

同全怒不可抑。

(同全) 你這小畜生，從今天起，就把你歇去，你莫後悔。

(默兒) 那是更好了，再會罷。諸位再見，我去烤鳥肉吃咧。

退場。

下雪。

(秋姑) 呀，到底下雪了。

衆人飢寒交迫，顛顛跪地。

(衆人)上帝。上帝賜我們些食物罷。

祈禱。

(舞台旋轉)

第二幕第二場 無人島之一角

岩間遠遠見海。

用樹枝架小屋。默兒一人住着。此刻他攜許多食物回來。將鍋載在枯草上。用蟲鏡在太陽中取火。然後煮鳥類。

飢餓不堪的衆人。匍匐而來。各在形式上討

好默兒。

默兒默然自煮自吃。衆人更覺難受。

(甲)默兒。你分些給我啊。

(默兒)不願意。

(乙)別說這種無人情的話罷。

(默兒)不願意。

(B)那麼都是一個人把他吃完麼。默兒。什麼人

也不分給他吃麼。自己取來的東西。都是自己一個人吃麼。你的力量可以搭救的人。一個也沒有麼。

(默兒)那是有的。

(B)肯給這個人吃麼。

(默兒)是我的妻。我就不能不救他。

(A)那麼請你把我做了妻罷。

(默兒)不願意。

(B)我行不行。

(默兒)婢女們不要的。

(甲)爲什麼。父母不把我生成一個女子呢。

夏姑匍匐至。

(夏姑)我好。不好呢。

(默兒)你這人太輕薄。

(秋姑)還是我罷。

(默兒)你太會哭。不行的。

(夏姑)那麼誰合你的意呢。

(默兒)自然是春姑。

(夏姑)但是姊姊乃承繼米氏後代的長女。很重

要的。

(默兒)他若不願我也不是一定要他。

(春姑)那麼我就做了默兒的妻罷。

衆人大驚。

春姑欲伸手入鍋。

(默兒)且慢。要先行握手約束咧。

春姑與默兒握手。

然後春姑大嚼。再將食物分與妹妹等。說這

是祝賀的紀念品。

(甲)我們來祝賀罷。

(乙)此事一定默兒便是這島上的王。可稱默將

軍。

(甲)當真是王了。

(A)我們願充下侍。

(B)我也願做侍女。

(默兒)哈哈。我一做王。非給你們吃不可了。大開

結婚的祝宴罷。且一齊來吃。

衆人大啖吃飽。高呼默兒萬歲。歡喜非常。

伯爵與陸同全上。

(同全)什麼事在此胡鬧。

(甲)結婚的祝宴。

(同全)何人結婚。

(春姑)父親我與默兒結了婚了。

伯爵大驚。

(春姑)默兒是這島上的王。大家都是他的人民。

從明日起。默兒要養衆人。咧。父親快來嘗些結

婚的喜筵罷。陸同全也來。

把鍋置伯爵前。

(伯爵)兒啊。虧得有你。

且泣且喜且食。

陸同全高唱燕爾新婚其樂洋洋。

衆皆大喜。

(默兒)我二人結婚大家肯如此祝賀我也很滿足了。

(伯爵)說那裏話來。

(同全)這是應當的。

(默兒)春姑你快活麼。

(春姑)自然快活的。

(夏姑)我真羨慕姊姊。

(伯爵)你怎麼可稱姊姊失禮得很現在是默大王的王妃了你若得罪了萬一一觸大王之怒不是我們又要變成乞丐了麼。

(默兒)這倒別擔心我已嘗盡世上種種辛酸也會在對人殘酷用錢算小的主人處雇用過決不會如此沒慈悲的。

(伯爵)是是是。

(同全)到底是一位有道的明君。

(默兒)陸同全。

(同全)有。

(默兒)你也做我的賬房先生罷好好把我的命令傳與衆家人這裏雖是無人島也說不定過幾天沒有敵人攻來沒有防禦總覺胆小我打算看了地築一個城此刻帶着大衆前去察看快點預備罷。

(同全)遵命大家聽者現在大王有旨要巡行島中一同跟隨着我們老人留着看守再派一二人立在附近充當步哨倘使島上有事快些前來報告。

衆人答應。

(默兒)預備好了麼。

(伯爵)大王出發了。

默兒既大擺架子。他們雖不平不快。也是不得已。守着種種滑稽形式。留同全伯爵夏姑秋姑及此外二三人而退。宛如小兒排的兵隊。

少頃。

(同全)伯爵天翻地覆了。

(伯爵)沒法到什麼地步說什麼話。

(夏姑)我若是個男子。豈不好呢。

(秋姑)我也很想做男子。

(夏姑)什麼緣故。

(夏姑)只要是個強健的男子。什麼事都做得到。

要吃也可以吃得到。

(同全)我慚愧了。

(伯爵)閑話少說。再燒些火罷。

大家燒火。

一步哨登場。

(步哨)現在忽然有三四個怪異的人。從海岸那邊來了。

(同全)什麼。敵軍攻來了麼。快些預備。

各執木棒準備。

伯爵邸中人三四個。隨荷槍的水手等登場。

後面還有三位未婚婿。

(同全)什麼人敢闖入此島。還不退下去。決不饒恕的。那一國的賊子。從實說來。

(迎接者一)似聽他們說着中國話咧。

(迎接者二)的確是中國話。

(迎接者三)你們是中國人麼。

(同全)伯爵。來人是操中國話的。你們聽者。我們

確是中國人。你們是何等人。

(迎接者一)我們也是中國人。

(同全)什麼。中國人麼。黃帝的子孫麼。

(迎接者二)樣子似乎有些不對。

(迎接者三)你問罷。

(迎接者一)既是中國人。我們要打聽了。這島上

有一位米伯爵麼。

(同全)米伯爵……好像聽得過的。熟得很。伯

爵。米伯爵認得不認得。

(伯爵)米伯爵就是我。

(迎接者二)什麼。你是米伯爵。別胡纏。這種乞丐

那裏是我的主人。我們要問的。是流到這島上

來的伯爵。

伯爵)我就是伯爵。萬一不信。可以去叫一個認

得我的人來。

(迎接者三)胡說。你大概是遭難的漁夫。要回本

國。儘可以帶你同去。別說謊。快把直話說出來。

(伯爵)伯爵就是我。

正在爭執。三未婚婿至。問迎接者。

(迎接者一)我們打聽打聽。此人便自稱伯爵。

(趙)什麼。這乞丐敢冒稱伯爵麼。(凝視其面)呀。

岳父。

衆人驚。

(伯爵)你呢。

(趙)我是你老人家的大婿。岳父無恙麼。

(錢)我是夏姑的未婚夫。

(孫)我是三姑老爺。

(伯爵)原來如此。

握手。快活極了。

(趙)得了。瓶中書信。纔知遇難。卽忙趕來迎接的。

春姑呢。

(錢)夏姑呢。

(孫)秋姑呢。

(伯爵)都在這裏。夏姑秋姑。迎接的來人了。

夏姑秋姑與未婚夫接近。未婚夫嫌其齷齪。帶往船中更衣。退趙婿不見春姑。頗不安。與

衆人同赴船中報信。

剩伯爵與陸同全二人。

(伯爵)同全。到底是天助。仍舊得歸本國。

(同全)我也喜歡得了不得。最困難的是春姑小姐。一事早知如此。就是再餓一天也無妨。

(伯爵)實在餓得無主意了。

春姑領衆人先歸。

(衆人)王妃倦了。先行回宮。快些候駕。

(同全)不對了。本國派人來接我們咧。

一同大驚。

(春姑)那趙郎也來了麼。父親怎麼處呢。這種打扮如何。見他頭髮亂得如此。粉也沒拍。豈不難爲情呢。被他見了這副醜態。一定要不愛我的。怎麼處呢。

整理身上。

(伯爵)春姑。那默兒與你的事怎麼辦呢。

(春姑)呀。父親這便如何。我不曉得。都是父親不好。

好。

(伯爵)我什麼不好。

(春姑)爲什麼要乘船出遊。

二人爭執。

(同全)現在不是爭的時候。

(春姑)待我去洗洗臉來再說罷。

(伯爵)我到船上去了。

退場。

忽聽得一聲大王駕到。衆人從默兒登場。一同不行敬禮。反說別如此惡戲罷。本國打發人來接。大家要上船咧。衆人大喜。留同全與默兒二人也往海岸處去。

(同全)大王……不對。默兒你也聽得了。本國已打發人來迎接。春姑小姐不是早定了。趙家的姑爺麼。你打算怎樣。

(默兒)有什麼怎樣不怎樣。

(同全)那麼你打算一味的大鬧麼。

(默兒)什麼那春姑的事麼。

(同全)怎麼稱春姑要稱小姐的。

(默兒)本來又沒成夫婦我是隨便的就是要做夫婦我也很滿足。

(同全)什麼話。

(默兒)不願意儘可隨便一回本國我仍是下僕。

默兒與洗衣作裏女兒偕老的好。

默兒退。

船中衆人至夏姑秋姑盛裝。

(同全)一同到此地來罷如此一來自然與現在的生活不同了仍回邸中居住島上的事必須永遠不提他違背者立刻歇去。

(衆人)知道了。

春姑頭上插花登場。

(趙)噯春姑你無恙麼。

二人很樂。

默兒徐徐上。

(伯爵)默兒你在無人島上的忠義也一言難盡。確是我們救命的恩人你身分雖還了原你的恩我當一生不忘你的特別功勞我打算把你升爲邸內的總管家拏來酬謝你。

(默兒)多謝在無人島上只消用力我總管家也當得大王也做得女壻也充得一到文明世上我默兒還是默兒勞動着做做下人還配我的資格照原樣儘夠咧。

(伯爵)那麼無人島上的事你一切不問麼。

(默兒)這都是夢中的事。

(春姑)默兒你的恩我當畢生不忘喜極了。

(默兒)都是些要想忘掉的事。

(春姑)什麼。

(默兒)哈哈。哈哈。

(趙)歡歡喜喜安然回本國。都是大家的洪福。此刻爲着安慰島上勞苦起見。今天一天用平等主義。無主人無下人大大的祝賀一下罷。

(伯爵)不行。無主人無下人的平等主義。切不可用。我一向都錯誤着。平等主義是惡的主義。世上的事。那一樣不是君主主義。專制主義。對不對大王……不是的。默兒。

(默兒)是的是的。世上都是君主主義。專制主義。并且一切秘密主義。

衆人大奇。

洗衣作女兒趕來。

(鐵姑)呀。默兒。你好啊。我盼望得好。苦。你看我瘦了不少。咧。

出其粗臂。

默兒默默與他接吻。

(趙)好了。大家上船罷。

(衆人)回國去罷。

衆人大喜。

(開幕)(完)

●登虎邱冷香閣

(愚農)

一片波光似鏡平。憑欄閒望不勝情。今朝狂士題新句。昔日貞娘負盛名。行路欣逢秋氣爽。登山喜見夕陽明。回家已近黃昏候。耳畔惟聞暮鼓聲。

●虎邱雜詠

(愚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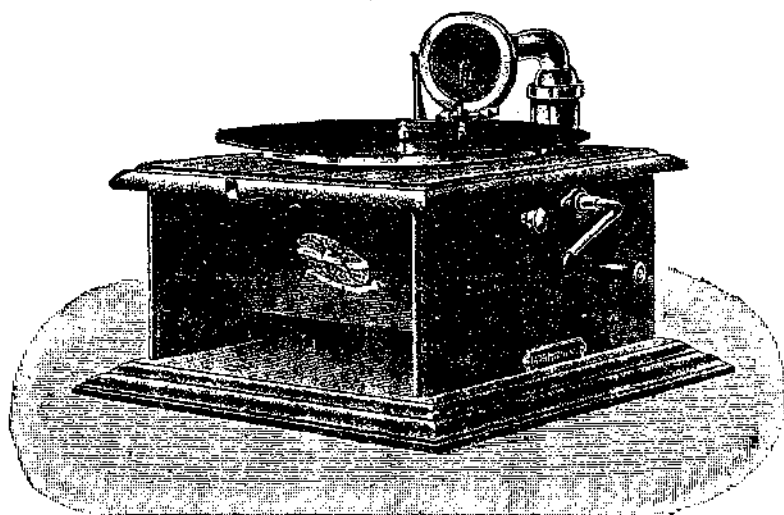
聽得簫聲念古歡。窮途青眼遇人難。千秋賸有劍池水。鑑盡炎涼一味寒。青山橋下漾微波。風送鐘聲入棹歌。曾記當年無事日。畫船羣集虎邱多。五人臺上賦詩來。正是東籬黃菊開。花市叢中埋俠骨。屐痕留與數蒼苔。寫到梅花景亦新。冷香閣上集嘉賓。闔閭事業今何在。一片荒涼草色勻。

報

餘

送禮的無上妙品

目錄樣本



函索即寄

現在已經到了夏歷年節了 各界欲求交際上的進步 必須要有送禮一舉 其送禮之品 以何物最得人歡迎呢 我敢說百代公司的留聲機器 與各名伶的唱片 可以稱為無上的妙品 何以見得呢 譬如拿別樣物事做了禮品 只有一時的歡迎 並無時常的紀念 若送了百代公司的唱機唱片 非但受禮的人個人歡喜 而且可以增他們合家的快樂 除夕吃守歲酒 初五日接財神的日子 將機器開唱起來 就會記憶着你 況這樣東西 不但 是送給他人 能得這樣的好處 即諸君自己于此過年的時候 也應該自己送自己一架 合一家們開來聽聽 纔不愧忙了這一年 全家樂敘樂敘 好得本公司新近又添出多種新片與素蒙 各界所歡迎的各種名伶唱片 以及大小唱機 均已齊備 請向本埠或外埠各經售家揀選起來 諸君定必稱心如意了

上海四川路
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啓



鐘聲吟什

●話雨軒詩鐘

(課題) 鹿 樓 (分詠格)

甲等十名

匡。慮。古。洞。棲。朱。子。
人。為。蕉。迷。疑。夢。幻。
錄。稽。清。異。標。茸。客。
酒。斟。福。邸。曾。和。血。
劍。斬。白。蛇。劉。季。逐。
千。載。銅。牌。鐫。古。字。
斑。龍。駕。輦。思。王。母。

金。谷。名。園。墜。綠。珠。(范良心)
客。緣。花。近。覺。心。傷。(范良心)
名。著。無。為。署。稻。孫。(艾亞通)
家。住。橫。波。合。喚。眉。(宗子威)
詩。題。黃。鶴。謫。仙。豪。(宗子威)
一。枝。玉。笛。倚。新。聲。(任柏軒)
黃。鶴。題。詩。記。謫。仙。(高月秋)

限 餘

(郭蔭葵)

報
餘

經。談。古。洞。傳。朱。子。
武。皇。字。認。銅。牌。刻。
曾。隨。白。鳥。依。靈。囿。

乙等十二名

色。比。白。麟。堪。入。畫。
才。高。表。白。誘。徐。渭。
承。恩。得。獲。黃。金。賜。
求。乳。山。中。傳。孝。子。
杜。牙。孝。思。銜。鸚。哺。
講。經。習。靜。朱。元。晦。
花。圃。懸。牌。看。角。觥。
藥。走。未。湮。臺。上。跡。
芝。銜。碧。嶺。香。風。過。
雲。臺。人。幻。來。黃。練。
夢。覆。芭。蕉。傳。列。子。
夢。覆。芭。蕉。詳。列。子。

花。壓。危。欄。墜。綠。珠。(艾亞通)
王。潛。船。來。鐵。鎖。沈。(宗子威)
羞。對。元。龍。臥。下。牀。(馮鏡芙)

題。拈。黃。鶴。好。吟。詩。(任柏軒)
夢。幻。傳。紅。憶。雪。琴。(范良心)
待。記。都。緣。白。玉。成。(幸冰如)
序。文。天。上。召。才。人。(范良心)
焦。度。英。名。却。敵。傳。(邵質人)
沾。酒。登。臨。李。謫。仙。(程少澗)
月。欄。倚。笛。聽。聲。傳。(范良心)
蜃。墟。空。幻。海。中。形。(范良心)
竹。記。黃。岡。雅。韻。流。(錢頌椒)
金。谷。花。殘。墜。綠。珠。(王靖和)
情。聯。花。萼。紀。玄。宗。(范良心)
額。題。花。萼。紀。明。皇。(艾亞通)

丙等三十二名

銀以名僮顏子侍。

武宗圖索呼茸客。

九色斑龍王母駕。

鄭弘華轂雙頭挾。

銀弄錢繆孫坐帳。

眠草飲泉吟陸句。

中原擾攘羣雄逐。

託生李耳千年壽。

春雨一欄茸客蓄。

門幕龐公深隱處。

駕車端合隨王母。

三章小雅鳴居首。

諸戎擒角駒支譬。

羸秦失政中原逐。

洞名著白懷元晦。

珠能殉主石崇悲。(邵質人)

米芾名題取稻孫。(幸冰如)

一篇黃鶴謫仙驚。(潘定思)

孫忭奇書萬卷藏。(邵貨人)

玉修李賀母搜囊。(宗子威)

輕烟疏雨誦楊詩。(繡 霜)

大筆淋漓五鳳修。(高月秋)

隱臥元龍百尺高。(邵質人)

秋風滿檻稻孫登。(范良心)

梯懸管子獨登時。(錢頌椒)

置酒何妨學庾公。(任柏軒)

百尺元龍臥處高。(范良心)

彼美傷懷燕子居。(潘定思)

齊武更名北顧游。(邵質人)

夢影傳紅憶雪琴。(范良心)

瑞兆鄭弘奇挾戟。
 角觸莫傷盧度壁。
 取乳奉親鄰子孝。
 秋風桂子鳴開宴。
 經席朱雲誇折角。
 門前月照烟開樹。
 梅花點點成斑錦。
 情切覺兒腸寸斷。
 列郡鉅名推大陸。
 角仙化色經千載。
 赤壁友樂游玉局。
 伊尼燒野吟山谷。
 蘇耽攬轡乘龍去。
 寓言鄭野談蕉覆。
 時見樹深吟太白。
 穆王命駕游山去。

名新齊武巧穿鍼(艾亞通)
 鐘撞遙接景陽宮(幸冰如)
 捨身報主綠珠貞(淵 若)
 春日花枝笑獨眠(宗之潢)
 宮詞元稹感梳頭(宗子威)
 檻外江流水接天(范良心)
 楊柳依依拂畫檐(任柏軒)
 望空燕子淚雙流(范良心)
 閱江勝蹟著南都(范良心)
 鉄漢投荒築一層(潘定思)
 麗譙列鶴說蒙莊(范良心)
 節度籌邊建衛公(潘定思)
 弄玉吹簫引鳳來(邵質人)
 勝概黃岡記竹成(范良心)
 日觀海上詠延清(范良心)
 蘇子吟登望海來(平 兒)

綠野食苹呼舊侶

黃岡架竹記新居(任柏軒)

燈市謎壇

枕霞閣文虎

民國新曆本

小院。關。宜。春。分。房。侍。美。人。問。年。剛。二。八。齊。現。女。兒。身。

詩品一 (卷簾) 神童詩一 (雙繫紅豆)

書之歲華 庭下陳瓜果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

六才一 (脫靴卷簾)

我。一。地。胡。拿。

梅。子。黃。時。雨。獨。多。

六才一 (卷簾)

風。欠。酸。丁。

雪。擁。行。人。入。劍。門。

六才一 (登樓)

白。茫。茫。陸。地。來。厚。

好。學。曾。經。牛。角。挂。

左傳一

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

有。奉。許。叔。居。許。東。偏。者。而。許。存。矣。

四子二

不。百。里。不。足。以。守。室。廟。之。典。籍。

風。流。陣。娘。子。軍。敗。北。矣。

四字一

環。而。攻。之。而。不。勝。

齊。向。石。榴。裙。下。拜。願。橫。波。與。柳。河。東。

左傳一

人。服。媚。之。如。是。

范。鞅。知。欒。氏。先。亡。

古文一 (係鈴)

識。盈。虛。之。有。數。

鏡。台。一。下。便。為。耶。

古文一

至。於。菱。夫。

封。建。廢。

古文一

則。三。寶。絕。

(枕亞)

觀 餘

學。書。初。學。衛。夫。人。

趙。簡。子。鳴。玉。以。相。日。楚。之。白。珩。猶。在。乎。

卅。六。鴛。鴦。同。命。鳥。

自。覺。諫。書。稀。

歌。管。春。和。絳。帳。中。

甌。空。炊。斷。風。兼。雨。

天。寒。翠。袖。倚。修。竹。

滿。清。入。關。之。始。民。望。猶。以。爲。歸。

廣。陵。散。從。此。絕。矣。

臨風寫韻

●小小廬詩選

吳興醒獨

●贈伯兄北行

(顯 盒)

恰。趁。春。歸。上。九。霄。卅。年。回。首。海。西。輶。已。無。親。養。黃。金。賤。幾。見。官。尊。白。髮。饒。青。史。浮。名。爭。底。事。朱。門。好。夢。醒。無。聊。及。今。脫。屣。湖。山。去。葛。叟。茅。君。拍。手。招。

●雜詩五首

(石 予)

詩經一

(解鈴 雙鉤)

於。鑠。王。師。

六

詩經一

雜。佩。以。問。之。

禮記一

其。禽。加。於。一。雙。

古文一

(卷簾)

非。無。聖。主。

左傳一

(解鈴)

其。樂。也。融。融。

唐詩一

(卷簾)

九。重。城。闕。烟。塵。生。

唐詩一

鳳。尾。香。羅。薄。幾。重。

唐詩一

雲。霓。明。滅。或。可。覩。

古人名一

(解鈴)

謝。康。樂。

負手門闔。悵夕陽。有時默坐。茅堂秋生。四壁宵無寐。感觸百端。老自傷。田野蕪荒。生計細。家庭慘黯。長
 男亡。達觀深。感親朋。語苦愧。情難一日忘。
 又上西樓。一見山迎風。雙袖淚斑斑。心傷只覺生多苦。人死原知去不還。側側宵寒。添布被。沈沈晝雨。掩
 柴關。十分廢懶。殊難療。愁看蕭衰鏡裏顏。
 如舟屋小。恰臨流。補讀聊爲稚子謀。倚榻客吟秋夜句。隔溪人語月明樓。門衰痛念孤孫苦。宵永寒添一
 枕愁。頗願移家同外出。幾回籌畫上心頭。
 草草勞生夢未清。西風起處又心驚。黃塵滿面百年俗。白髮隨秋一夕生。幻境頗思聞鬼語。宵聲到處有
 蟲鳴。蕭閒况味今安在。斷續哀吟枕上成。
 友書欲答稽逾月。老境難言異昔年。雙淚暗揮還自惜。孤燈已燼未成眠。桐花暑雨言旋日。蘭草秋風傷
 逝天。寧有讀書好。情緒任他塵垢積。蒲編。

●紅葉

曉來微雨夜來霜。做就生。生一味涼。莫怨殘秋太蕭索。留將紅葉點秋光。
 幾度霜華幾度風。垂垂一樹暮烟中。別饒嫵媚天然態。不比春花爛漫紅。
 園林最好夕陽時。點染胭脂處處宜。領略這般清意味。晴窗多寫惜秋詞。
 一年最愛晚秋時。橘赤橙黃菊滿枝。似覺詩人風趣少。更添紅葉助情思。
 折得枯枝紫帶叉。掃來片片到山家。風爐瓦罐安排妥。燒盡寒灰自煮茶。

(季穆)

幾樹丹黃補斷垣。北風狂吼動荒原。一燈如豆雁聲遠。臥聽蕭蕭夜打門。
紛紛瑟瑟偏長堤。半逐行人半馬蹄。也是英雄遲暮感。拚將碧血化春泥。

老樹遺臺春又秋。西風吹盡古今愁。而今無復題紅怨。溝水年年自在流。
(南昌城多明藩宮邸故迹)

搖落猶爭造化工。殘餘一葉戰寒風。三溪道上空山裏。有客高吟大雪中。
(見胡適之嘗試集)

不吟黃葉吟紅葉。前有香山與牧之。千百年來無嗣響。老蓮詩後我題詩。
(邵蓮士有霜葉詩絕佳)

●寒梅

(東園)

第一番風第一花。匆匆芳訊感年華。詩成水部題襟閣。步冷羅浮賣酒家。
清極不知霜料峭。影疎只見月橫斜。天寒有鶴林間守。雪霽香飄到水涯。

●寒柳

(東園)

岸容待臘逗生機。不信陽舒氣力微。再見王恭猶濯濯。重逢張緒更依依。
攀條何日方成圈。彈汁先春預染衣。冷眼窺人時事變。敢因寒瘦笑冬肥。

●寒漁

(東園)

獨釣滄江雪後天。綠簑青笠朔風顛。羊裘不煖灘頭冷。漁網初收澤腹堅。
光閃流星孤棹泊。影搖凍月一鉤懸。飛熊又入寒宵夢。霜髮蕭蕭老渭川。

●寒樵

(東園)

野草山松帶霰挑。一肩落葉北風飄。縱談王道誰貽笑。冷處生涯自解嘲。
隔水問津冰未泮。穿崖尋路雪

初消斧柯。恐被觀棋欄。去去霜林掛酒瓢。

醉月飛觴

●紙帳銅瓶室酒令

(逸梅)

▲女兒令

逸盒主人曾集蝶僊句成女兒令刊於本報。囑予續為之。爰集次回句率成廿四則以寄吳興醒獨。

- 女兒嬌。平安勝字倩郎描。
- 女兒羞。狂眼蕭郎愛亂頭。
- 女兒癡。一炷盟香一首詩。
- 女兒顰。一段愁光昵煞人。
- 女兒歌。填詞都到絳唇過。
- 女兒吟。底樣酬郎一片心。
- 女兒情。香融繡被夾羅輕。
- 女兒曠。尙自回頭囑付人。
- 女兒嬌。花徑前行細轉腰。
- 女兒羞。忽然幽事到心頭。

報 餘

女兒癡。女兒顰。女兒歌。女兒吟。女兒嬌。女兒羞。女兒癡。女兒差。女兒顰。女兒歌。女兒吟。女兒情。女兒曠。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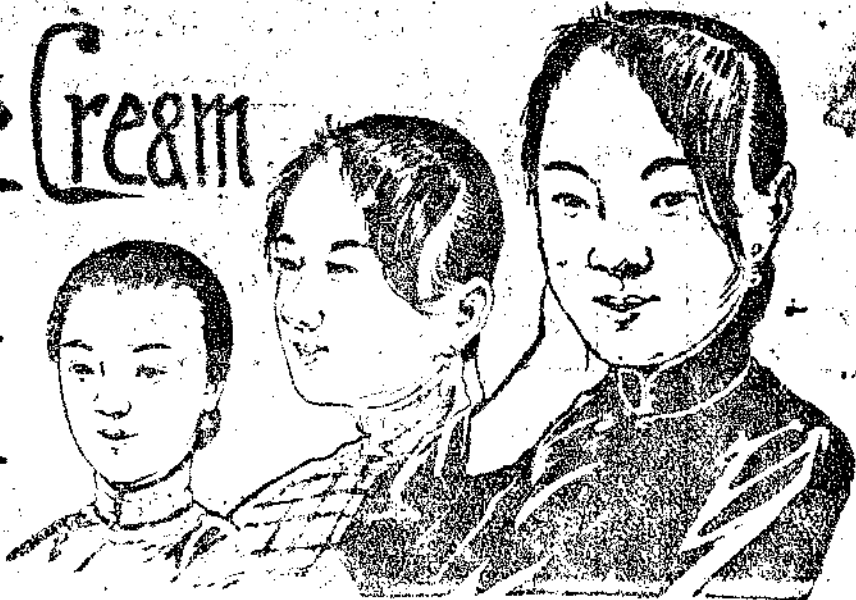
餘

小字紅鈴付所知。
著眼簾間浪覓人。
酒邊排調竟傳訛。
一句能關兩地心。
歡愁時刻報知音。
同袍先已暗窺人。
留與張郎見後描。
燭前低頸暗眸迴。
黛筆重翻十樣眉。
不堪長作意中人。
知有詩人舊日過。
笑郎消渴到如今。
帳底朦朧語似鶯。
不似郎詩道得真。



Doan's Face Cream

The special cream
for ladies fa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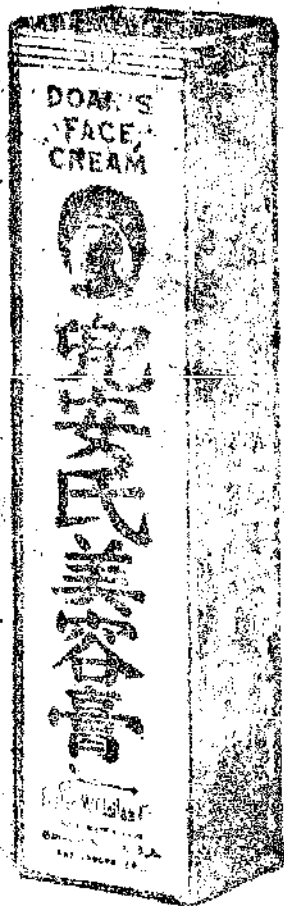
用法

將膏搽在掌
內以指調勻
週擦面部頭
項再用乾軟
毛巾輕拭去
油光便可

市上修容品多矣大半粉飾皮膚久
搽反使皮膚變為黃色皆質料不良
所致兜安氏美容膏質良香雅配有
保護皮膚細嫩之上品凡用過此膏
之貴婦名媛無不樂於久用試以此
膏於洗面後搽之皮膚益顯光彩矣

兜安氏美容膏

每瓶洋三角半每打三元五角



色 豐 積

鸚 哥



最新名著
醒世小說
豔福

人生一世苦多樂少可樂之事又屬有限最足樂者其惟享
受福于花晨月夕你愛我憐誓作連理枝願為比翼鳥說
不盡于般恩愛萬種綿綿可謂極盡人生樂事矣當自為
豔福矣但豔福亦非容易消受見色就迷用情欠當自以為
樂而適受其殃更何豔福之足云哉是書本此宗旨演為小
說作情場寶鑑關豔福正途綿綿處神情俱醉醒處心
光明為近來出版界中罕見之佳構愛觀小說者當必先觀
為快洋裝一冊定價四角實售洋二角八分外埠加郵費七
分半郵票代洋九五折扣

破天荒 新文化辭典

歐戰既終新潮突起因新思想而產生新文化新文化來自
歐洲我國青年界對之異常歡迎但新文化上之種種名詞
及名詞之來源并學說之意義新潮之先民等國人均苦
不能領解茲緣本局專請景梅九江季子二先生撰著本書
二先皆美國日本法學士於東西各國文字學說皆所擅
長於新文化尤素有研究本局搜羅完備解釋簡明凡研究
新文化之青年備此一編可省許多思索並可不勞求師問
業定價極廉以期普及洋裝一冊定價三角特價一月照碼
六折外埠郵費七分半

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啓